

蘇維埃人羣像



大眾書局印行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托爾斯泰作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夜裡，在鬥室裡的草堆上

俄國那兒人喜歡有話就說出來，——這原因我不打算解釋。有個人在悉索索着，在你的旁邊把乾草悉索索着，像對嫡親的母親一樣，喘着氣，不讓你閉起眼睛來，於是用輕和的聲音滔滔不絕的講起他對於生和死的態度，結果你完全睡不着。也有這樣的事情，——在作快樂談話的時候，突然凝視酒杯，並且還咳嗽着，好似他的靈魂已經塞到喉嚨口，不管東西南北，——開始把自己從思想裡解放出來……

在這次戰爭中所積蓄的思想，比一個人為自然生存所需要的要多。我們的祖輩和父輩沒有想到的——我們却要在最短促的時間中想到，有時候是要在兩顆地雷之間……並且要藉武器來做出立



369605

刻的結論……我說得明白嗎？

我的祖父是伏降尼夫伯爵的農奴。父親安分守己的做農民，無憂無慮的過活，像野草似的長着。弄到些甚麼便都吃盡用光，請客，他甚麼也不憐惜，到過聖誕節的時候，把甚麼都吃光；無論是饅頭裡的鹹肉，無論是雞或是鴨子。他呢，你可曉得，却笑着說道：「快活的人就連墳墓也當毛絨鞋，人只活一世啊……」哦，我喜歡爸爸……而我，他的兒子呢，却已經要辦理國家大事了，要辦得一點兒也不馬虎，要讓德國人怕我，要讓德國人在我們俄國地方待得不耐煩……他打仗厲害，我可要比他更厲害，我要宰掉他，而不是他宰掉我……他像頭牛似的貪吃。他下得了手殺小孩，他是不要臉的東西。像二月那樣，我用刀子在德國人的脖子上要了一會之後，我還揉揉手，並且我還就拿這隻手寫詩……

方才你說得不錯，我寫詩。登在戰地報上……「蘇達廖夫，」——這是編輯先生親口說的話，「你的主題和戰鬥性却顯得很結實，但是抒情應該扔掉……。」確實不錯把他扔進臭水罐。我弄一本簿子專寫這種詩，但是在行軍的時候和別列洛風特馬——我有這麼一匹馬——一同丟失了……直到現在我還懷惜那匹馬……三月裡，我的兩腿受了傷，骨頭沒有傷壞，我心想：我躺到——醫院裡，誰來給馬吃和喝呢？我向醫生證明，說我可以留在騎兵中隊裡，事實上很容易的就復原了……

可是牠，別列洛風特呢，却明白——是畜牲呀——我拖着一雙中彈的腿，領着水桶，一跛一跛的從井邊跑到馬房裡，要費多少氣力，——牠就噴氣在我的臉上，用嘴唇來感觸……我不寫詩，我把抒情詩裝在心裡。

不這麼久以前，我在一個私人的家裡，看到一幅中等大小的畫。除了一點之外，這幅畫裡並沒有甚麼特別東西；你想想一下看——一叢小樹林，一條小河，是一條非常平靜的俄國式的小河，河岸上有一條小路，通到樺樹林裡。我看了一眼，便什麼都明白了，——嗚呀，活了這麼大歲數，就不能用言語把這表明出來！……可是畫家畫上一條小路，我就覺得——路上稍微有些看得出的痕跡，這路引誘我，我甘心爲它而死，因爲這是我的故鄉……我又說得不明白了吧？

——你想想一下看：一個村子裡的土堡上，坐着一個年高骨瘦的老太婆，臉上蓋着一片墓土，只有一對眼睛是活的。我在旁邊坐下。是一個四月天，有太陽，有些地方還有雪，有小溪……

「唉，婆婆，」我問道，「誰家打勝仗？」

「我們的紅軍，俄國人打勝仗。」

「好一個愛國者，」我說：「你呀，爲什麼，很有把握的以爲是這樣呢？」

老婆婆很久沒有回答。她手攢在拐杖上，兩眼像黑夜似的向前釘住。我已經預備走了。

「從前有一對雄雞很厲害的相鬥。」她回答道，「白鷄騎在紅鷄的身上，啄了又啄，並且用翅膀撲打，眼淚都掉下來，並且嗚嗚的啼……可是那隻紅鷄跳起來，又鬪起來，把白鷄啄得羽毛零亂，並且把它趕走——趕到那裡去，連女主人也找不到牠了。」

這位老婆婆——年輕的時候——在小河岸上的那條小徑上跑過，折斷白樺，聽着樹林的喧聲……現在她坐在瓦礫堆上，她的路到盡頭了，前面是掘開的泥土，但是她要永眠在她家鄉的土地上。

我看，你也不想睡覺。等高射砲一停止射擊，我們就可以睡着了。現在來讓我講幾個真實的故事吧。看見的事情真也不少了，——我的馬在那條河裡沒有喝過水，無論是戰線這邊，或是戰線那邊。……故事要是合式，你就給登出來，我自己可並不爭甚麼名譽……

一、這是怎麼開始的

白樺樹葉在斧子的砍劈之下像玻璃似的裂開。是一個晴朗的一月天。靜靜的炊烟在滿蓋着雪的屋蓋上昇起，在這樣監寶石似的，在邊沿上有光彩的天際蕩漾着。低迷的太陽像開着滿窗的注視那點綴

着濃霜的垂楊柳。

不過這裡人苦害着人。最好是這樣——用斧子照準德國人的腦袋一斧子一斧子的砍去，把他們像玻璃腦袋似的裂破。……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拿結水柱的手套擦擦鼻子，把斧子放下去，向四下裡看了一遍。在一條被雪橇走過的痕跡襯出淡藍色的路上，有一個矮矮的，戴着大耳朵帽子的小夥子從村子那方面走來，更準確些說，是滾來，短皮襖敞開着，揮着雙手求助。

他齊腰陷在雪裡，翻過笆籬，走進院子，並不問好的把帽子摘下，——熱氣從他的剃得光光的頭上昇起，——從帽子裡拿出一張藍藍的小紙。「是從飛機上拋下來的！」他說，抓起斧子，吐出一口氣，開始對準有節巴的木柴砍着，爲了使自己免於過分的激動。

這小夥子名喚安得烈·尤其諾夫。春天他在葉利孃的中學畢業，那學校的校長是萬西里，萬里西葉維赤。他開始預備考大學，但被徵入伍，在維亞斯瑪的惡戰中被俘。怎樣作戰的過時的解釋那時還活着：假使被圍，——那就是輸了，就得放下武器。那時還不是大家都真正的知道德兵的性格：德國人看來雖然是石硬的，但是假使充分堅決的打，却是歐斯里的，脆弱的。但是學問是要付代價的。安得烈，尤其諾夫也付代價了。

他們被押解過鄉村的時候，——各到各處，有俄羅斯婦女的善良的眼睛從籬笆裡面，或是由耳門

裡，或是由泡狀的小窗裡，注視這一群疲憊萬分的軍事俘虜，伸開拿槍的包，拿着一片點心的手，有的女人讓頸上掛着自動槍的陰鬱的押解者走過去之後，從頭巾下取出一隻泥罐子：「我的親人，把牛奶喝下去吧……」

這些由於自己的愚鈍而服怯地放下武器的人，在這裡認識了羞恥，他們雖然很餓，但是麵包不能下嚥。有許多比較結實一些的人，就開始逃跑，選擇押解兵不把人趕進小舍濕去的昏暗的時候。安得烈，尤其諾夫好像有必要的樣子，留下來，在一個押解兵的背後，跳到一棵小松樹的後面，在槍聲之下爬了好久。他避開大道，好容易挨到「老墳地」村。也和其他脫逃的人一樣，他去敲一家不認識人家的村舍，說道：「留我做女傭吧……」依照德國法令，匿藏軍事俘虜要處絞刑。村舍裡走出一個跛子，鬼子似的嘴唇上流着一叢灰色的豬鬃鬚。「不行，我們害怕，」那人低低的回答說，「往前走走吧，親愛的。」另一個村舍把他放了進去。一個中年婦人給一個有白斑的小孩在桶裡洗澡，想了一會，回答道：「唔，怎樣呢，姑娘我們有，小孩有——是大女兒的……我的小女兒丟失了，被德國人趕到窖子裡去了……你就留下吧，在我家做工。」

像安得烈這樣的人，村子裡有好幾個。安得烈細看了之後，便開始和這些人談起話來。他們都是深恨德國人的，但是大家都認為，我們的事情絕望地輸了；莫斯科早已放棄了，——關於這一點是區

長和鄉長報告民衆的，——紅軍的殘餘部隊在烏拉爾的甚麼地方毀滅了……

安得烈惱怒的把多節的木柴和砍在其上的斧子一同舉起來，敲着它，劈它。

「相信不相信……你們怎麼說？」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他那雙燃燒着的眼睛，閱讀藍藍的一張小紙上的幾行字。——紙上說，法西斯的百萬大軍在莫斯科全線被擊潰，正在退却着，拋下坦克，大炮，車子，無數的屍體鋪滿了道路和林中的空地……這是死刑判決之後的意外的赦免。……他跟安得烈走進村舍——一面走，一面在爐子跟前捉住一個矮矮的，胖胖的，灰白的，剪短頭髮的女人，——自己的撫養者，他在村子裡是冒充姪子住在她家的，——拉到自己身前，向她顫抖的面孔叫了一聲：「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別不開心了，去做餅吧，……有好消息……俄羅斯上帝活着！」走到板壁後面，在桌子旁邊把那張藍藍的小紙又出聲的讀了一遍。……用手掌在它上面打了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誰不相信俄羅斯？啊！誰預言葬送俄羅斯？站立起來了，祖國……」

安得烈立刻講起來，說剛才怎樣聽見飛機的喧聲，跳到院子裡，說：天呀——是我們的！可是它已經飛過去了，在它的身後，像像鴿子似的落下來。……「我在齊肚子的雪裡跑去拿傳單，我甚至跑得……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這根根兒的事情把實質都變化了……」

「自然，甚麼都壓根兒的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噉了一聲，不知到甚麼地方去跑了一趟，把手槍放在桌子上，槍被油抹得肥肥的，和一小袋子彈。「我等候這張傳單，有多少夜沒有睡啊……甚麼都想過了！我們要開始復仇了，安得烈……」

「兩個人只有一把手槍，可是他們却有兩連人，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

「應該從甚麼開始才好。原始人也會想得，把銳利的石子拿在手裡，現在可發展到甚麼程度了。」

那時沒有自動槍，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只有石斧和個人的勇敢……

「啊！個人的勇敢！」他把大拇指舉到安得烈的鼻子跟前。

無論甚麼人從來沒有看見過校長是這個樣子，——他那對並不很大的眼睛像鑽孔機似的扭鑽着，瘦瘦的像書本似的長有羊鬍子的面孔，不知是爲了粗野的大笑，也不知是爲了預備咬人，發燒着，露出白牙來。

「我們是在受考試，偉大的歷史試驗。」他是這樣說着，好似在他的手指前面，坐着成千的安得烈。「俄羅斯在德國人手下跌倒呢，還是德國人要跌倒？……我們的祖先在古代的墳場上，從棺材裡爬起來，——傾聽我們怎樣回答。要我們決定！……被德國人炸毀的俄羅斯神聖，揮動大鐘的舌

頭，……敲起警鐘！你喜愛普希金嗎？這明星在你的心裡燃燒嗎？我們光榮的，英明的文化你橫在心裡嗎？我們都有過錯，因為我們少把它撫愛，少把它珍惜，……俄羅斯人是浪費慣了的人……沒有關係……俄羅斯很大，很重。很能忍受……你可知道，在俄羅斯的靜謐中隱藏着何等的美德嗎？何等自我犧牲的精神啊！」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這一切都說出來之後，他的眼睛軟和些了。然而安得烈那雙灰色的，張大着的眼睛却變得又酷又兇惡了，有着一個憤急的短鼻子的年輕的面孔變得瘦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說：

「現在具體的說。應該從甚麼開始呢：今天夜裡到老坎地去……」

圍在蒼白地量圈中的月亮高掛在白雪之上，雪地上有些地方有着盤根結節的松樹，孤伶伶的聳立在曾經火炭的場子上的煙囪管的濃密的影子。安得烈的氈靴在形同玻璃的車轍上奮急的吱吱作響，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幾乎跟不上；安得烈舉起手來，停下，——面前有一隻狗在低聲的，寂寥的吠叫着。於是他們便轉身在沒有足跡的雪地上走去，沉默的喘息着，從打穀場那面走進村子，站在小舍的蔭下。村舍的黑黑的小窗被月光照得粗陋不堪。在遠遠的地方有一輛載重汽車在打嚏，在發出爆炸，傳來漸漸續續的，不是我們人的聲音。

「德國兵運罐頭食物和酒來了，我們等一會，」安得烈說。

街上靜下來的時候，安得烈便翻身越過木柵：「勇敢些跟我來，」他穿着皮襖的，有些慌亂的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手，拖進院子。他們在小台階上踏了幾下，安得烈喊道：「鄉長，軍官老爺來看你。」當門斗裡凍結的木板響起吱吱之聲的時候，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德文說道：「出來，我要你去辦事。」

「好，好，老爺，現在就來。」門斗子裡傳出匆忙低語聲，推開門鬥聲。門開了，一張奉承的，有着尖鼻子的麻臉從黑暗的縫隙裡伸到月光中。安得烈撲到門上，衝進門斗子裡去，於是那裡便開始了無言的搏鬥，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沒有能夠立刻辨別出形勢，——在他的腳旁有人喘息着，發出沙啞的聲音，搖動着……終於分辨出了，鄉長坐在上面，在掀動着肩胛，於是他使用手槍打在這奉承相的後腦子上，……「噢——啞；」鄉長發出拖長的叫聲「噢——啞；壞蛋……」

在一間燒得很暖熱的噴漆的房間裡，點着一盞翻轉的燈，幾乎光亮看不出，小窗戶的百葉窗門緊閉着。在一張漆布牀上面，釘着一張照片，——穿海軍制服的希特勒，鄉長是在幾分鐘之前推開羊皮外套，把散髒的花布頭枕落在地板上，跳下這張牀的。在光光的椅子上，跟墨水瓶和攤開的眼鏡並排放著一柄簇新的自動槍，這就是他們到這裡來要取的東西。

「現在你同意我們已經武裝得很好了吧？」萬西里，慕西里葉維赤帶着一種把他的鬍子撥到側面去的取笑說。「你拿槍，我拿賊鎗，我們一同到林卡，符拉索夫那裡去。」

爲了謹慎起見，他們把鄉長從鬥子裡抬到小舍裡，扔在木柴後面。套在寒霜暈圈中的月亮，高懸在靜謐的鄉村之上。但是他並不是對睡着的人講神異的故事，——它最好還是紅得像受難之心的血似的，鍛煉得像憎恨之火似的昇起吧……

「你怎麼老是縮頭縮腦的，」空氣很安靜，安得烈說，「跟我攀出去，院子裡沒有狗……」

林卡，符拉索夫，一個面孔灰暗，頸子有力的長個子，赤着腳，只穿一件沒有紮腰的襯衫到寒風裡來迎接他們。細看一下奪來的自動槍，把兩腿蹲下去，傾聽關於投下傳單，關於必須立即發動游擊行動的簡短的報告。當他的牙齒相撞的時候，他說道：

「我們到屋子裡去。這是大事情。得去找人……」

在發着貧窮之氣息的暗黑的村舍裡，他們用耳語聲說話，在板壁那面有女人呼喚的時候，他們沉默了。在透進冰凍之小窗的不很分明的光線中，看出，有一個女人走出來，一面披上短皮襖，伸手進袖子；林卡向她聲說了幾句話，於是她便走到爐灶跟前，用年輕的聲音招呼道：「萬尼亞，把我的氈毯拿給我，」站着，把腳伸進去。慌慌忙忙的走出院子，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想發揮那篇方才向安

得烈所發表的宏論，但是林卡嚴峻的打斷道：

「現在只有戰鬥才能作宣傳。民衆已被德國人宣傳過了。我們只要能夠消滅一隊駐軍，就有十個村子起來。需要槍械。」於是他招呼道：「萬尼亞，穿衣服，爬到我們這裡來。」

一個男孩子從灶台上滑落下來，走近成年人，張大着眼睛看他們。當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手放在他溫暖的，柔髮的頭上的時候，他避開，——是呀，這不是愛撫的時候。

「我們需要槍械，」林卡對他說。……

「附近有被遺棄的槍械嗎？你們孩子們一定都知道。」

「有。有一個孩子，阿爾卡其，他比我知道得多，他會告訴你們。你們需要攻坦克砲嗎？有兩尊砲，沉在河裡。我們知道甚麼地方有炮彈。在樹林裡，在泥坑裡埋着十一架機關槍。還有個地方有手榴彈和地雷。我們都給指點出來。怎麼，——你們預備打德國人嗎？」

「可是，這不是你的事情。」

「怎麼這不是我的事情？」那男孩子用大男子的聲音說，把褲子拉拉上。「可以拷打我，可是不能從我嘴裡得到甚麼。」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坐下，爲了更清楚的看看他的臉，——他的臉是稚氣的，圓圓的，厚嘴

唇，但却是毫無稚氣地嚴肅的樣子。五個曾經到過前線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的走進村舍，——最後是一個少女，跟在他們後面跑着。她絞着頭巾，走到板壁後面去。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在小窗戶跟前讀傳單。安得烈把手掌豎舉出來說，這是號召鬥爭。一個曾經到過戰線的人回答道：

「好，這就是說，事情轉移了。哼！怎麼呢，給德國人流我們的眼淚吧。……我們快找槍械去……」

這樣，就在這天夜裡，當着德國人的眼，舉行了游擊隊的動員，統共八個人，兩個男孩偵察員還不在內。萬尼亞和那另外一個，——什麼都知道的阿爾卡其絲毫也不弄錯的嚮導武裝着鋤頭鏟刀的游擊隊員，到陰暗的樹林裡去，指點什麼地方應該挖掘。從泥坑裡，從雪層裡和樹葉堆裡拖出機槍。其中有四架是完全預備好可以作戰的。在不遠的另一個坑裡，挖出幾箱手榴彈和二十顆地雷。孩子們提議——從小河裡，從水底下拖出兩尊攻坦克炮，並且甚至於自告奮勇要鑽到水裡去：

「你們，叔叔們，只要去拿鐵鎚，把冰敲開，我們不怕冷水。」

但是大炮延期到下一次再拿了，槍械在天還沒有亮之前便已經送到村落裡交給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了。可惜就是沒有步槍。

早晨他又劈木柴，在鬍子下面唱歌：「哎呀！你這冬天啊冬天，多麼冷啊！所有的小道兒都已抹

白啦！……」萬尼亞乘了雪靴經過白茫茫的山野跑來。白天他顯得並不怎樣小了，——是一個場子，並且也不像昨夜那樣嚴肅。

「德國人在木柴後面找到鄉長，很是驚慌。現在到各家院子裡去搜查，打人。……狂叫不休。在非妥甯的院子裡，把嬰孩的腦袋在門框上撞。……我們的小夥子都到樹林裡去了……那個孩子，就是和我們在一塊的，——我不知道他是說慌還是不說慌，——他稍為懂得一些德國話，他聽說——他們今天夜裡有載貨汽車開來，……你說，你還要打聽什麼？」

「你到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那裡去，她要給你熱餅……」

這天夜裡，在離「老墳地」十公里路的地方，一隊德國載重汽車開在地雷上。當頭的一輛汽車由於煙火的爆炸而高高的跳起時，機關槍也從針葉樹的叢林裡，達達的響起來了。德國人既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轉身，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走；道路的兩面都豎起雪牆了。他們一共有（照後來計算）二十七條命；他們被捲在載重汽車的旁邊，粗野的叫喊着，漫無標的的射擊着，跌倒着。一個穿着黑皮襖的人從黑蔭裡跑到射滿月光的路上，另一個是矮矮的，拿着步槍。「烏拉！」那穿皮襖的人舉起手來高喊道。於是游擊隊員從雪堆裡站出來，拋出在空中盤旋的手榴彈，撲向德國人去作肉搏戰。

不過幾分鐘便什麼都辦好了。在奪到的載重汽車上，除了最前一個已經燒掉的之外，有步槍，彈

藥，食物和被窩。凡是所需要的一切，游擊隊都拿去了，其餘的都和車子一同燒掉。

早晨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劈木柴。這天有不少人經過這空曠的小村落。每一個看到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人都咳嗽聲或是用其他方法顯露自己的意思，並且很小心的，繞道的轉到校長的小村舍那裡。過了一星期，由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卡樹勃斯基所指揮的游擊隊裡，已經有兩百多人和兩尊砲。

那時便着手作基本的戰事，——消滅「老墳地」村的德國駐軍，這隊駐軍在黑夜裡被消滅得一人不剩。在德軍司令部的房子上面，升起蘇維埃旗子。

二、七個黑臉人

有大隊騎兵突破戰線來幫助游擊隊。突破的本身並不複雜。——在一個地方用示威欺騙德人，而主力則在另一個地方越過公路。但是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在叢林裡的行軍却是非常艱苦的。馬陷在雪裡齊到肚皮；爲了拖拉雪橇和大砲，急行的騎兵却必得用腳踏堅白雪。砍去樹木；在日間被行軍困憊了的人，晚上並不熄起篝火，在雪地裡過夜。

行軍到第七天已經很清楚，人們必須溫暖一下。規定分佈在小河兩岸的互相隔得很近的五個村子作爲休息的地方。村子裡都駐着德國兵。將軍命令無聲無息的去佔領，要這樣；使火把手來不及縱火焚燒房子，要一個德國人都不能從那裡逃出去。

夜裡村子被包圍，大路上都佈下了埋伏。吹雪狂暴得好似全州所有森林裡的精靈都聚集到這裡來幫助俄國人，急進的騎兵中隊就在這種吹雪的吼聲之下，和雪的旋風一同衝進睡着的鄉村。在午夜的時候，五個火箭一個接着一個的穿進飛舞着的雪霧，宣告命令已經執行了。

將軍在雕有花紋的被街那邊的，快要燒盡的樣子，照耀着的椽台階旁邊跨下馬來；一個德國人似乎審視地下的甚麼東西，在台階旁邊面朝地的跌倒，他的沼澤色的外套已經撒滿雪了。將軍走進村舍，跳踏着凍結的靴子；披着深色頭巾的一個女人，面孔蒼白而有皺紋，無意的看着他，低聲的喃喃着……

「喂！生小茶鼎，」他說道，把氈袖外套拋在長凳上，拖出皮毛長上衣，坐在神龕下面，搓着凍得腫起來的隻手。「最好是把浴室也燒暖……」

那女人稍微點了點頭，走到板壁後面去，似乎，她爲了不要高聲喊叫，自己把嘴堵住了。

指揮員們從寒冷中走進村舍，——大家都很滿意，活潑地立正，快樂地回答。將軍不知不覺的老

把手掌裏到叢生着豬鬃鬚的燃燒的面頰上。他覺得，面孔像汽球似的熱得擴大了，將軍注意着自己的外表：「啊，鬼蛋，七天沒睡得好好地睡他一次了……」。

一個高身材的小夥子把茶鼎端進來，——他的臉是青紫的，有着光澤的紋路，當他吹去煤灰的時候，褐色的眼睛柔和地喜笑着，他把茶鼎放好，開始注進茶盞。

「這是你的母親嗎？爲甚麼她惡聲的叫喊？」

「她沒有能够復原，」那小夥子活潑地回答道。「德國人已經很神經質了，她要這樣叫才能使他們入耳。」

「德國人神經質了呢，還是俄國人神經質了，」將軍把指頭去撫着玻璃杯取暖，並無顧意的說道。「你們這種脫逃的軍事俘虜，在村子裡有很多嗎？」

長着斑點的那小夥子垂下了頭，垂下了手，謹慎地，不使人覺察地噴了一口氣說：

「並不是我們的錯，少將。正巧九月十一日，我們被堵在德國人的後面，在他們第一列和第二列兵車之間。」

「難道你們沒有拿出個人的主動性——拿着武器衝出去嗎？——警覺嗎？（那小夥子的一隻手發抖，緊按住大腿）。好吧，去吧，去燒暖浴室，讓我們早晨再談……」

在浴室裡洗過澡的將軍，早晨醒來，臉上剃得光光的，又顯得很紅潤了，他走到台階上。從暖熱中出來，呼吸被寒冷窒住了。在台階附近，黑黝黝的血跡穿過潔白的雪顯露出來，德國人已經收拾掉了，那兒有斑點的小夥子站在那兒，和他在一塊的還有六個人，——都是十八九歲的樣子。他們立刻立正。

「別，軍人！」將軍走到他們跟前說。「是脫逃的軍事俘虜嗎？怎麼，害怕責任嗎？原來紅軍並不在烏拉爾。紅軍自己來到你們這裡來了……你們怎樣評判你們的行為呢，——在敵人面前放下武器！同意給敵人挑水，打掃戰壕官長室嗎？」

他就這樣用侮辱的話把他們大罵一頓。小夥子們都沉默着，像站在隊伍裡似的，只有一個人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還有一個在兩眉之間豎着一條筆直的皺紋。他們都穿得很髒，很壞；破舊的羊毛短皮襖，短上衣，有一個是穿的女人的棉上衣。

「拿紅軍的外套換上了娘兒們的外套！拿光榮去換來了恥辱！誰要你們這種人！」將軍走來走去的，用堅實的聲音批判着。「是打德國人，並不是捉小雞。……你們得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你們中間誰能開誠佈公的回答？」

一個堅實的小夥子，有着一對水汪汪的藍眼睛，短鼻子上面豎着一條筆直的皺紋：

「我們充分認識我們的過錯，我們並不把過錯推在任何人的身上。你們來了，我們很喜歡，我們請求你准許我們用鮮血來和法西斯蒂算賬……」他頓首指一個厚嘴唇的青年，那青年正以懺悔的，幸而的微笑在視着將軍。「他，孔斯當京，柯斯京的妹妹瑪夫魯，我們發現被殺死在林中……」

……我們都熟悉她，我們的心都為她乾涸了……所以我們並不同意給法西斯蒂挑水……」

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少將同志，你們隊伍裡沒有坦克。我們知道被遺棄的坦克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把它們挖出來，修理一下，——這是我們的提議……我們是坦克車手。」

「你說甚麼？」將軍問那有斑的青年道。

「有坦克車。在不遠的地方沼澤裡有一輛K B (二)，兩輛中型的。我們知道還有別的地方有坦克。德國人想要把它們拖出來，把幾個村子的人趕去，但是仍舊放棄了。可是我們知道，應該把它們怎樣拖出來。當然，居民拆下它們的零件，已分別拖走了。修理是很困難的。我自己是駕駛員，——你看——我的臉是腫脹，經過兩次……我們能修好它們了。」

「我們來把這問題討論一下」，將軍說。「你們這些魔鬼，快去穿上外套，即使是德國人的……」

（二）一種大型的坦克車，一種中型履帶。

進行。」

休息了一晝夜，騎兵隊向激戰着的地方移動，那裡有許多細小的游擊隊和傘兵陸戰隊活動着，那裡是「千層餅」。沒有那一夜沒有甚麼鄉村不被踏着深雪過來的游擊隊包圍把羊皮大衣的領子繫得高過飛行帽的哨兵在刀砍之下，微弱一聲喊叫便倒下去了。游擊隊員走進腐爛的，擠滿着熟睡的德國人的村舍。德國人中間有聰明的，則從這個射擊，號喊，打擊的地獄之中跳到街上去，但——這反正也逃不遠。他們或是被子彈打倒，或是被聖誕老翁凍死，這位聖誕老翁把他神話的，松樹的行業換做凍死德國人了。村路變得不能通行。大路上只有載重汽車的縱隊，在重兵保護之下才能行走，並且還不是總可以通行。鐵路上的交通停止了——路軌上被觸雷炸毀的，互相豎立着的機車和車廂所堆積。德國人在這「可咒詛的俄國無政府狀態中」。弄得沒頭沒腦了。

騎兵團用廣寬的陣線推進，打掉德國駐軍，到三月底的時候，幫助游擊隊把好幾個區域重歸蘇維埃的旗幟之下。人民高興起來了，在各處各地尋找槍械，鞏固村庄，少女們也背着步槍站在村郊。但是這一年永長的冬天已經完結了，屋蓋上掛起了冰柱，瘦瘦的白嘴鴉飛來了，惶恐的啼叫着，在去年的窩巢周圍旋轉。傳說德國人在這地方的西面和北面，調集着重兵……

將軍派人去打聽——那七個坦克車少年在這一時期是否真已做了什麼聰明的事情。七個坦克車

手都執行了他們的信約。他們的事情是從奪獲的一桶汽油開始的，關於這桶汽油他們那時一點也沒有告訴將軍。他們整理好兩輛德國曳引機，修好一輛被集體農民沉在池子裡的蘇聯曳引機。秋天德國坦克曾在這地方包圍一輛KB，這輛坦克本來應該用大炮和齒輪，爲自己開路或是光榮地戰死的，它却跑到樹林裡去，在百年的老松林裡打開一條路，直到砲塔地沈在沼澤裡。

他們用鐵鏈和斧子在坦克週圍的凍僵的土地上，砍出一條隧道；把木方——在德兵無結果的企圖之後，這種木方在雪底下狼藉着很多——放在坦克前面的坑穴裡；把坦克車上的鐵鏈解下來繫在三輛曳引機上，一下子就把手好多噸的鋼鐵堡壘KB起出泥坑。然後他們便坐下來，抽些烟——兩天三夜以來的第一次，而抽烟，——就在那裡的雪地裡睡着了。他們把坦克拖進瞭敵的天棚裡，於是很大的忙碌便開始了。

坦克上沒有炭化器，所有發火栓都要更換，螺旋圈都一點也沒有用了，全部光學器都被偷掉了，炮管被攻坦克槍的子彈打穿，最絕望的是沒有工具，連一把鉗子都沒有。甚至於即使把這破玩意送到修理工廠去，那裡也要被它弄得渾身是汗。坦克車手愁眉不展了。

「告訴了將軍，唉！伙件們，我們原來是撒謊的人！」厚嘴唇的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誰撒謊呢？」黑臉的菲蘇，伊伏爾與向他高叫道。這比方說，是那個笨蛋說炭化器呢？可

簡單的主意：用攻甲炮彈擲去被射穿的炮管上不平的齒痕。用攻甲炮轟二次，炮管便很平滑了；炮管上穿透的洞，就是瓦斯會冒出的地方，被鋼質的塞子堵住，並且在這地方再繞上橡皮管的綑帶。大炮便像剛從工廠裡拿出來的一樣了。

同時坦克車手又拖四輛輕便坦克車到小舍跟前來。各村子都已知道這個工作，集體農民們都聚看沼澤，尋找彈藥和坦克。沒有一天沒有一輛雪橇開到小舍跟前來，從滿身是結着冰霜的小馬身上冒出一股氣來，這匹馬因為德國人嫌不好，沒有挑去，雪橇裡坐着一個老翁，鬍鬚上結着水柱，在破碎的眉毛下面的圓眼睛裡，射出年老的嚴峻的目光；他的孫子，——一個小孩子——站在地上看不見，——銳身的問那些發烟和油薰黑的坦克車手道：

「喂！叔叔，四十五厘米突的彈片放在甚麼地方？」

當將軍的使者來到這村子的時候，鎔爐裡冒着烟，耀眼的淺藍色的電桿器在絲絲的響着，小鎚子在鋼鐵上敲着，一輛中型的和兩輛輕便的坦克車已經預備好作戰；KB，已經披上齒輪，排氣管冒着烟和射擊着，但是還沒有開動。

「請轉告少將，只缺駕駛人員了。」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對使者，薄嘴唇的中尉說，「請派勇敢駕駛員和炮塔的射手來。並且讓他們快些弄汽油來。我們沒有光學器，都被德國人拿去了，只得

用槍口直射，這也請你記下……你們要是有些甚麼耽擱，我們又要再弄兩輛坦克車出來了。」

中尉默默的把一切都記在簿子上，既不表示奇異，也不表示驚嘆，給七個骯髒的黑臉人和第八個古沙爾一一握手，乘「萊圖丁」式飛機（二）用斜削飛行式飛走了。

喧鬧的春水終於盪動起來了，並且是這樣淹沒了田野和森林，這樣狂暴的騰起了河水和在峽谷上面沖流，——簡直想不到甚麼戰爭。集體農民準備播種。在村郊頗感寂寞的背着槍的少女們蹙緊眉毛，注視着一群的候鳥。將軍命令從當地圖書館裡多弄些書來，好讓騎兵們的腦袋和心被常識的閱讀所佔領。但是三百里方圓之內的所有圖書館都被德國人消滅了，——真奇怪，他們怎麼會有心思來燒掉這許多書。只找到一部懷德，司各脫（三）的小說「昆丁，杜爾華特」（四）。將軍一夜便把它吞下去了，他不着靴子不穿軍裝地躺在窗口的長枱上。窗外的白光中滴着濃重的水滴，全村子的雄雞都啼叫了。這本摞得破碎的書，後來又送到各小隊和各分隊去高聲朗誦。

但是土地乾燥了，不滿意於把俄國人苦得不够，村庄燒得不够，牲畜殺得不够的德國人，又開幾十營兵，幾百輛坦克車來進攻鄉下人了。但是俄國人已經不像去年秋天那樣，現在已經有組織和武裝

（二）指一種民用航空機，它並不衝鋒陷陣，只在萊圖上面飛飛罷了。（三）懷德，司各

脫，蘇格蘭小說家與詩人，（四）昆丁，杜爾華特是他的作品之一。

良好的游擊隊了，也不像秋天那樣，大家都已經知道德國人的性格，由於這種性格，俄國人只有死的指望。全線都爆發戰事了。各處各地，凡是緊急的地方，都有將軍的騎兵隊來幫助游擊隊了。這是在十二月，一月戰鬥裡出名的威風凜凜的兵團——都是烏克蘭人，頓河，古班河，吉列克和西伯利亞哥薩克組成的。他們知道四個信條：不承認包圍；在任何情形之下由任何環境之下找出路；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活著決不降；愛自己的武器，甚至於在死的時分都不拋棄。

討伐隊的飛機日日夜夜的在村鎮上空迴旋，輪子幾乎要碰到草的房屋蓋，爆炸和射擊一切生物；所有大路上和村鎮裡，都震響着他們的坦克車。任務是在於消滅這些從德國城市和工廠裡開來的沒有鬍鬚的，長鬚的，兇惡的小孩和有鬍鬚的，把良心賣給希特勒的德國人。任務是在於頑強的反抗，在於是俄羅斯土地成爲他們的恐怖。

最初一次戰鬥時，十二輛德國坦克車無憂無慮的互相離得很近的在大路上推進着。一大群游擊隊被包圍。爲了結束這戰事，坦克車開到他們後方去。右面是百年的老松在五月清風之下喧嘩着，左面盛長着稠密的年輕的楊樹林。從這樹林的五月之喧嘩裡，發出大炮的射擊聲，先頭的一輛坦克車被打中側面，停下來，冒着煙。第二顆炮彈打破另一輛坦克的齒輪，德國人把艙門關上，三輛坦克車轉身向樹林，狂暴的用機關槍射擊，德國人以爲游擊隊的大炮隱藏在那裡。但原來並不是大炮。劈開楊樹林

像瘋狂野蠻傳的，一輛巨大的，鐵鑄的KB從廢落裡飛出來。德國人怎麼也沒有料想到這裡會有蘇聯坦克車，並且是這樣炮彈所不能打穿的怪物。

他們從各個炮塔轉向它開來絕望的砲火。KB轉過身來，開到大路上，射擊第三輛坦克車，並且開足速率，展到第四輛的側面，帶着一種驚人的毀滅之聲，把它連德國人一同壓碎。這天他的活動便到此為止。八輛得以保全的德國坦克車轉過身去，向大路的彎轉處飛逝了。KB上的炮塔艙門打開，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菲雅·伊伏爾根，廖沙·拉基丁，——一個瘦瘦的，像存糧的姑娘似的少年——一個跟着一個的都從車子裡跳到在路上，他們都是燻黑的奮激的人。

「這個古沙雷真是夠養的貓！」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叫道。「當然，是鬚絲太鬆……來，來，來換鬚絲！」他便把老虎鉗伸進鐵板裡面去。「柯斯佳（五），用機關槍牽制住敵人……」

當時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營」裡的兩輛其他坦克——中型的和輕便的，——也這樣出其不意的襲擊河岸上的德國人，埋藏在狹窄的縫隙裡以避免飛機轟炸的伊丹·蘇達廖夫的急進中隊在渡口牽制住了兩營敵兵。爲了不讓俄國人從地裡伸出鼻子，來——但是他們一等轟炸機飛過去，當爆炸聲還

（五） 柯斯佳，柯斯佳。

在樹林上面滑過，落下的泥土打在飛行帽上的時候，便立刻伸出來了，——德國人叫來坦克車。伊凡·蘇達廖夫中隊的事情變得不大好了；從河那邊轟過來的炮火這樣厲害，鼻子簡直真伸不出來了。就在這時候，沙莫赫瓦洛夫的兩輛坦克車，從松林後面開出來。這時德兵一營在岸邊擠作一堆，有些跳到船上和筏上，有些則齊胸的在水裡走着。事情變得對於德國人不好了。他們有很多人在河裡浮着，把頭和腳垂在水裡，一輛德國坦克車被爆炸得四散飛開。另外一輛則冒着煙，開進河裡，水齊到炮塔。其餘的都小心地躲到樹林子裡去了。

在這次戰鬥裡毀了一輛輕便的坦克車，——這是沙莫赫瓦洛夫「營」的第一次損失。擊退攻勢，用盡所有砲彈的中壘坦克開進樹林去補充，在樹林裡突然被自動槍手包圍。三個黑臉人躺在泥坑裡，在極爲不利的情勢中，繼續從那裡把砲彈越過摩托遞給第四個黑臉人。他們裝滿了坦克車便冒着子彈設法毫無損害的爬進坦克，已經來得很切近的自動槍兵，無論是樹或是坑都不能救命了。黑臉人只俘一個軍官帶到團部裡。

「七個黑臉人」——後來這樣稱呼他們的——第一次戰鬥便是這樣。將軍請隊長沙莫赫瓦洛夫聽電話，親自感謝他和他其餘同伴的堅強。黑臉人明白，這就是祖國已經饒恕他們了。

三 尼 娜

人愈是健康，我們的生活愈是粗獷和簡單，他就愈加有感受性……不是這樣嗎？他們胡說八道，好似伊凡，蘇達廖夫，簡直沒有神經。有時你開始嘆息，牽引出悲哀的回憶——你便不願意談話，躺到草裡……風吹動野草，帶尾草，看見天邊……於是心敲着土地：母親啊，生身之土地啊，你打開門吧，撫愛一下過路人吧……

我想這戰爭初起時的一件事情。你是知道的，——並且不值得講，——當第一天敵人轟炸我們飛機場的時候，國境兵所處的環境是怎樣一個情形，在後方，直到現在還有人說，似乎那時紅軍部隊逃跑了。不，不要侮辱無名英雄的坟墓，裡面長臥着祖國忠誠的子民，——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購買我們勝利的可能。難予抑制的德國無恥行徑在他們胸膛上撞碎了。機關槍和步槍的槍桿燒得發紅，——我們這樣打着，一面後退着。敵人用無數的坦克車，自動槍手包圍我們，轟炸和開迫擊炮，隨心所欲。我們突進着，並且突破了；我們是很艱難的，但是德國人也因損失慘重而嚇昏了。我並不爭辯，我們中間也有祖小的人。無知覺的躺着挨過轟炸身子一搖，眼睛一翻：「啊！他給抓去了，……」這些人便投降了。還有一個原因。我們雖然受了很多教訓，但是並不是大家都堅實的學會：每一個人

戰鬥中都應該有主動。我們都看着指揮員，——他負責一切！……假使他被打死了呢？我們不是就沒有頭腦了嗎？……這便是當時許多部隊毀滅的原因……那時我們主動便開始生長……在惡戰中，群眾是會動腦經的……我們的驕矜呻吟着。像等候節日似的——想法挨到和敵人作肉搏。

赫曼河（六）道在後面了。我們和部隊失了連絡。這時德國人從四面八方的衝過來。我們趕快挖幾條狹窄的壕溝，坐在裡面，我們並沒有攻甲槍子彈。敵人却從四面八方把迫擊砲彈來轟我們，飛機——一陣一陣浪濤似的，大地被炸裂得吱吱作響，塵埃，焦臭氣，眼睛裡，耳朵裡都堵滿了砂子。有的機師這樣低的飛過，用機關槍掃射着，——他那一條白一條黑的醜臉你簡直都能辨別清楚。

我們坐着。我們的信條還記得嗎？我們不承認自己被包圍——就是這麼一會事。敵人只得做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來和我們作肉搏的親善。果然，——甚麼都靜下來了，一點槍聲都沒有，天上也沒有一點聲息。我們開始傾聽，樹林怎樣喧嘩。我們把頭探出地縫，看見落日的餘暉，極大的太陽最後一次的從雲霧裡照耀我們。

我們帶了力能提槍的傷兵，小心地，跑步奔向樹林。那裡——我們知道——有一群自動槍和機關

（六）在白俄羅斯，並入普魯士境內

槍。我們在小丘之間的草裡貼地爬着，只有一個心事——爬得更近一些喊「烏拉」。而敵人已經應該向我們開火的時候了。

我記得，——顫抖抓住了我：真是他媽的！我們已經在一百五十步的地方了，敵人該發現我們了，爲甚麼還沉默着呢？我站起來，把胸脯貼在白樺樹上，看了一眼，——樹林口甚麼動靜也沒有。這是怎麼一個詭計呢？突然在樹林的深處，在這地方的右面開始了達達之聲。飛過的子彈，——藍的，紅的，綠的，——閃爍着，像線似的引長着。我們聽到俄國人的「烏拉」聲——我們的喉嚨自行張開了，我們飛起來，也喊「烏拉」！我們跳過白天還是德國人所坐的地方，在樹林裡和他們相遇。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山一團裡留下的一連不完全的軍隊在摩伊歌夫中尉的指揮之下，向東衝來，偵悉我們的被圍，因爲就在鄰近，所以便決定來救我們，——從後方打擊自動槍兵。我們就在這次突破中衝出了。摩伊歌夫是一個熱烈的人，生來就是軍人。但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們還是沒有知道，——似乎他是在西白俄羅斯甚遠地方服務的，腰板很直，中等身材，面貌平凡，沒有表情，軍裝的袖子捲到肘子，——永久善意的笑着，但是目光是銳利的，聰明的。是的，俄羅斯精悍的人！

我們和摩伊歌夫的一連兵一同向東突進。我們自己去找德國人，無論是他們第一列兵車開來留在村子裡的駐軍或是倉兵，——我們首先進攻，德國人在我們面前逃跑。我們都長起鬍子來了，大家都

變得黑了，——我不知道，是由於敵機，還是由於炮轟。有時摩伊歌夫也開玩笑：這樣的軍隊可以大吹大擂的到柏林去兜兜圈子，去嚇嚇德國女人，那才厲害呢……

有一次在一個小站的附近，那裡停着一列被打破和被遺棄的火車，德國人剛剛到過，在綠油油的潮濕的草地上，在沒有刈去的野草上我們看見有一個鬍鬚的，年輕的女人。把一隻手攔在頭下，另一隻手抑住彈穿的胸膛，——像是睡着一樣，垂着睫毛，微風吹動栗色的頭髮，只是從蒼白的嘴裡掛出一縷血絲。在那女人的旁邊有一個年約兩歲，穿着豌豆花衣服的黑眼睛的女孩子搖撼她，老是重複着一句話：「媽媽睡着了，媽媽睡着了！」……我們走近前去。小女孩緊偎着她母親，用小手掌掀她的面頰像一個受驚的小烏鴉似的看着我們。「同志們，那裡是甚麼，那裡是甚麼？我們聽見。摩伊歌夫跑着，扯開他身上的軍裝的領子。我們默默的散開。他停下了，懷着驚奇，似乎自己對自己說：「我的，我的，妻子，女兒……」他抓起小女孩，緊摀在懷裡……伏在妻子頭跟前，並且哭了起來，像小孩似的拖長着哭聲；這時小女孩也號哭起來了。

戰士們，有的嘆息，有的擦眼淚，退走了。我摘下摩伊歌夫身上的手槍，讓他獨自一個人和小姑娘待了一些時候。開始在三株茂盛的白樺樹下面挖掘坟墓。他的妻子一定是帶了女兒從別洛斯托克逃出——聽到甚麼就趁甚麼——有的地方步行，有的地方趁火車，有的地方趁偶然遇到的火車，在這

小站上，在我們到達之前不久，他們被德國人轟炸了。也許僅差一小時，她沒有能等到和丈夫會見……

在樺樹下面挖了一個坟墓，本來是給一個人的，却要葬下兩個人去。我們中間的一個偵察員騎了一匹餓馬跑了一趟，報告說，在這個小站附近橫越鐵路線上發現一隊摩托自行車。當然可以並不挑戰地，不聲不響的退走了。但是摩伊歇夫手抱着小女孩跑來，甚至他的臉色都變了，變得灰色了，眼睛的光熄滅了。「無論如何不走！我不同意，」他說，「我要去迎見他們，應該這樣的，只有這樣才行，只有這樣才行，同志們……」他撫摩一下女孩子的頭，把她交給一個頭上受傷的戰士，對我命令地說：「把我個人的武器還給我。」

摩伊歇夫親自指揮全部戰事，——在路上的一个狹窄的地方，堆積了幾株樹，把機關槍和射手隱伏在那裡，當德國人無憂無慮的，奇怪的在障礙處停下，和後面的車子跟上來的時候，他把他們用槍火和刺刀殺得一個不剩。不知是他真要在這次戰鬥中找死還是憤恨扼住了他，——他拿着步槍在搏鬥最緊密的地方旋轉着。他的整個肚子都被自動槍穿透了。但是他還拿得出力氣，坐在大路上，向德國人的激戰環顧一下……「看，馬魯霞，」他說，看來已經有些不由自主了，「這是給你的埋葬會，我們交乘把你埋葬……」說着便向左側倒下。他的整個肚皮都被劃裂了……

把他們兩個合葬在一個坟裡。抱在那個戰士手裡的小姑娘，你想像一下看，並不哭泣，像成年人似的看着，怎樣撫理她的母親和父親。也許我們在做甚麼，她沒有明白吧？可是，不，兒童對於這次戰爭，比我們所想像的更明白得多。在他們的小腦經裡盤旋着很多的事情，並且隨着時間成熟着……

傍晚的時候，在樹林裡，在休息的地方，在鍋盔裡燒水，給我們的小姑娘洗濯，把她裹在帳布裡，給她用樹枝做一個巢，派國境兵馬特維·馬霍特京，一個模樣可怕的男子，負槍看守。小姑娘睡得很不好，時常醒來，招呼：「媽媽……」馬特維對她說：「睡吧，睡吧，別怕……」但是第二天她已經安靜下來了。馬特維不把她交託給任何人，一直自己抱在手裡，並且問出她叫甚麼名字，她好久不肯說出，後來突然套着他的耳朵說：「尼娜……」

又經過德國盲障向東突進了許久，已經一直迫近戰線的時候，決定不帶這女孩子去冒險。在聶米洛伏的小地方，請求一個我們並不認識的女人麗娜·米哈利曲克，——我們看中了她，信任了她，——收留我們的孩子。把我們所有的糖和白餅乾，都給了這女人做尼娜的陪嫁。我們離開聶米洛伏的時候，去看了看她的村舍。尼娜在養母的手裡扭跳着，那女人也低低的哭了……這便是我的全部故事……

我們的小尼娜還在西方，在德國人手下。在那棵樹下面的坟墓也在德國人手下……

四 奇怪的故事

「看它們！……一長列的爬着——一個，又是一個，第三個，——畫着白圈，像貓眼睛似的，還畫着黑十字……」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站在彼得·飛利浦維赤的背後，畫着十字說。坦克車一響起的時候，他跳上小窗戶眼前的長梯上，貼住玻璃，但是當炮聲十字的時候，他敏捷的轉過身來，在挺硬的鬍鬚下面，希開稀疏的牙齒，嘲笑起來了。隨在坦克後面，巨大的鼓滿整齊地坐着的兵士的卡車在污穢村街上開過。德國人的面孔從深凹的鑰匙下面——在灰色的濕潤的光線中——用空空洞洞的眼睛注視着，——眼睛也是灰色的，死人似的，虛浮的。

方才過去的縱隊的喧聲靜下來了。很遙遠的，很響亮的轟擊又重新傳來了。彼得·飛利浦維赤離開窗戶。他眼睛旁邊的所有豹紋都笑起來了，蹙起來的眼睛裡面眼睛幾乎看不出，閃着使人捉摸不定的眼光。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說：

「天啊，多麼可怕呀……噫，怎麼樣呢。彼得·飛利浦維赤，也許我們現在可以做人了吧？」

他沒有回答。坐着，用指甲敲桌子，他是一個身材不大，紅皮膚，鼻管闊大，頭頂已禿的人。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想要講起他們房子的事情，但是她的嘴被膽怯封住了。自從一九一四年她從貧窮人家被娶到發財的舊派人家來的那天起，她一生一直怕丈夫。但是隨着光陰的消逝，似乎也就過去。今年春天，當彼得·飛利泊維赤度過十年徒刑之後回來的時候，她又開始怕他了，現在這對於她是很苦惱的：爲什麼有這種恐懼呢？他不打她，也不罵她，但是無論他轉身到那，他老是譏笑，他老是有什麼看不透的地方。從前家裡不懂得看書，現在他從村立圖書館裡拿報紙回來，並且點了火油燈看書。因此從北方還帶回眼睛。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什麼也沒有說出來，她預備吃中飯，把白菜，葱，蔬菜切碎，倒一杯稀薄的汽水，怒氣沖沖的叫了一聲孩子。他們是吃的上了微了的乾麵包，——穀物，麵粉，煎鴨和豬肉——這都是爲了避開德國人的眼目以防萬一而藏起來的。彼得·飛利泊維赤和經常一樣，在拿起匙子以前，先把隻手從袖管裡稍爲向外伸伸，把袖子摺在手肘裡，用手掌把頭髮摸摸平，這是他遺傳的習慣。當他伸出手來的時候，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突然用她那女子的不澈底性說道：

「村蘇維埃的匾已經摘掉了，現在房子一定可以還我們了。」

她把羹匙放下，用圍裙揩去眼淚，把許多話一口氣的噴出來，——形成一篇很長的已經聽見一百

次的訴狀。彼得、飛利浦維赤和孩子們，——也和父親一樣的紅皮膚的男孩子和面孔陰鬱，白得像牛奶似的十二歲的女兒繼續默默的吞吃着薄片。最後，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說出那一直苦惱着的新事情：

「布拉哥維斯慶斯柯亦村一個刑事犯人，——大家都說，——被委任做區長，給他磚房子住，給他馬騎……謝謝上帝，你也有受過苦的功勞啊……」

「你這聞名世界的傻瓜，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彼得、飛利浦維赤只是這樣確信的回答了一句，她便中止了，不作聲了。

第二天用卡車裝來的德國人已經不戴鋼盔，而戴風行帽了。軍官們佔據了很好的，鐵蓋的，彼得、飛利浦維赤祖傳的房子，這座房子就在街那邊，他現在所住的小村舍的斜對面；兵士們則分居在村舍裡。在這事情的前幾天，幾乎所有青年，——少女和少年們，——都離開村子而躲起來了；不知是誰引誘他們走的。這一點很使德國人不高興。他們在司令部的門上和井邊貼出佈告，——用兩種語言，紙張很好，——俄國人的行為規則，懲罰都是一樣——死刑。後來便開始了挨戶的搜查。受驚的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講述，說他們有一個士兵，是搜尋匿藏小豬的專家；他悄悄的走進院子，便開始霍霍的喚豬，你也分辨不清，他是喚還是聽。果然，在幾家院子裡有小豬和他呼應，雖然在閣樓

上藏得很週密，後來那些娘兒們都哭了……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悲嘆着，每逢夜裡把穿戴的東西從箱櫃子裡拖到地窖裡去，又從地窖裡拖到灰堆裡，櫃子底裡或是別的甚麼地方，最後，彼得·飛利浦維赤向她高叫，踏腳：「你安安穩穩的坐着，或是走開，到甚麼地方去死，滾！」他們的房子似乎封閉着，他們把它放過了。最後，來了兩個拿槍的人，彼得·飛利浦維赤把羊皮的，還是祖傳的帽子推到眼睛上面，乖乖的在兩個兵士之間走着。他在司令部的台階跟前停了下來，他看見一個長身材的，戴着眼鏡的，十分知識份子相的德國人向他看一眼，——不是看他的臉，也不是看他的眼睛，而是向過頭的地方看。「這就是彼得·戈爾斯可夫嗎？」他稍微呼吸一下，問道。

彼得·飛利浦維赤跟了長身材的德國人走進屋子，就是他生下，長大，娶妻，收殮父親，母親，三個孩子的房子；這座房子像獨眼惡魔纏在農夫身上抓住背脊似的一生纏住了他。牆壁刷得白白的，地板拖得淨淨的；在一間房間裡，——有三個窗戶——發着煙草的香味，從前每逢大節，戈爾斯可夫全家會在這裡圍聚在桌子周圍。第二個德國人，小心的把鋼筆放下來，向走進來的彼得·飛利浦維赤看了一眼——也是向腦袋上面看，用俄國話說道：

「脫下帽子，坐在門旁的椅子上。」

這個德國人很秀麗，留着黑色的小髭，和很漂亮的分髮；在黑色的領花上繡着銀線（這是用的北歐古代字母，表明S和S兩個字母，並且是表明德國戰神的主要象徵。）

「我們知道你們的履歷，」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後他們開始說，你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希望你繼續還是這樣。（彼得·飛利浦維赤，帽子放在膝蓋上，掀起着鬍子，用曠人透過皺紋累累的跟縫注視着軍官老爺。我們要你做甚麼呢？我們要你：充分報告居民的消息，特別是關於和游擊隊的關係；迫使居民做工；俄國人不會做工；我們德國人是不喜歡這一套的，——人應該從早到夜，一生一世的工作，否則他只有等死；在我的家鄉，我的父親有一個小磨坊，磨子是由一隻狗工作的，牠日日夜夜的在磨輪子裡跑着；狗是聰明的動物，牠要生活，——關於俄國人我可不能這樣說……這樣，你將任命做雷德維陀夫卡村的村長。禮拜一你去參加兩個游擊隊員的處死刑。之後，你便開始親事……」

彼得·飛利浦維赤回到家裡。妻子跑到他跟前：

「怎樣，他們對你怎麼說？他們把房子還給我們嗎？」

「怎麼不，怎麼不呢，」彼得·飛利浦維赤回答說，疲倦的坐到長榻上，擦着圍巾。

「他們還對你說些甚麼？」

「命令你給我燒浴室。」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洩氣了，咬緊嘴唇，睨視丈夫，但是他不敢再問。……「啊！對了，今天禮拜六，德國人是喜歡秩序的……」她穿上靴子，去燒小河邊的浴室。

彼得，飛利浦維赤好好的給熱氣溫暖了一下，喝了茶，躺下睡覺。還沒有等到天亮，他已經不在家裡了。

那個秀麗的，領子上繡着花紋的德國人所這樣害怕的游擊隊，在離密德維陀夫卡村不怎樣遠的地方設着司令部，假使要走直路，那就很難到得那裡，只有當地人才知道的小道和幾乎看不出的小徑。經過稠密的松樹，赤楊的叢林和其他甚麼樹林，通到沼澤中央的硬地島子上，設着司令部；通向司令部的所有通道，都嚴守秘密；德國人簡直不敢探頭到森林裡去。有甚麼外人到那裡去——他突然會聽見，就在他身旁有啄木鳥敲啄的聲音，杜鵑遠遠的呼應它，並且整個樹林裡都發出奇怪的聲音，「敲擊聲和口哨聲，鴉啼狗吠……外人簡直要恐怖起來……」

今天沒有風，下着小雨。游擊隊司令部裡預料沒有大戰事。一小批一小批的人——三個四個的——像往常一樣的出去了，有的去偵察，有的去在路上埋地雷，特殊的一隊人，從天黑起便等候兵車的通過。那裡，在鐵路路基的斜面洒着石灰，以便尋覓游擊隊的踪跡，每隔兩公里有個德國人哨兵在

來回躡着，陰鬱而懼怕的窺視着四周。離他們一步路的沼澤裡，在菖蒲裡，在折斷的樹枝下面，躺着一個女偵察員——武裝着獵槍和兩顆鵝蛋大小的黑手榴彈的少女；稍遠一些，在挖出的根莖後面，坐着一個男小孩……男孩子的臉是黃色的，有着老年人的皺紋，他一眼不眨的看着在路基上跨着的，深闖着鋼索的德國人。

當一個哨兵走過游擊隊所指定的那地方時，在他背後的一個機警的少年，穿着腰帶結得很緊的短上衣，一躍越過路基，自動槍提在他的身前，當時另外一個少年也不聲不響的從林子裡跳出來，用迅速的動作開始在路軌下面按放複雜的可怕的炮彈。

樹林裡有轟轟之聲，一列火車顯出來，在鐵路轉彎的地方可以看見它的全貌；噴出來的白色的烟球伸展到地面上去，在高高的樹梢和稀而瘦的樺樹之間攪亂着。龐大的隆起在輪子之上的，奮急的吐着烟的機車近來了，——哨兵從路基上走下來，表明路是可以通行的。機車的前面發出劇烈的爆炸聲，飛出沙之柱，鐵軌的斷片。彈片呼哨着，跳到旁邊去，機車挾其所負全部狂暴的重力嵌進枕木裡去，它後面所拉的尾部發着爆裂之聲，車輛開始堆積起來，互相推撞，側轉過來，重重的倒在斜坡下面。綠色的人慘叫着從車廂裡跌落出來……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這天早晨游擊隊還有許多別的工作。司令部總司令葉夫久霍夫低聲的和密

人，騎兵偵察隊長伊凡，蘇達廖夫在談話。他們坐在偽裝的土室旁邊，在砍下的松樹上，冒着毛毛細雨，用洋鐵罐頭喝着奪獲的，普希金曾經讚美過的法國香檳酒。這樣潮濕的天氣，兩個人都發着牢騷。葉夫久霍夫講述因為他關於敵人將作何種行動，敵人後方情形怎樣的消息不夠而發生的種種困難和缺點。「需要一個深入敵後的偵察員，那裡找得到呢？這是我的苦惱。」

「這是基本的苦惱，」伊凡·蘇達廖夫批判地說，把洋鐵罐裡殘餘的柔弱飲物啜了下去。「沒有深入的偵察，勇士等於蒙着眼睛打仗，這真是糟糕。」

在談這話的時候，被雨落得灰白色的松樹動搖着，滴水點，走來兩個少女，穿着深顏色的，濕透的軍裝，短裙子，大靴子。她們端着槍，插着刺刀，押了彼得·飛利浦維赤·戈爾斯可夫來。他的腰膀被花布頭巾繫着，他雙手伸在前面地走着。兩個少女互相搶着說，這人是她在離此三公里的地方捉住的，不明白，他是怎麼通過秘密處所的。

「這是一條肥碩的鯉魚（七）」伊凡·蘇達廖夫對總司令說。「在密德維陀夫卡，我曾經在他家住過一夜，他聰明而且狡猾，這倒有意思，看他怎麼說。」

少女們把步槍背到肩上，給彼得·飛利浦維赤的眼睛解圍，不大自願地離開他。彼得·飛利浦維

（七）意即「重要的家伙，」猶言「一塊肥肉。」

來抬起頭來，注視着森林的霧濛的頂梢，嘆一口氣說：

「實在我就是來找你們的，我有事情找你們……」

「這倒有意思，你會有甚麼事情找我？」總司令回答說，淺視地和冷冷地注視着他。「是德國人得罪了你嗎？」

「正相反，德國人不會得罪我……因為爲了破壞行動，我已經受過十年徒刑。」

「你可知道，戈爾斯可夫，你——這位不速之客——到得這里來了之後，你却難於回去了嗎？」

「自然知道的……我——來是來求死的……」

總司令和伊凡·蘇達廖夫交換了一個眼色，在木方上坐得擠緊些：

「你坐下，戈爾斯可夫，說話好便利些。你爲甚麼挑這樣一個複雜的方法來自殺呢？」

彼得·飛利浦維赤坐在木方上把雙手疊在肚子下面。

「我也料想到，料想到你們不會信任我……沒有甚麼地方好去報告，——昨天他們招呼我，

你可知道，要我擔任村長的職務……德國人是施行的聯保法，於是決定也要把我去和罪犯攪在一

塊：禮拜一一定要去看處死你們兩個游擊隊員……」

葉夫久霍夫在木方上坐不住……「呸，你這鬼蛋！」當他站在彼得·飛利浦維赤的面前時候，

甚至於他的眉毛都彎曲了，他的目光鑽進他那穿不透的限縫。

「坐下，慢慢的好了，」伊凡·蘇達廖夫對他說。「戈爾斯可夫，你說下去，我們聽着。」

「首先我要向你們說的是：我確實是破壞者，刑罰是罪有應得的。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這是別人威脅我的，但是我却也不好……我不相信，我的孩子會生活得好，够吃够穿，滿滿足足……我這老頭子會照規矩饒恕人們而懷着光明的心死去……會把我光榮地葬在俄羅斯土地上……我沒有饒恕……於是我和一個農學家發生了關係。他給我一些毒藥……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牛，養活我們的牛，馬——牠們有甚麼罪過呢？我把這些毒藥扔掉了，我沒有擔起這個罪惡。可是那個農學家後來落網了，密問的時候，把我供了出來……我惡意地不作聲：——管他去，把我充軍好了……」

「奇怪的故事，」總司令說，他還是不能安靜上來。

「這有甚麼奇怪的？俄羅斯人——並不是平凡的人，俄羅斯人——考慮週密的人。我在野營裡做了十年工，——考慮得還少嗎？有人說：彼得·戈爾斯可夫，你受苦……嘿，對不住，我加上的苦惱，還有我們那所祖傳的，鐵蓋的房子，——只有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才擔心那所房子，可並不是我，這在我早已息念了。那末你是爲甚麼真理而受苦的？在離我們野營不遠的普斯多席爾斯克城

裡，在阿列克賽·米海洛維赤沙皇手裡，在泥坑裡曾經拘禁過一個祭司長阿伐庫姆。他因為不願意沉默，所以舌頭被割去了；他既被割去了舌頭，却在泥坑裡寫了一本致俄羅斯人民書，懇求俄羅斯人民照真理來生活並且擁護真理，直到死亡為止……阿伐庫姆的創作我曾經讀過，——那時是一個真理，今天又是一個真理……但是真理還是真理……真理就是俄羅斯土地……」

「他倒說得很有道理，」伊凡·蘇達廖夫對總司令說。「再說下去，戈爾斯可夫，請簡短些言歸正傳。」

「我們不用着急，我們就要談到正文。德國人，一個軍官，昨天談到他的狗，說是聰明而有用的動物，他說，俄國人可不能這樣說，德國人譏笑我們……啊？」彼得·飛利浦維赤突然散開了鐵紋，用他那隻沒有光彩的，圓滾滾的，沉重的眼睛看了一眼聽的人。「他們譏笑俄羅斯人民，說俄羅斯人是不洗臉，不梳頭的人……這該怎樣瞭解呢？是異教徒來了嗎？俄羅斯土地完結了嗎？蘇維埃政權武裝了人民，率領他們去作戰，爲了不再讓可咒詛的德國人譏笑我們……同志們，你們是做大事業，謝謝你們……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農夫的政權……我個人的贈早就勾消，並且忘記了……」

彼得·飛利浦維赤用肘子支持着，手摩撫着羊皮帽子裏面下面的前額，說道：

「現在——你們決定吧……領我到樹林裡，把我槍斃吧……我已經預備好，不過，實在說，有些恥辱……或者——相信我。我建議：報告關於他們的所有消息，我甚麼都會知道，我可以到他們軍隊的司令部去，——我的狡猾是足夠的。我將勇敢地完成工作。我並不怕死，也不怕拷打。」

伊凡、薩達廖夫和總司令葉夫久霍夫下降到土室裡去，在那裡爭論了一些時候。一方面難於相信這樣的人，另一方面——不利用他的建議也很愚蠢。他們從土室裡爬出來，於是葉夫久霍夫嚴厲的，對還是照樣坐在木方上的彼得·飛利泊維赤說道：

「決定相信你。你要是欺騙，——就在地裡我們也找得到……」

彼得·飛利泊維赤臉上透出光輝，他站起來，脫下帽子，鞠躬道：

「這是幸福。這對於我是極大的幸福。我將經過我的女兒送消息來，——送到那，請你們指定：

……我的兒子像他母親，很弱，而女兒，安娜呢，却像我，是一很厲害，很能守秘密的孩子……」

給彼得·飛利泊維赤繫上眼睛，仍舊由那兩個姑娘把他搬走……

在處刑之後的幾天，總司令在約定的地方等候戈爾斯可夫的女兒——在昏暗中，在山谷裡，在稠密的樺樹林裡。來的是戈爾斯可夫本人。總司令全身發抖地注視着他。而他呢，却蹲下來，用低低的聲音開始詳細講述處刑的經過。

然後他又開始報告這樣重要的消息，對於這種消息，總司令簡直夢想都不能夢想。他長久的用瞪得很闊大的眼睛注視着戈爾斯可夫：

「可是，假使你撒謊呢……」

彼得·飛利浦維赤沒有回答，只是用兩手攤開，笑了笑；從帽子裡拿出一張地圖，上面畫着十字的地方都是德國汽油和彈藥倉庫。

「可是，你以後不要再畫地圖，」葉夫久霍夫把那張紙藏在口袋裡，「我最嚴厲的禁止你，應該甚麼都記在心裡……不准有任何文件！以後你自己不要到這裡來，派女兒來……」

戈爾斯可夫的消息是準確的。德國倉庫一個接着一個的飛到天空。陰鬱的，白面孔的小姑娘安娜幾乎每晚都偷到山谷裡來，傳遞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消息。有一次，她和往常一樣的，用鑼鼓似的，一無抑揚的平淡聲音說：

「爸爸叫我說：他們領到新的自動槍，倉庫的鑰匙現在在他的手裡，——他要把自動槍最先發給你們，你們明天夜裡去，不過說明：無論如何不要開槍打哨兵，一定要殺死他們……」

彼得·飛利浦維赤勇敢而大胆地工作着。他好似是取笑德國人，向他們証明，俄羅斯人真是考慮週密的人，德國平面的有限的腦經並不能夠和清醒的，有靈感的，時常甚至於不知道自己能力限度

的，銳敏的俄羅斯腦經爭勝負。

兩個軍官相信，他們找到了一個像狗忠於主人似的忠於他們的有才幹的人。他們經常生活在恐怖之中：軍事倉庫就在他們的眼前焚燒着，列車被顛覆着，並且正就是那些載運兵士或是特別重要貨物的列車；他們簡直想不明白，比方說，從華沙領來的槍械箱——自動槍和手槍正巧一半沒有了，從密德維陀夫卡倉庫裡運到前線去的，竟是封閉得很好的裝着沙的箱子。領子上繡有戰神花紋的軍官沒法猜出，有一次漆黑的夜裡向他住房的奇怪襲擊，目的是在於把他那個藏有地圖——地圖上有着非常重要的記號——的軍用皮包偷去幾小時。他自己只吃了一場虛驚，在午夜，當擊破窗子發出聲響的時候，有甚麼東西落到地板上，並且分裂開來，——他這時要是不躺在矮床上——那就發生不可救藥的事情了。他穿了一件襯衫跳到街上。全村響着噠噠之聲，——兵士們從村舍裡跑出來，呼叫着：「游擊隊！」並且向暗地裡開槍。他的台階旁邊躺著兩個殺死的哨兵。他在早晨才想到皮包，但一會就由彼得·飛利浦維赤連同皮箱和弄髒的軍裝拿得來，——他是在這裡，在菜園裡找到這些東西的，看來是游擊隊在逃走的時候，把他們扔下的。

彼得·飛利浦維赤當村長要德國人花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他終於因小事而被發覺了，準確些說，是由於他過分憎恨德國人。他偷了印和信箋紙，從倉庫裡拿了一隻打字機，到那駐有萬西里·萬西里

葉維赤·柯樹勃斯基游擊隊的「老墳地」村去。這位校長給他寫了一張進城到軍隊司令部去的德文通行證。但是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雖然深通德文，却在變格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就害了戈爾斯可夫。他和偽造的通行証一同被扣留。送回密德維陀夫卡。兩個軍官，一個長個子和一個秀麗的，不肯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俄羅斯的狡猾，但是後來大發雷霆了，他們現在甚麼都明白了……

這正巧是發生在那些日子，當紅軍在某個地段衝破德軍防線並把德軍從村鎮裡打出的時候。密德維陀夫卡被佔領，游擊隊首先衝進去。在街上，安娜走近葉夫久霍夫跟前，——小姑娘的頭髮像害糾髮病似的，塗滿了泥土，臉是拖長的，像老太婆似的，滿是塵灰，小衣服上膝頭已經破了。

「你是找爸爸嗎？」

「是的，是的，他怎麼啦？」

「我們的房子被燒了，媽媽哥哥被殺了，我的爸爸被拷打了四天，他現在還掛在那，我們去吧。」

像夢幻似的安娜走在葉夫久霍夫的面前，走往前戈爾斯可夫的鐵蓋房子那去。她轉過身來，顫抖的張開牙齒，

「你別以為……我的爸爸甚麼也沒有告訴他們……」

在中間的橫木下掛着戈爾斯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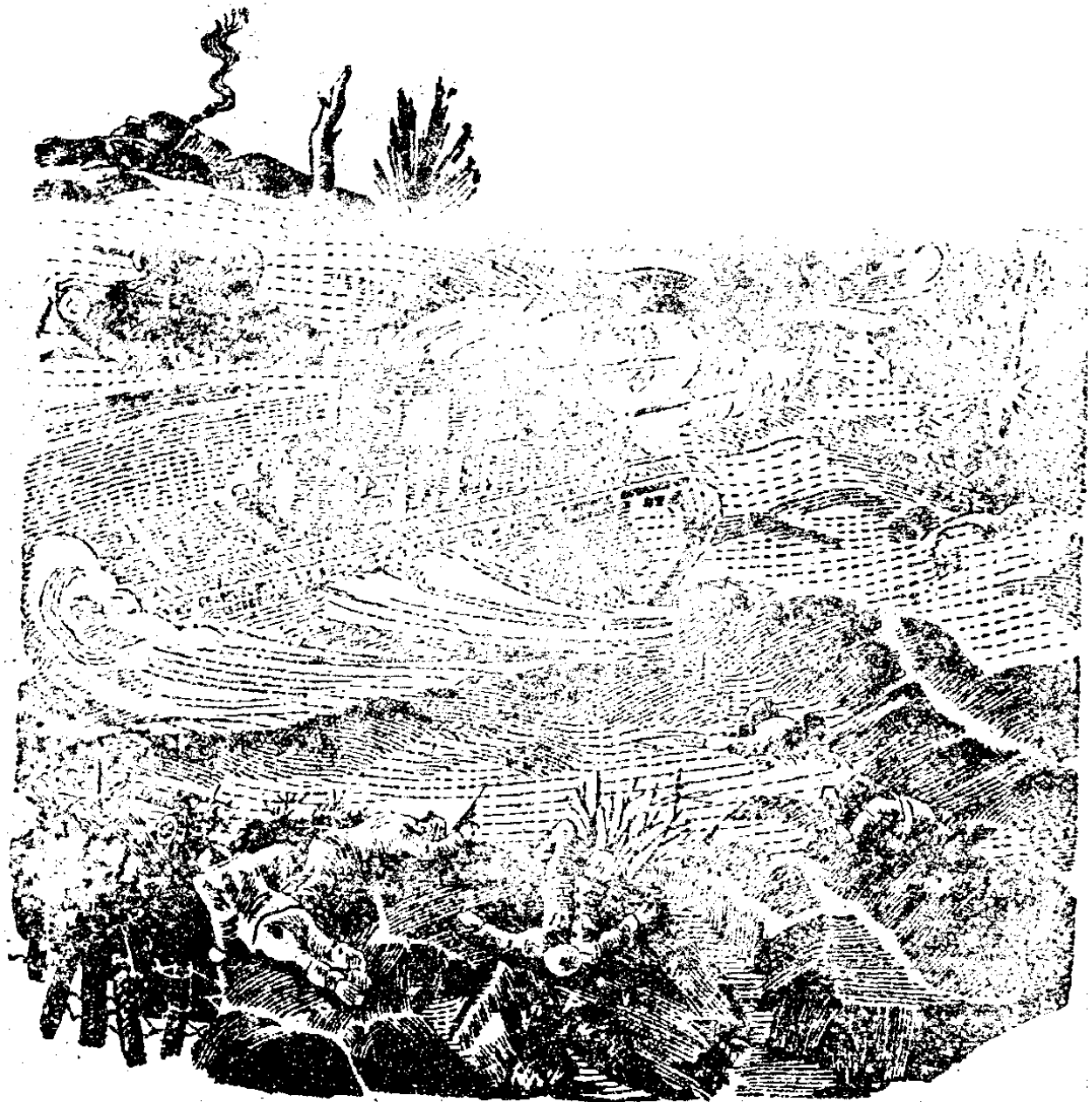
當葉夫久霍夫招呼伙件們來想要解下來使他減輕痛苦的時候，彼得·飛利浦維赤，看來，已經糊塗了，說道：

「沒有關係……我們是俄羅斯人……」

（林陵譯）

蘇維埃
埃
人
群
像

鐵
霍
諾
夫
作



一、筏上的人

輪船沉沒了。船尾高高的翹在水上，船尾上豎着一堵黑色的煤灰牆。炸彈正巧打中船心，把這煤灰從煤坑底裡掀出來，緩緩的落在漂浮者的頭上，斷木碎片上，向海之無底洞沉下去的船尾上。

在那些跳到芬蘭灣寒冷的秋水裡去的無辜旅客中間，有一位照相師。掛在肩上皮帶上的沉重的「徠卡（一）」照相機拉他往下沉。薄暗的綠水，在耳朵裡喧嘩，襲擊這隻平靜的小小輪船的那架德國轟炸機的摩托，從天上傳下嗡嗡的聲。船上連一尊砲，一支槍都沒有，只有婦女和兒童，老人和病人，並沒有軍人。

照相師斷定，生命的一切是完了，用沉溺者所特有的多餘的動作來折磨自己，是不值得的。試圖給自己想像，這是一個無聊而又可怕的夢，然而，啊，水沖進他的嘴，眼睛，身體奇怪的麻木了，不感到寒冷……

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口，閉上眼睛，竭力給自己最後一次的想像妻子和兒女。

（一）徠卡為德國製造的一種照相機。

它們在意識中模糊的產生，但又消失了，好像是浪濤把它們洗去似的。他低着頭向水裡鑽。但是他沒有鑽到底。水把他拋到上面來。一半被浪濤窒息，一半被浪濤壓迫的他又重新來到上面，張開眼睛，看見散佈着人頭的海，低迷的太陽，鉛色的烏雲，並且聽到機槍的達達之聲。

這是德國人在溺沒着的人們的上空飛過，掃射他們。

他是這樣的嫌惡和難過，他決定重新回到水底下去。他又交叉着手，於是那隻他把它當做最貴重的武器看待的沉重的照相機又拉他沉向綠色的深處。有一種軟弱漸漸透進他的身體。雙腿漸漸萎軟了，腦袋裡也一切都模糊了。

浪濤又把他拋到上面，但是他已經不再張開眼睛，怕再看到可怕的景象。他閉着眼睛在起泡沫的浪頭中間搖晃着，好像被兩股浪濤壓倒和屈服了似的，——那兩股浪濤好似互相搶着他，把他從這邊拋到那邊。它們就這樣把他玩弄了一些時候，真是奇怪的事情，他的腦袋竟稍許清明起來了。

這時一股勁把它直往上推，本來一直沒有感覺到甚麼痛楚的他，感到肩頭上一下猛烈的撞擊，張開眼睛一看，看見他被捲起和木筏並排在一起，他注視一下這在致命時分急忙和胡亂所做成的鬆弛而可憐的建築物，抬眼去看它的乘客，怎麼也沒有勇氣企圖攀到上面去，只是用雙手抓住了木板的邊緣，從水裡鑽出來，張開滿胸，透一口新鮮空氣。

清醒了的他，把額上的濕髮抹到後面，開始用另一種眼瞞去看木筏。筏上坐着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男子們都是渾身浸潮的，默默的，陰沉的。他們緊緊的抓住木板，不看那女人。那女人用可怕的，不斷的聲音呼喊着：它一會高而尖利，一會困憊而怨暴的在空曠的海上震響着。

她的抓破的面頰和蓬亂的頭髮，張得很大的眼瞞——現在都說明絕望已經到最後階段，這絕望已經不分好歹。男子們扯成粉碎的衣服，他們愁眉不展的面孔，緊閉的口唇——這一切是離照相師這樣近，他不禁把視線從這一種沉默的不動轉移到那女人痙攣似的亂動上去，那女人是這樣狂叫，甚至他那半聾的水底居民的聽覺也被這叫聲震聳了。

照相師把身子舉到木板上，嘴裡吐出一口苦水，對不動的男子們說道：

「難道你們不能使這女子安靜嗎？」

男子們朝他漠不相關而陰沉的看了一眼。木板幌得厲害。爲了不致甩到木板下面去，照相師必須緊張其所有的力量。一個在他頭上泛過去的巨浪完全使他回復了安靜。後來抓着那堅牢的木板覺得非常舒服……

那女人在自己扯着自己的衣服，凝望着夜色從那裡向前來的遠方，他想用自以爲如雷的聲音，打

斷他的叫聲，問道：

「這機器是共產黨員？」

靠他最邊末的一個人從上到下的朝他直視一下，說道：「我是……」並且伸出手來，想幫助照相師爬到木筏上去。

「那末你是怎麼一回事，同志，」照相師緩緩的說。「這女人這樣叫喊，應該使她安靜——你，同志……」

這時一個巨浪撲到木筏上，筏上的人都消失到黑暗裡去了，而照相師則落到他還沒有去過的深處，——他覺得這一新的潛入是這樣沉重。

當他再被拋到上面來的時候，他在近處甚麼木筏都找不到了，只有三塊奇怪的木板漂到他身上來，他就看中它們給自己享用。但是跨到它們身上去可不是這樣容易，他們迷開他的手，板脊橫立起來，這時他明白了，假使他不和他的照相機，——他經常的好同伴告別，那末木板就捨他而去自己流浪了，可是和木板在一塊還有救的最後希望，因為黃昏已經近來了。

他嘆息的解開皮帶上的扣子，皮帶從他的肩上下落下來。照相機獨自往水底沉去。過了一瞬，照相師躺在木板上，把他們潮濕的邊緣緊貼住面頰，海水和他的淚水混在一塊。他用真正的眼淚哀哭照相機的沉沒。……

主照相師所服務的機關裡，來了一位身材高大，面色陰沉，鼻子有着傷痕的人，問這裡的首長是誰，以便向他報告照相師的死耗，講述他們——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在輪船被德國飛機炸沉後逃生在木筏上，那位照相師曾漂到木筏跟前。他開始說，後來浪濤沖來，把他帶到海裡，遠離木筏去了。他是在輪船出發的地方離地這位照相師的。這是一個很值得讚揚的人，是一個好人……在那最後危急的時分，他還自持很嚴……

這時人們打斷那說話的人：

「你可以把這事親自告訴照相師，因為他就在鄰室裡。」

「怎麼，在鄰室裡？」那誇述的人叫了起來，「他得救了嗎？」

「得救了！」

於是便把照相師招呼來。照相師認出這就是木筏上回答他「是我」的那人。他微笑着，問道：「啊，那女人怎樣了？把她安靜了嗎？」

那有着傷痕的人有些難為情，但還是回答道：「把她安靜了。握住她的手，使她安靜了。你的一聲呼喊回復了我們大家的生命。你是這樣突然的從……裡冒出來，又是這樣突然的消失，使我們後來獲救之後一直想念你，談論你。我到這裡來是特為讚揚你的行爲的……」

「呵！那算甚麼行爲，」照像節說。「可是照像機落到海邊裡去了，假使你知道是那樣的照像機……唉！」

二、決

鬪

德國飛行士清楚的看到了他的戰利品：在宛似綠色蛋糕的樹林中央橫陳着一條黃色的狹帶。一列滿載軍火的長長的列車在土阜上爬行着，對於森林簡直是用不着甚麼垂直低降飛行的。只要等候列車開近兩處森林之間的露天曠地的出口處，那時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和萬無一失的把它大肆轟炸。

飛機展翅飛翔，向陽光閃耀一下，並且飛了一圈，昇向高處，然後再向田野疾降。兩條污泥的漬泉在預想列車該在那裡出現的土阜兩旁升起。但是飛行士看一下森林，他看見列車開到露天曠地的時候，又倏然的退縮到森林裡面去了。炸彈落了個空。

德國人又飛了一圈，斷定他現在可不會再失之交臂了。列車在露天的曠地疾馳而過。它那裡會知道，它在森林裡現在又要碰到甚麼。被轟擊得拔離原地的沉重的松樹將倒在車輛上。松樹白白的倒

下。列車穿過這地方，炸彈又白白耗費了。

飛行士破口大罵。難道這動轉不靈的，長長的運貨列車就能夠毫不受懲的通過嗎？德國人向森林直垂下降，正當列車的中央。可能是他計算得不好，可能這裡又發生了甚麼意外，炸彈並沒有落在列車上，而落在森林裡了。捉拿不住的列車繼續它自己的路程，任性的向前駛着。

「好安心！」——德國人說：「現在我們來好好的談談吧。」

他開始計算了，嚴格而仔細的環視曠野。這不平凡的圍獵甚至於很使他迷戀。

他又從雲霄裡衝到地面上去，衝到一條透明的烟帶在赤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那地方去。似乎他就要嵌進火車頭裡去了。但是好似有人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把列車從他爪翼之下搶開了。爆炸的轟響聲還有在耳際繞繞，但是有一種清楚的感覺：落空了。他看看下面：真是這樣。列車走着，秋毫未被侵犯。

德國人明白了，不知是誰的並不稍遜的頑強的意志不肯對他讓步，機師有着鐵的眼睛，計算是奇怪而準確的，要捉住他並不是這樣容易。

決鬥繼續着。炸彈落在列車的前面，後面，兩側，但是這怪物，——正如德國人私自稱呼它的那樣，向車站走去，好似有無形的精靈的保佑着它。

列車作着奇怪的跳躍，所有的掛鉤都狂暴的發出鏗鏘之聲，在下坡的時候，他像戴有口銜的馬似

的疾馳着。並且正就在又有炸彈在等候它的時候，它便不向前爬行。它退到後面去，停下來，或是蹣跚而行，或是飛逝如箭，——這默默無言的，願從它駕駛者的長長的列車，無論甚麼都辦得到！炸彈像爆竹似的炸裂。

德國人弄得滿頭是汗。他往下飛，一次一次的撲來進攻。他最後一次猜對了。列車沒救了。機師第一次犯了錯誤。但是咒罵從法西斯蒂風吹日曝的嘴唇裡迸裂出來：炸彈完了……沒有甚麼可炸的了！

於是他便沿着列車飛，把一排排的機槍子彈撒在列車上，但是這裡又有森林出現了，不知是那一個鬼怪無巧不巧避開了它，於是列車又一無損害的在綠色的陰暗中滑行，似乎任甚麼都不能抓住它。法西斯蒂發瘋了。他瞄準機車，瞄準這躲在那裡，在薄薄牆壁之後的敵人，瞄準這譏笑他「空中大王」全部勇氣的，像瘋子似的在原野和森林裡開駛自己列車的這位可怕的俄羅斯工人……子彈在列車上面飛過，有些落在車輪下面，打在鐵軌上鏗然而響，可是列車仍舊走着。

德國人因憊得洩氣了。藍天燦然而笑。是一個水晶似的暢朗的秋天，有些類似惠斯特法爾（二）的遙遠的秋天。子彈用完了。決鬥也完結了。俄羅斯人在那裡，在下面，勝利了。用整個飛機去打擊

它嗎？用瘋狂去停止瘋狂嗎——顫抖在法西斯蒂的背上爬過。

他降下去，懷着好奇心和憎恨心在列車上空飛過。他不能看見，機師的凝視的眼睛在監視他，機師只是說：「怎樣，壞蛋，到手了嗎？」

機車懷着蔑視越過黑影，並且壓碎它，那伸展翅翼在路軌上的敵機的黑影。

三、新 人

一個氣吁喘喘的，心情奮激的，手足無措的人站着。

「我最好大的氣力才把你們找到，在這樣的黑暗中就連自己的家也找不到的，」他說，把帽子上
的雪撲下來。「這是產科醫院嗎？」

「是的，」人們對他說。「怎麼一回事，同志？」

「怎麼一回事——有一個女人在那裡的小弄堂裡生產，看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甚麼人？」

「我是過路人。打夜班回去。我們快些去吧，我去指給你們看。噯，就是這樣……我走着，看見她在那裡。除我之外，誰也沒有……可是我又不是產婆。」

過了一分鐘伊林娜，護士和那位行人迅速的在雪堆上走着。很黑很黑。房子就像崖石似的聳立着。沒有一點小火光照亮。吹雪掃着旋風，一團團的雪捲在空中飛舞，似乎有透明的，寒冷的，迅速的偵察兵的影子在街上跑過。

他們還在雪堆旁邊，互相緊靠着背。平衡的，銳敏的，逐漸放大的嗡嗡之聲愈來愈近。他們把腦袋縮在肩膀裡。不知甚麼地方的拐角那邊，衝出紅色的火焰，炸裂的響聲在街上飛過。一座房子上飛下水柱，在地上鏘然的攪碎。

「噯呀，別把她碰着了呵！」伊林娜說。

「不，她在那一面，你們要在那地方去找，」那行人說，「在那盞路燈後面去找。我要走了。今天敵人又蠢動了，還要傷了人呢。」

伊林娜並不是產科專家。她本來是在產婦收接處值班，但是現在却要在夜裡，在砲彈炸裂的地方去尋找這生產着的婦人，無論如何要去援助她。這裡是沒有甚麼可等候的。沒有甚麼別的人會來援助。是一門深沉的黑夜。吹雪，嚴寒，射擊。一陣陣新的砲彈帶着金屬聲和風嘯聲在頭頂上飛過。伊

林娜和護士從這座雪堆跑到那座雪堆，停下來，傾聽。

呻吟聲從右面傳來。他們撲到那裡去，果然正像那行人所說的，在路燈後面，有一個女人用背緊靠着牆壁，坐在嚴閉的門旁的雪地裡。伊林娜在他的面前伏下，簡直就跪在雪裡，那女人用發抖的，戰抖的手抓住她的手。

是的，把這女人送到產科醫院去已經太晚了：她已經生養了。在雪裡，在黑暗的，由爆炸的砲彈光所照燦的冬夜，她生養了。伊林娜環顧一下。一切都像陰暗的幻像。雪落在領口裡，有力的勁風打擊面孔；手凍着，由於激動，心簡直跳得她可以聽到撲通之聲，似乎，任何列甯格勒都沒有，只有荒涼的，暗黑的，在敵彈呼嘯之中被湮沒在冬季風暴之下的荒野。徒自敲這嚴閉的雙扉，徒自招呼甚麼人，——街道是空曠的，在天亮之前，這街上不會有一個人走過。

就在這裡，在這黑暗中，在這任風吹颯的露天的地方，誕生了一個新的生命。應該拯救這生命，應該把它從寒冷，從黑暗，從大砲的手裡搶下來。他的耳朵不再聽到射擊和爆炸的聲音，她幫助那女人，好像事情是在房間裡進行，好像和往常一樣……

……她把那嬰孩高高的舉起，好像是把他給橫臥在黑暗之中的整個偉大的城市看。她抱着他，緊貼在自己的胸口，一塊溫暖的嚶嚶而哭的肉塊。她把自己的皮襖蓋着他。她在雪裡走着，這雪上

還沒有人腳的蹤跡。

由護士扶着的產婦，像一隻羽毛蓬亂的大鳥似的隨在她的後面拖着步。她跌倒的雪堆裡，他的乾燥的嘴唇喃喃道：「我自己……」護士自己也是個疲乏的，困憊不堪的人，老是說着一句話，「馬上就到了，馬上，已經近了……」

吹雪把一掬掬的乾雪拋在他們的臉上，不知甚麼地方，玻璃被轟擊之後，像雨點似的落下。他們像黑夜，寒冷，砲轟的征討者似的走着。

假使必要的話，這一行列可以經歷全城，捧着這小小的新生命，在這奇怪的時候來到我們城市的這小小的新人。

母親已經知道，是生了一個姑娘。她有時把手伸到前面去，伸到抱着嬰兒的伊林娜跟前，宛然要叫她站下，但又重新放下了手。

她們來到產科醫院。當她已經躺在床上，有人在她旁邊周旋，幫助她弄得更好些的時候，她招呼伊林娜去，用嚴肅的，幾乎是嚴峻的低語聲說道：「你叫甚麼名字？」

「你問這做甚麼？」伊林娜問道。

「我要知道！」

奧做伊林娜。你要我的名字做甚麼？」

「我要把我女兒這樣稱呼——讓她紀念你。你救了她的命……真心的謝謝你！」……
於是她吻了她三次……伊林娜轉過身去，哭起來了，自己不知道爲甚麼。

四、母 親

「我們去看看他！」母親說，奧麗雅知道，她這樣稱呼的是誰。

他——就是兒子，奧麗雅的哥哥波利亞，志願兵。他說，他和他一班裡全體同學，一同到軍隊裡去。矮小的，筆直的，憂慮的母親站在他的面前。

「你是近視眼，身體也很弱，」她說。「你不怕嗎？」

「一點也不，媽媽，」波利亞回答。

「你從來沒有打過仗，你將非常困難……」

「沒有關係，媽媽，」波利亞說，收拾着他的行囊。

母親和奧麗雅到他學習軍事的那村子裡去已經不止二次了。他上了課回來，奮激，疲倦，渾身是灰，晒得黢黑，他坐下，於是他們談到城市，談到熟人，談到朋友。關於戰爭，他們甚麼也不談，因為週圍一切都已充滿着戰爭。

對於奧麗雅，到城市去看哥哥，像是到熱鬧的近郊的地方去作夏日的，平常的，野外的散步。她們在田裡採了野花，趁了電車，回到黃昏的城裡，那充滿着忙亂，和戰時煩擾的城市。

只是最近才一切混亂的。戰線已經就在近處，很使奧麗雅不安的，是今天就會把她哥哥找去，因為這時一切都不像那些她們去訪問波利亞的寧靜的和野外的星期日。

他們在田裡走着，田野已經像秋天似的空曠了，野外別莊的門窗都釘好了，運輸車，汽車迎面開來。領着孩子，帶着包裹，背着包裹的難民們在路旁奔忙着，一匹死掉的馬把泥腿朝天伸着，戰士們走着，發出鏗鏘的叮嚕聲。不遠的地方發出含糊的射擊聲。

她們已經遠離喧鬧的公路。

她們在一條熟識的小道上走着，但是週圍的一切已經面目全非：破毀的柵垣，闕無人聲，一種緊張，警戒，即對發生甚麼可怕事情的等候：田野裡，低矮叢林的下面，紅軍戰鬥員躺在機槍旁邊，用運貨車作為掩護。當他們走過第一個鄉村的時候，這村子已經完完全全的空了。甚至於連麻雀也不在

塵埃裡打滾了，連一隻雞，一隻狗都沒有了。煙囪裡也不冒出煙來，空空的，歪歪斜斜的長櫓排列在房屋前面，只有光亮的夜裡（三），當着霞光，當大家都睡着的時候，鄉村才會成這個樣子。但是現在誰都沒有睡覺——這是荒涼。

奧麗雅隨着母親在這荒野的寂靜中勇敢的走着，母親跨着靜靜的，但有確信的步子向前走着。

第二個村子在燃燒。當她們昇登一座小山的時候，她們不禁停了下來，赤紅的火蓋在屋蓋上面搖蕩，誰都不去撲滅它們。幾座村舍已經變成一堆灰燼，這是驚人的景像。

奧麗雅拉拉母親的袖子，但是母親安靜的說：「我們得走到那座小林子跟前，」——於是她們在夾在燃燒着的房子之間的街道上走着。

當她們走過這村子，下降到一個小小的窪地時，發出一種逐漸擴大的金屬聲。它是這樣頑強和無法避免的逼近，簡直耳朵聽得發疼。母親停下，垂下了頭。奧麗雅也這樣。她明白，她們兩人不應該撲倒路上，面朝地的躺着，她們應該走，去找波利亞，假使她們在每一顆炮彈面前倒下，那末她們就永久走不到，永久見不到他了。

炮彈在小丘後面爆炸。泥土滾泉緩緩的在空中落下。它剛剛落下，另一個砲彈又打來了。她們向（三）指「北極夜」因為列寧格勒地近北極圈，一年有幾夜是通宵明亮如白晝的。

前跑着，在低矮的森林裡跌跌撞撞的跑着，因為大路上不斷捲起一個個交織着紅色閃光的黑球。奧羅爾全身發抖，她的胸骨凍乾了，但是母親仍舊毫不踴躍的走着，奧羅爾懷着一種盲目的思想隨在她後面，不會打中我們的，決不會打中的。決不會的……

奧羅爾在那裡居住過和學習過軍事的村子簡直沒有了。在原來村子的地方，立着黑色的柱子，有些地方積滿的木板形成奇異的堆積。甚至於樹木都燒盡或是連根拔起，倒在充滿着混濁的綠水的大坑裡。

「媽，」奧羅爾說，「現在往那裡？」

母親默默的站着。奧羅爾開始可憐她，這樣一個矮小的，疲勞的，執拗的女人。

「媽，」她又說，「我們回家吧。啊，我們還要去那裡去呢？」……

「現在往前走，」母親說，「在那裡停一下……」

他們又重新走着，現在他們在各處各地都看見有紅軍戰鬥員躺在草裡，澀裡，向左面看着。突然有幾個戰鬥員一個小形體走出來，與她們迎面走來。母親走到他們跟前，很高興的對其中一個戰鬥員說，問着他姓名的。

「媽，」奧羅爾說，「現在往那裡？」

那裏口裏的騾大眼驢，一羣團仔繃的羊羣一下動在他面前的矮小的女人，說道：

「你是波利亞的母親，是嗎？」

「是的，」她說，「我要見他。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找到？」巴夫利克有些失驚的說。「像你剛才走來那樣，一直走去，向那座小丘走去，但是最好你還是不要去……你是不容易找到他的，況且，」他突然微笑起來，「因為週圍在進行着戰事，我們幾乎被包圍了，你們還在這裡散甚麼步？」

「我們不是散步，」母親回答說，「我要到波利亞那裡去……我要……」

他用這樣熱烈和深沉的聲音說這句話，甚至巴夫利克——他是波利亞同一大學和同一營的——只得說：「好，你們去吧……」

……母親坐在深草裡，背靠着浴槽的木牆上。奧麗雅屏息的坐在旁邊。一個紅軍戰士指指下面沼澤性的長形的草地，裡面長着矮樹，有些地方閃現着曲折有光的小溪。草地一直通到森林，在森林後面的小丘上，顯露着一個小村庄。在這整個地方的上空，可以說，籠罩着眩目的爆炸。我們的炮台從村後的基地方轟擊着，德國的大炮射擊着草地和母親與奧麗雅所坐的那塊高地的邊沿。

「他們……去進攻了，」一個紅軍戰士說。「等一等，隨便吧。他們到那裡去了……去進攻了……」

「你認識波利亞嗎？」母親問。

「怎麼不呢，認識的。他也在那裡……」

「他槍開得怎樣？」

「他開得很適當……」

「他不胆小嗎？」

那會經是大學生的紅軍戰士受辱的聳聳肩：

「假使他胆小，我們便不要他在一夥了……」

他們兩個都沉默了，默默的看着小丘上的那個村子怎樣在燃燒，聽見森林裡傳出呼喊「烏拉」的聲音或是甚麼比較長一些的聲音——字句不能分辨。被大火的紅光照耀的森林像是浴在血泊裡。

母親站起來，走近小山的邊緣，她好像要看到自己的兒子，在這被戰鬪所分開的林子的密叢裡找到他，看到他拿着步槍跑到燃燒着的村子那裡去。她站了很久。

後來她對奧麗雅說：「我們去吧，」於是頭都不回的沿着小道走向大路去。

「你不等了嗎？」紅軍戰士高聲問。

「不帶了。」她說，「謝謝你的談話。我們去了……」
她們已經走到大路上了。

「奧麗雅，」母親說，「親愛的，你累了吧……」

「不，媽媽，我擔心，我們怎麼能走到呢。我不知爲甚麼成爲懦夫了……」

母親用她那薄薄的嘴唇笑了一笑：

「我們不會發生甚麼事情的，奧麗雅，」母親默了一回之後又說，「現在我安靜了。我的心安靜了。我原先怕他不會去打仗，因爲他很弱，他看不清楚，所以我決定來考查一下，我考查過了。我的兒子像大家一樣會打仗。我不要甚麼別的了。我們回家吧。」

於是矮小的，腰直的，輕便的她使用迅速的小步子走着……

五 老 軍 人

他很老。他的眼睛也完全暗淡無光了。大家站在洞開的窗口，他走近前去，但是甚麼也看不見。

「請問我，到底怎麼了？」

「在很遠的地方，在城市的上空，一股濃煙向天升起。白色的煙霧像山嶺似的，很大。煙霧的邊
緣被落日照得鮮紅。現在煙霧變成藍色了。它昇到半天了。」

「這是着火嗎？」他問。「這是德國人嗎？」

「是的，」有人回答他。

高射炮仍舊繼續懶惰的射擊着。

……他整晚整晚的坐着看地圖。他是一個年老的軍事教授，地質學家，發明家，——他有很多
地圖。這些地圖的各種不同的線條，豐富的地形輪廓，奇奇怪怪的起伏形狀經常的安慰他。透過這些
藍色的花式和綠色的點子，透過綠色的和黃色的帶子，他看到強大國家的生命，那偉大的，熱烈的，
自由的生命。他知道，這地圖怎樣一年一年的變化着。

但是現在是在看着列寧格勒近郊的地圖，他痛楚地皺着前額，他的視線顯得陰沉而晦暗了。

「這是不過之圖嗎？這是不過之圖。」

「這是不過之圖嗎？這是不過之圖。」

他驚動的把放大鏡扔在地面上，大踏步的在房間裏來回踱步。

「應該給誰呢？應該給德國人！讓給魯鈍的，粗獷的，殺戮婦孺的吸血的兇手，法西斯黨嗎……是，是的。」他用鼻音哼唧的憤慨着。「德國將軍，這些巨大的木偶，他們是不錯的組織者，他們會打仗……他們會打仗？」他過一會又叫喊道。「冒險家，他們所有的計劃，是瘋狂的詭計，是想要使人眼目昏花，武裝解除，喪氣落阻……決不會成功！是對付不了我我們……俄羅斯人民是救不了的。別爾格勒決不會給他們！」

他躺在床上，但是睡夢從他的眼睛裡逃走了。他用他的整個心體驗着在城市週圍所進行着的戰事。他閉起眼睛來，他看見所有這些和平的，他做青年指揮員時曾經在那裡參加過演習的近郊。這些甯靜的角落，現在都一個隨着一個的消失在龐大的煙霧裡去了，也許，——在壕裡想一想，敵人的坦克已經鑽進城市的邊區了。那時……他還有氣力扔手榴彈，他不問有多少敵人，因為他看不見，這是對的，但是他要問：他們在那？不，這是不可能——德國人決不能在神聖的街道上和廣場上行走。永久不能。

在警報響出的時候，他不到一鐘頭裡去。屋子上面的空氣顫動着，彈片落在屋頂上發出鏗鏘的聲音，窗戶發出嘎吱的振聲，房子搖晃着，好像房子是……做的好事，但是他只是說：

「你們飛吧，飛吧，你們快要把自己的頸項都折斷了」……

戰事拖延着。敵人就盤踞在列甯格勒的城牆邊。冬天來到了。屋子裡又冷又黑。小小的鐵爐子裡繞着潮的木片，發出微弱的爆烈聲。老人一天比一天艱難了。他躺着，蓋着摺皺的舊被窩，全部生活都在他面前經歷着。這是遙長的，勞動的，有意義的生活，假使不是年齡和飢寒，還要把這生活拉得很長。但是現在軟弱鎖住了他的雙手和雙足，甚至於爐子所燒的木柴都是別人替他劈細的；說來也可恥，這種孩子似的工作，他自己做一會，很快的就疲倦了。

他只想到城市，想到偉大的，世無其雙的，奇異的城市。

在情感衝動的時分，當他想到似乎特別哀傷的逝去的年華時，他從抽屜裡拿出一隻金錶，握在手裡。這錶是獎賞的……他得到這隻錶，是因為他在警士高級養成所裡的工作有功，他在那裡教授了很久，在那裡訓練了許多年輕的，有爲的，勇敢的警士指揮員……他一會想起他們微笑的面孔，他們年輕的直氣，他們喧鬧的談話，一會他又突然看見自己還是一個青年，或騎在馬上，或行在山中，或在發着白泡的水流旁邊，或在高加索的高地——知識慾很高的地圖測繪家，旅行家，山嶽戰的歷史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他軟弱得多了。他喝湯的時候，甚至匙子都難於捉拿了。女兒喂他，她給他講前線的新聞。

「退着，老是退着，」他深深的嘆息說，用他那雙幾乎瞎了的眼睛痛苦的看看女兒。

「這老頭子拖不長了，」住宅裡的住戶們都說。

……在一個著名的早晨，婦女們正在自己的房間裡生打汽爐，老軍人的女兒聽到奇怪的聲音。老人的房間裡發出錫子的響聲，然後是斧子的敲擊聲，後來又聽到歌聲……是的，那裡有人唱歌……字句沒法分辨，但是這歌也不會有字句。這是一種自娛的，滿意的哼唱。

大家都知道老人蓋着他的舊被窩在躺着，沉靜，喪氣，軟弱。

女兒走到門口，沒有能一下子把門推開。當她把門推開的時候，她看見，她的年邁的，有病的父親在鏹一塊木板，並且唱着。是的，這是他唱的。他唱着，他的眼睛發着光輝；雖然在他的瘦削的關肩上覆着破舊的大衣，但是他仍舊偉然的，像一個大主教似的。

「父親，你怎麼了？」女兒驚訝的問。「你起身做什麼？你爲甚麼鏹木板？你不是鏹不動嗎！」他看了看她，用清楚而響亮的音緩緩的說：

「你今天聽無線電沒有……」

「沒有，」她回答說，「報告甚麼消息了？」

突然，一手拿錐子，一手拿木板老人，幾乎跳了起來。

「你沒有聽見，也沒有聽見！全世界都已聽見了，你還沒有聽見。在莫斯科城下把德國人打敗了。——這頭痛，打得落花流水……倒寫的冒險家！我早就說。他們只會強盜式的作戰。難道這是戰略嗎？這是無恥，這是匪賊行爲。女兒，他們被擊潰了，明白不……他們永遠看不到列甯格勒，我不能再聽了。我聽到這一切的時候，我跳了起來我跳了起來。爲了要高喊：勝利萬歲，因爲這是不能勝利的，明白嗎，女兒！」

姑 娘

一個穿著一件寬大粗縐紗的粗笨的婦人在黑暗中跑到她身上，驚訝的叫道：

「哎呀，誰在這裡？」

「我，」坐在石級上的姑娘說。「是我——波麗雅。」

「你爲甚麼不跑呢……警報不是在響嗎！炸彈馬上就得關要扔到被了。」

「我就在等候炸彈……」波麗雅平靜的說。

受傷的人，這樣在搖幌着的牆壁，倒塌的樑木和面目受傷而歪斜的人們中間渡過一個個的通宵。她特別會挖掘小孩。

有時候她用手背揩着汗，坐着，好似袖手旁觀的看着援救隊的工作。打開的房屋，黑暗的城市，在人們手裡閃爍的小燈——她一切都覺得是不可計量的，不存在的未會有過的。

因為也有過這樣的夜晚和平的，快樂的，有電車燈火的，有歌唱，有跳舞，有青年的夜晚……是的，這都會有過。這一切也將再有。但是現在……

「我坐着做甚麼！」她私自叫了一聲，於是跳起來，再去幫忙，拖拉和裝卸石子，用鏟鋤做工。她已驚人的成爲鎮靜，遇事堅決，神經堅強的人。無論甚麼都已不能使她奇怪。

有一次，她跑近前去，在月光之下看見在一大堆塌倒的樓屋上，高高的，像在空中似的在偶然得以幸存的五層樓上的一個角落上，站着一單穿一件襯衫的女人，靠在殘存的牆壁上。那女人像石像似的，像死了似的站着，手扶着左面和右面的牆壁。波麗雅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注視着她襯衫的白點。她只是想着一件事情，怎樣快些把她從那裡弄下來並且怎樣去弄。

又有一次，有一個頭髮蓬亂的青年女子。懷裡抱着一個小孩一直奔過來，簡直撲在她身上。她被爆炸驚嚇，爲孩子懼怕得不能自主，可能這樣跑遍整個城市。波麗雅抱住了她，撫摩着她的頭，說

道：

「完了！」

「甚麼完了？甚麼完了？」那女人喃喃着。

「完了，」波麗雅說，「已經完了！」再沒有甚麼可怕的了。坐下，休息一會。我馬上去安頓好你……」

於是她立刻把安靜下來的女人領到醫務處去。

這倒有着一隻很大的，稍微有些奇異的眼睛的瘦弱的女子，她拖拉過多少受傷的，擦傷的，殘廢了的人；撫慰了，鼓勵了，甚至用她那恰到好處的銳敏的語語逼笑了多少人啊！

「快要慶祝紀念節了，波麗雅，」女友們說，「你所救的人已經近百了。」

投票改成轟擊了。這雖然並不怎樣喧鬧；但是在暗中在街上收拾受傷的人，在彈片嗚叫和炮彈飛過頭上的呼哨聲之下，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她仍舊檢拾了，在自己的背上拉拖了幾十個受傷的人。

在一個使人嫌惡的，寒冷的多風的黃昏，火的襲擊特別激烈。波麗雅在沙箱後面，緊貼着牆，彈片在她的頭上打擊房子。磚瓦的灰屑散落下來，石子路上跌落着泥灰碎片，打碎的玻璃。後來有個人

幾乎聽不見呻吟。傳聲是驚駭的，驚駭的幾個行人睡在地上，爬起來跑到房子裡，或是重新臥在石階上。

波麗雅傾聽着，呻吟聲隨頭跳在迴響。她小心的跪在那裡，又有一種炮彈的火焰落在人行道上，擊打的聲音在耳朵裡存留很久，心撲撲的跳起來。波麗雅看見有一個青年倒在房子旁邊。她從前在甚遠地方曾經見過他？啊，那當然是索天足球比賽的時候。碧綠如玉的草地，笑語聲響徹周圍。五個大色的圓圈圍心，青蔥，太陽，飄快的響樂，溫和的清朗的啼啞，點綴着朶朶的白雲，這個青年，就是與友肉體相識。

「啊，他呀，後衛！挺佳啊！」

現在他沒有知覺的抽搐，但是波麗雅去摸他傷處的時候，——他被彈片傷在肋骨，——他甦醒過來。呻吟得更厲害些。她給他包紮時候，說道：

「啊，他呀，後衛！挺佳啊！聽見沒有？」

她漸漸沉默了，於是她扶他站起來。但是他不能走。幾乎倒在她身上，她佩在被紅色的長刀所劃開的階上拖着他走。

但是，大轟擊又一次的打擊把街道，把所有的房子周圍所有的一切都分變成兩片了，因為波麗雅

傷勢到死了。她躺在一叢柔軟的綠草地裡，現在有一個熟識的聲音對她說：「喂，你呀，你呀，疼疼，疼疼呀！」但是她既不微笑，甚至也不喃喃自語。「這是我的第九十八個受傷者」，——她不知爲甚麼還顫動了一下，然後又失去知覺了。但是她的手裡握着默默的人的手。

當有人俯身問他們的時候，波羅雅用清楚響亮的聲音說：「把他帶去吧！他的肋骨重傷了……」——她沒有能說完。

「喂」，有人在暗中說，「她腿受傷了。」

她沒有聽見。她在柔軟的綠草地上不知在對誰說：

「多涼呢，多麼冷的綠草啊……」

……她沒有再看到甚麼……

……但是她仍舊活着。當她第一次回復知覺的時候，真是一個柔和的陽光普照的晴日，高大的蒼翠的松樹向窗戶裡注視。

七 會 見

他沉在自己的思想之中，在蒼白的人行道上迅速的走着。有時他把視線投到屋子上去，暫時黑暗的，黃昏的，冬令的屋子。有時他在瓦礫堆邊走過，並不放慢腳步。只是在一座有着寬闊入口的房子跟前，他不禁滯留下來。這座房子裡設着「兒童劇院」。這幾堵牆壁知道多少喧鬧，快樂的奔忙，吵擾和讚賞啊！多少驚喜的發光的眼睛看過舞台，何等的采聲從小觀眾的心裡迸裂出來，成年人——這美好劇院的才能演員多麼重視這羣兒童的注意啊！

現在全都空虛的陰暗。只有海報的碎片，蒼白了的，五色的紙片被跑過這黑暗街道的風所吹動。導演打了一個寒噤，加快步子。他清楚的想像過那些快樂地開玩笑的，坐在大鏡子前面的，自行化裝着的，懷着像這大都市的小人們在觀場裡注視他們舞台上生活所懷同樣興趣去復演角色的那些演員們。

這些演員有的走了，有的……他十分清楚的想起在他一隊裡在前線工作的兩個人。生活變得那麼簡單了呀！他們能在狹窄的掩蔽處做演員，僕僕風塵面孔的嚴峻的戰鬥員們高度評價他們的藝術，他們在積滿白雪的大草地的中央，從載重汽車的台板上表演，他們在廣袤幾公尺的土窖裡演戲，他們是快樂和善的人，他們的心是純樸的，他們的姓名也是單純的：謝妙諾夫，葉密里羊諾夫……他們在地雷的爆炸聲中，砲彈震耳欲聾的怒聲中，沿着交通壕，或是在田野上跳躍着趕到最前線去，他們

面臨危險並不險後。

在一個平靜的冬日的早晨，他們同時死了，其餘的演員失去了他們，仍舊懷着藝人們鐵的紀律進行流動隊的表演。

導演親自看見，兩股黑色的泥柱怎樣吞吃了他們，那地方的白雪怎樣殷紅起來，是的，一切都單純起來了，這個黑暗的城市曾經滿城燦爛，燈火輝煌。這就是人們爭論過的，不能清楚想像出來的新不朽作品。黃昏，黑暗的房屋，空曠的街是莫大樸素的，生與死也是同樣的樸素。

導演突然加快步子，因為他看見，走在前面的一個行人搖幌起來了，雙手像一個溺沒者似的揮舞着疲弱的動作。導演跑到他跟前，把他挽在手裡。那行人的頭垂在他肩上，他們就這樣站了好幾秒鐘。導演看出是一個老人，面孔瘦削，像生熱病似的眼睛很大，他張大着嘴，貪慾的吞吸着空氣。

最後那老人又搖幌了一次，稍微回復知覺了。他注視一下來援助他的人，用低微而沙啞的聲音說：

「請你原諒我——我衰弱了，……」

「你住得很遠嗎？」導演問。

「不。」老人回答，把他當作巨人似的倚傍着，導演和虛弱的，弱小的，幾乎像幻影似的老人站

在一塊，真覺得是一個巨人。

「不，」老人重複說。「我就住在那所房子裡，在這條街的盡頭……」

「我送你去，」導演說。「我們同路。」

他挽着老人的手，於是他們便出發了。

老人走着，喘着氣，嘴裡喃喃着。導演小心的攙扶着他，好像是扶着有病的父親。他們就這樣默
默的。在冰凍的人行道上跌跌撞撞的走到一處房子的門口，黑色的，像山洞似的台階跟前。

老人說着「這裡」——便倚靠在台階的門上。導演站在他的對面。老人緩緩的抬起頭來，環視一
下街道，注視一下寒冷的黑天，然後凝神的注視着他的旅伴。

「青年，」他說，蒼白的微笑之影，流露在他薄薄的，幾乎是黑色的嘴唇上，「你知道，你是住
在甚麼城市裡？」

導演不則聲。老人把他瘦削的臉去靠近他的臉。

「你是住在伊黎翁（一）城，」老人高聲的說。

「在伊黎翁城，」導演重複說，「爲甚麼你有這思想，把我們的城市和古代的特洛牙城（二）相
比？」……

「對不住，我是老人，我是古代歷史的老教授……我不知再有甚麼別的城市，它的傳說像特洛牙城的傳說這樣更偉大，惟有今天我們的城市，你是否覺得，不但可以比擬伊黎翁城，並且……」他說得十分低，「並且以英勇精神論，還超過它……」

導演沒有立刻回答。他們在無言的靜默中互相面對着站在黑得像山洞似的門口，他們周圍的房子像堡塞的城牆似的聳立着。

「是的，你這話不錯，」導演說，「但是在我們的特洛牙城，却不會有特洛牙人的馬（三）——永久不會有！」

他們熱烈的互相握手，互道晚安之後分別。

（一）伊黎翁，城名，希臘神話中特洛牙城的別名，在今之土耳其，達爾達納海峽之南，稱庫羅卡萊亞塞。

（二）特洛牙即伊黎翁。

（三）希臘神話，荷馬在他的名詩「伊利阿德」裡歌誦的特洛牙戰爭。希臘人圍攻特洛牙城九年不下，聰明的奧地賽建議，建造一匹很大的木馬，遞給特洛牙人，馬肚裡藏着兵丁，入城後，衝出來，破壞全城。

八獅子的腳爪

八四

尤拉不屬於那種大人們常時對他們說「別在腳跟前亂來亂去的」孩子。不，他雖然很小，他統共還祇有七歲，但是他成天會失蹤在公園裡，或是街上，或是動物園裡。動物園就在他家門口，只隔一條路。他時常跑到園子裡去，他很喜歡動物。

但是他十分羞於承認，他最喜歡的是站在動物園入口處賣票間旁邊的石膏做的大獅子。自從他第一次看見它之後，他就已經不能漠然對之了。

「它保護着園子，使強盜不要跟動物做出壞事情，——是嗎，媽媽？」有一次他問母親。

「是的，是的，」她心不在焉的回答，他很滿意，因為對於這樣重要的問題，母親並沒有和他爭論。

石膏做的大獅子驕矜的高聳在入口處，尤拉每次都向它友誼而尊敬的致敬。

……城市上空信號笛呼號，母親們激動而慌張的集合孩子，把他們趕到避彈處去。尤拉坐在地窖裡的長櫛上，他的小心睡着了。可怕的，他所不明白的爆炸聲清楚的送到這裡來，送到這大而低矮的地窖裡。有時候地窖像受驚似的抖動一下，外面沿着牆壁有東西落下來，碎玻璃的響聲傳進來。

「強盜又飛來了，」婦女們憤怒的說；每逢一次特別大聲的爆炸，老婦們便畫十字。

突然房子被撼動着，好似有人要把它連房基和地窖一同從地裡挖出來，像把橡樹連根拔起一樣，但是後來想了一想，只是狠狠的搖了一搖。

「這落在近處，」尤拉母親說，「也許，甚至於就在對面。……」

她並沒有說錯。當警報完了的時候，大家都跑去看落下炸彈的地方。尤拉和母親一同跑去。炸彈落在動物園裡，炸死一隻牝象，炸傷幾隻猴子，受驚的黑貂，掙脫牢籠，在街上亂跑，——好事的人們說。

但是尤拉哭着，只是喊道：「媽媽；獅子！」

在尤拉的這一號哭中是有着這樣多的絕望，母親不禁去注視尤拉所指的地方。他美麗的偶像——石膏做的六獅子側臥着，把巨大的白頭擱在一隻爪子上。它的後腿沒有了。一隻前脚的爪子炸碎了，但是鬚毛仍舊是威風凜凜的，它的目光也和往常一樣嚴肅和沉靜。

「媽媽，強盜把牠殺死了！」尤拉叫道。「媽媽。——牠和他們打過仗……」

他跑到被彈片打壞的柱子腳下去尋找甚麼東西。他在碎片中扒掘着，淚珠沒法抑止的從他的藍眼瞼裡流出。他終於找到些甚麼東西了。他笨拙的把它藏在口袋裡。

「尤拉，你在那裡做甚麼！」母親問。——「你在那裡垃圾裡挖甚麼。把自己弄得怪怪的，現在別去揀甚麼垃圾了……」

尤拉不能走開。他還是在柱子周圍走着，看着側臥的獅子，好似要一生記住這站在園子入口處，看守動物安居已十年的可憐的無言的動物。彈洞，破毀的柵欄，翻轉的亭子，只剩下幾根小柱子的賣票間，甚至於在花園裡，在矮樹之間跑着的北極狐也不能引起尤拉的注意。他只是看着獅子。

有一次晚上，有一個滿身塵埃的軍人來看尤拉媽媽。他坐在桌子跟前，喝茶，尤拉用疲乏的眼睛看着他，那隻眼睛一分鐘一分鐘的愈闕愈小。他今天跑得很累，那軍人所講到甚麼，沒有聽清楚。那軍人講到前線，講到那裡的戰士怎樣，他們怎樣和德國人打仗，做那樣的偉蹟，他講到獲得紅旗勳章的媽媽的兄弟。媽媽看見，睡着的，疲倦的尤拉已經完全要從椅子上滑下來了，於是她便領他去睡覺。已經脫掉衣服了，他坐在床上，說道：

「真的嗎，米沙舅舅得到紅旗勳章了嗎？」

「真的他和獅子一樣打仗，等你長大了，也做一個這樣勇敢的人。米沙舅舅來了——教你怎樣打仗……」

「媽媽，」他說，「他和那隻獅子一樣打仗嗎……」

「那一隻？」母親問。「紅軍勇敢作戰的時候，總是這樣說——和獅子一樣……」

「啊，那末，他就是和那隻獅子一樣打仗，」尤拉不聽她的話，回答說。「那就是說，打得很
好，……我也要這樣打仗……」

「啊，睡吧睡吧」，母親說。「否則又要發警報了，應該在發警報之前睡足……」

警報現在已經成爲經常的現象。不是老能够把尤拉趕進地窖裡。他一會在街上的甚麼地方不見了
一會爬進閣樓飛到屋頂上去了，一會在醫務處值班。他已經習慣於高射炮，房子的搖晃，炸彈的震耳
的打擊。

「你待在那裡了？」母親問他。「找你，找你——甚麼地方都沒有。不要離家走得很遠，父親不
在家簡直沒人管了。等父親從軍艦上回來——讓他來收拾你。簡直一點都不聽話了。」

「我在我們房子後面搭障礙物……」他很正經的回答說。

「甚麼障礙物？」

「媽媽，已經在大街上搭障礙物了。我親自看見，我們也搭着。我和孩子們講好……」

過了三天，在一次猛烈的襲擊之後，被炸彈的爆炸震響的他被送回來。面色蒼白的，頭髮蓬亂的
母親，用發抖的手給他脫衣服。他靜靜的躺着，但已經回復知覺。他只是稍爲被空氣震動了一下，倒

在地上。

「我在房子後面看障礙物的。」他用負谷的聲音，低聲的說。「我活着，媽媽，你別怕。」母親尋找他的手絹，把他口袋裡所有的一切都挖了出來。

「你的口袋裡盡是些甚麼破爛，」她說，摸出一大塊已經成爲灰色的石膏。

「媽媽！」尤拉叫了起來。「別動。這是獅子的腳爪。留着。這我有用，這是我的紀念品。」母親奇怪地看着那塊石膏。果然，那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出有一個很大的半圓形的指甲。

「你要這做甚麼？」母親問。「你這是在垃圾裡揀出來的吧？」

「這是做紀念的，」他說，皺起他的小前額。

「可是你爲甚麼做紀念呢——我不明白，尤拉，小尤拉，」母親親昵的說。

他臉紅着，說道：

「我要爲牠報仇……向那些強盜！只要落到我的手。我可記住他們……」

九 家 庭

「達莎，來，母親（一），到這裡來，有句話要說，」謝妙·伊凡諾維赤說。

達莎看看丈夫，好像是第一次見到這位濁厚的，嚴肅的人，他有着不慌不忙的動作和嚴峻的眼睛，早已不微笑，也不對她開玩笑。她在圍布上揩揩手，坐到椅子上，把視線移到角落裡的甚麼地方，說道：

「是的，我知道你要說的話，謝妙。」

「你知道？你從那裡知道的？……」

「心上感覺出來的……那末，你就說吧……」

「把門關好，別讓奧麗雅聽見。」

「奧麗雅去取水了，讓我自己先對你說吧假：使有甚麼不對的地方，你只要校正我……因為我是看見的，自從柯斯佳死了之後，你是多麼痛苦。那有甚麼呢。柯斯佳保衛列甯格勒，殉難了，以良好而純潔的死去，而對於這些法西斯畸人是應該復仇的，謝妙，伊凡諾維赤，應該每天，每小時的復仇……他們這些惡棍在做些甚麼啊，簡直說都說不出來，舌頭轉不過來——這樣的可怕；我鄙視他們，我憎恨他們——爲了柯斯佳，爲了兄弟，你要去向他們復仇，決定上前線，是嗎？我說的對不

（一）做兒輩的稱呼，叫妻子做母親。

對？」

謝妙·伊凡諾維赤用手掌打一下膝蓋，站起來，走到她跟前，抱住她，吻她，說道：

「啊呀，你這會猜的女人。對的，完全是這樣。爲了不三心二意，我已經寫在紙上。你看，母親是怎樣的事情——又多一個戰鬥員了。我不能做工了——心在沸騰。我是一個老兵——經歷過帝國主義戰爭，我沒有忘掉開槍，不過，我的時間很少了。你去給我收拾我所需要的東西吧！」

「都會弄得舒舒齊齊的，」達莎低聲的說。她走到窗戶跟前，注視街道：沒有動靜，像過節似的大家都步行，因爲電車已經不走了，人們用小爬犁拉木柴，拉些甚麼袋子，有些爬犁上坐着老人或是蒙着頭巾，圍着圍巾的老婦。

水也用爬犁拉。用小孩子的浴盆盛水。人們在石子路上滑行着，潑出水。結成水舌。寒冷很嚴酷。一陣陣的勁風從海灣裡飛來，一掬一掬毛蓬蓬的雪花，水屑，拋在人們的眼上。人們在臉上繫着黑帶子，直齶着嘴，好像假裝跳舞者似的戴着半截假面具。達莎對不斷動着的雜色的人群看了一會。在半截假面具下面因喘息而凝結出的冰凍的花邊。一球一球向白氣從行人的嘴裡噴出。在這稠密的人流中很難看到領着水桶的奧麗雅。奧麗雅應該此刻就要到。

「我也有句話要說，」達莎從窗子跟前轉過身去說。「我也決定：你既然上前線，我就去代替

你。別打斷我的話，謝涅（二），聽我說。我們的城市被包圍着。人們受着多大的痛苦啊。城市成爲戰線了，——現在報紙上這樣寫着。這話是對的。既然這樣——你去爲兄弟向德國人復仇，我就站到你的位子上去。我還是一個堅實的女人，支持得住，——你別不放心。我是伶俐的人——我愛做工。我不會帶累你。你不會辱沒妻子……我是明白事情的。以前我不是爲了孩子才離開廠的嗎？……」

「可是現在呢？」謝妙·伊凡諾維赤說。

「現在怎麼樣？」

「畢佳不是還很小嗎。而且奧麗雅也統共只有十二歲。她很弱。假使我和你兩個一同離家，孩子可怎麼辦呢？家裡要弄得亂七八糟，——母親，關於這點你想過沒有？」

「想過了，好好的想過了，謝涅。你看我怎樣想：把孩子送到普洛霍維葉（三）去，我有一個老朋友在那裡，——她也有我家同年的孩子，我請他照顧他們。那末我的手就可以空下了。現在不是想過家庭生活的時候。也許我們還會再見，也許，不能了。敵人要把我們的房子毀掉。應該和他們作戰不能袖手旁觀。誰也不會替你去打——要自己去打……我說的對不對，謝涅？」

「對的，母親，」謝妙·伊凡諾維赤說。「你說得很好。」

（二）謝妙的愛稱。

（三）列甯格勒附近的一個站名。

奧麗雅走進來。她把一桶水放在廚房裡，爲了溫暖一下，便立刻走進房間裡來，走到小爐子跟前，開始烘她一雙凍僵的，發柴的小手。她覺得今天父親和母親有些不像平常的樣子。

「媽媽！」她說。「你們爲甚麼這樣，啊，你們爲甚麼這樣，發生甚麼事情了？又有誰打死了？沒有，真的嗎，你們隱瞞着甚麼吧？……」

「我們沒有隱瞞你甚麼，我的姑娘，」達莎說，「你脫掉衣服，仔細的聽，看我們決定了甚麼。」於是她便一口氣的，快速的說道：「父親上前線，我進工廠，把你們送到普洛霍維葉的列莉雅孀孀那裡去，……就是這麼一回事，女兒……」

奧麗雅拿兩塊木片扔在爐子裡，坐在爐子面前，看着爐子裡低低的，不高興昇起來的火。她頭不拾的問道：

「爲甚麼把我和畢佳送到普洛霍維葉去呢？」

「小姑娘，誰在家裡料理呢？又要去挨班領麵包，又要去弄柴火，又要來領水，又要領畢佳。他從鄰居人家孩子那裡回來了——還要看着他，監視他……假使我不在家，誰來料理這些事情呢？……」

「媽媽，我不和畢佳到普洛霍維葉去，我不喜歡列莉雅孀孀。去她的吧。她成天的叫喚着，叫喚

着，……誰在家裡料理嗎？——我料理！」

她突然站起來，猛烈把小皮襖從瘦削得幾乎像小孩子的肩上脫下來，把頭振搖一下，又說道：

「我現在料理得不好嗎？我領水，你想想看，木柴到甚麼地方去拿，我知道，有十七號的瓦爾卡幫助我，生爐子——你想想看，吃飯的菜，去領麵包——也跟着那瓦爾卡一同去挨班站着；畢吉卡（四）本來每天就是我餵的。你不要以為我小。現在沒有小人了。我們都是大人。既然需要，你們兩人就去吧，——去吧。你不是還要回家的嗎？是嗎？……那就很好！我將很艱難——想想看，大家都艱難的。無論甚麼普洛霍維葉我都不去。媽媽，就這個樣子，媽媽，親愛的，甚麼都將弄得很好。讓我來吻你……就這樣好了，你想想看……」

（四）即畢佳的愛稱。

十 蘋 果 樹

避彈室裡的燈光熄滅了，全室立刻充滿喊叫聲和椅擺動的喧鬧聲，後來有一個聲音喊道：

「靜一點，同志們，安靜的坐着。」

於是人們便安坐在黑暗中。空氣已經延續幾小時。一位畫家坐在摺椅上，就是他用作夏季寫生的構子。現在這張他自己構造的輕便的三腳椅很是適用。這位畫家住在一所小房子裡，一所古舊的小房，是那些還排列在彼得格勒邊區闊街上的許多古房中的一所。小房子前面有一個花園，花園裡有一個閒着不用的噴泉，管子已經銹了，花崗石上也滿覆着青苔。

他的意識模糊的記下了鄰居人們的談話，惶恐和驚奇的感覺，孩子們的哭聲。厚厚的黑暗像斗的似的把他連頭蒙住了。

「早就應該走了，」有一個人懊惱的說，於是他便想道：是的，確實，他沒有走，是多麼愚蠢啊。這裡並不包含甚麼懦弱。他現在畫宣傳畫，這些宣傳畫都受到歡迎，掛在街上，掛在前線地帶的俱樂部裡，這雖然不錯。但是他不是可以不一定在列爾格勒畫宣畫嗎？而且這裡的工作條件已經困難得幾乎不能忍耐了。寒冷的畫室，凍木的手指握不好鉛筆，爐子裡一點也不燒，絲毫不能溫暖。他們小屋裡自然沒有避彈室，他要跑到鄰近的大房子裡去，幾小時幾小時的坐在那裡，他受涼了，疲倦了，他咳嗽着，他已長久沒有吃飽。雙手由於寒冷而蓋着一層殼。這是瘋濕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從家到藝術家協會的長距離，沒有電車，他走起來很是艱難，現在的燈都熄滅了。有人告訴他，可以到伏爾加去，那裡有陽光普照的城市，暖和的房間，有豐富的食物，那裡住着他的同伴，那些及時前去則

人……是呀，是呀，在這裡坐在黑暗，寒冷，飢餓中——並且等候炸彈落到頭上，是多麼的愚蠢啊……

時而房子從上到下的撼動着，於是大家都默默無聲了，然後是幾分鐘喜悅的喧嘩。安靜稍稍恢復了。黑暗似乎愈加濃密了。畫家失去了時間的想像。他是黃昏時候走進地窖的，現在天幟已經很黑了。空襲可惡的拖長着。又飛來轟擊的喧聲，又一次，又一次，……扔下炸彈，他苦惱的想着。他這樣喜愛的城市，變了。他惋惜得心痛，流淚。這一切是多麼陰沈和悲哀啊。等這一次警報完結之後，——他走到街上，也許又妥看到新的破垣殘壁，火警，瓦礫堆……那些住宅，攀牢在樑木上的床和榻，虛懸在空中，——不堅牢的，偶然性的人類生活的可憐的財物……

一個看不見的孩子在屋角裡細聲的哭起來了。畫家透過黑暗，想像出那孩子的小腦袋，一隻張大着的眼睛，充滿着眼淚。也許，他本來是睡着的，醒來被黑暗嚇得哭起來了。描畫避彈室，幾乎就是這個樣子，不過要有燭光照亮着。這在臉上跑過的抖動的火光，牆上的黑影，裹在舊皮襖裡的老婦們的緊張的身形，在屋角裡竊竊私語的青年，年輕的母親所緊抱在懷裡的孩子……

光在樓梯上閃耀，解除警報的聲音從院子裡傳進開着的門。警報終於完結了。

畫家不忙着走出去。他等候人群魚貫入一條狹長的甬路，才幾乎最後一個走出，扶着冰冷的牆

壁，摸索着走。

他怕他馬上就要在身旁看到殘垣的斷壁，他想，他又要跌跌撞撞的摸索到只離開幾步路的小屋。

他走到街上，停了下來，狐疑的，失驚的。

一切都盪在漾眩目的，強烈的月光裡。在防火壁上面，一輪巨大的，幾乎是紫色的月亮虛懸在高高的藍天，天上分佈着一球球的白雪，像一群白綿羊似的。天似乎寒冷得和光亮得發出鏗然的聲響。面向着空地的大房屋的空曠的牆壁，像古銅一樣。白雪甜蜜地發着晶瑩之光。沿街的豐滿的雪堆上顯着地球儀似的影子。這樣平常的街道却輝映着無名的光輝。

他跨步走向自己的小屋，但不能認出地方。他覺得是在一個花園裡，這花園像夢境一樣的神奇。樹上鋪着三指厚的霜。每一根枝柯都像是最巧妙的匠人做成，發着火花，流出光輝，無名的火星在樹頂上奔跑，樹頂上覆着貂鼠皮似的雪帽，似乎樹打扮了去作隆重的跳舞，又似乎它們馬上就要伸出它們閃閃有光的玉臂，把金鋼鑽向四面搖幌地在畫家的週圍跳起輪舞。

這神奇花園的中央，聳立着一顆美麗得奪人心魄的樹。裝飾其他樹木的一切，甚麼光彩，燦火花，金鋼鑽，——這一切在它身上都特別多，並且一切都達到真美善的程度，不是任何凡手所能製

透。猶像一種寒冷的，奇異的火燃燃着，它像白色的經火似的，把雪之火焰拋出去，這火焰一爻也不停止它火的遊戲。

魯德沉在無言的參禪之中，站着，一點也不明白。他認不出地方，不能明白，他怎麼會在花園裡，並且他究竟是在甚麼地方。

他向四周圍環視一下，人們在街上走着。聽見有青春的笑聲，雪的快樂的吱吱聲。他脫下帽子，閉着眼睛站了一秒鐘，他像回到了地上。他是站在自己的花園裡，獨自走到滿覆着白雪的噴泉跟前。他怎麼經過那圍繞着花園的柵欄的？柵欄一些也沒有了，爆炸的強大氣浪，把它沖掉了，把它遠遠的拋在街上，那些破舊的，儘是洞的木板也完全掃蕩掉了。那有着眩人眼目的樹，原來就是他熟悉的，老且恭敬地站在噴泉旁邊的那棵老蘋果樹。

他環視一下，看到了被淡紫色的妖魔似的月亮所照耀着的城市。美麗的城市帶着它那種無可衡量的，世無其變的艷麗，在他的週圍站起。

魯德看着它，好似重生了一樣。在那裡，在地窖裡所發生的他那些陰暗的思想，都消失了。怎麼樣？離開着美麗，英勇，勞動，偉大的奇異之城嗎？難道你會離得開這裡嗎？永久不，也不到甚麼地方去。要這城市到最後一口氣，到最後一滴血，要把城牆腳下的敵人踢開，要把敵人一個不留的殺

盡，離開——不，永久不！藝術家是站著，看著，他充滿着偉大的歡欣驕矜，不能欣賞得完，贊嘆得盡。

(令 譯)

西伐托波爾人

哈馬堂作

西伐斯托波爾人

一 俄羅斯人民之女

瓦斯涅爾像飛雷似的飛往深谷，離開公路，移向旁邊，移到泥土的小路上去。它載我們遠離沙音山，經過並不很高的丘陵而到低窪的地方去，到深谷裡去。

停止！

一個戰士擋住去路。

我們便從這裡步行走去。起初是直着身子，稍為低着頭，後來變成二折，膝蓋觸着地走。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臉在小溝渠裡。他頭指小心地伸出來，用望遠鏡看着德軍防線的前茅。我們肚皮着地地爬到小溪跟前。躺下，忍耐地等候。最後，中尉把望遠鏡藏起來，由伏着的姿勢翻身爲側着的姿勢，用熱誠的、快樂的和柔和的視線看我們。這是彼得，萬西里亦維赤，史米爾諾夫。

在談話的時候我問史米爾夫，尼娜·奧尼洛娃在那一個部隊裡。

「你們運氣！」史米爾夫回答說。「她是我們的鄰居。離這裡不到一公里。不過你們回到公路上去，走另一條路上她那裡去。」

尼娜·奧尼洛娃是這個少共團員，機關槍手，她在奧地蘭就以剛毅和勇敢出名了。這位二十歲的女志願兵，她表現了一個軍人的非凡能力和堅忍心。她的聲譽在西代斯托波爾的入口處鞏固起來，在他的名字周圍開始編起傳奇來。他本人仍舊是一樣是一個謙遜的瘦弱的姑娘，她有一張圓圓的臉，明亮愛笑的眼睛和愛說的口頭語：「我知道嗎？」

這是一位細小的奧地蘭的少共女團員……是前線的出眾份子。關於她，應該詳細地來講一下。

八月在奧地蘭是炎熱的，暑氣的。房屋和街道在窒息的熱霧中浮漾着。穿着一件輕便衫子的瘦瘦的，不高的，漲紅了臉的，激動着的姑娘，跨進區軍事委員會的門檻。

「看，又來了一個，」軍事委員有氣無力地說。「好姑娘，你們給我設身處地地想想看。我並不需要女護士。戰鬥員，機關槍手，指揮員，砲手，工兵——看，需要的是那樣的人……」

們站在軍事委員的面前，沉默不語，眼睛由於侮辱而潮潤着。軍事委員很可憐她們。他把軍

服的扣子解開，用手編攢汗濕的脖子，嘆一口氣。但是戰爭是戰爭，軍隊裡的女護士是不能比戰鬥員和指揮員更多的。他看了一眼跨進門框的一位瘦瘦的姑娘。他認出了她。是一個花布工廠的女工。青共的軍工組織者。沉靜，但是像鬼怪似的頑強。她會成天的站在窗口，一聲不響。軍事委員又嘆了一口氣。

「假使你們中間有甚麼人是機關槍手就好了……」

這時女工尼娜，奧尼洛娃走到他的面前，緊蹙着，用顫抖的聲音說：

「我就是機關槍手，全部學程都學過，你看，鐵軍，證書……」

「果然老實的軍事委員把手一揮，面向其餘的人，驕厲的說：

「要，同志們，你們都回去從事生產吧。這也是前線的事情。」

於是尼娜，奧尼洛娃便達到了她的目的，她熱中的幻想實現了。在她的面前產生了夏伯醫（二）的機關槍手安卡，一位無畏的俄羅斯女人的形象。

尼娜在人行道上呆住了。她要把這異象，這踏進戰鬥生活之門的情景延長。於是那時又像電影裡似的，映出廣大豐饒的，標着高高的田野，卡畢里（二）軍官的隊形，心裡進攻。出現安卡的面孔，

（一）（二）是電影中的白俄將軍，魯奧夏伯醫交戰。

她驚慌的張望四周的嘴。失足跌倒。隊伍。這是安卡用一長串的機關槍射頭蓋地聲響。

尼娜，奧尼洛娃拔脚奔跑了。熱風吹拂着她激動的面孔，燒灼之心的急速的跳躍以空洞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奧尼洛娃當天就出發到戰線上去。到工廠裡跑了一趟，匆促的和朋友們告別。尼娜沒有親屬。是一個完全孤獨的孤女。但是朋友却很多。朋友們都親切地親暱地話別道：

「尼娜，你到了那裡要爭面子。只要是錄取了你一個人，」少共女團員們說。

「姑娘，你要無畏，」一個老女工說，親尼娜的嘴，照老法給他畫了一個十字。

最初幾天前線的日子很快地飛過了。人們很快的習慣了鋼鐵的轟擊聲和鏗鏘聲，習慣於火，煙和泥土的塵埃，尼娜：奧尼洛娃也習慣了。熱練的，敏捷的，精確的，勇敢的她正合戰鬥員和指揮員們的意思。人們立刻把她喚做「我們的安卡」。

關於某某營裡有一位「女機關槍手安卡」在作戰的消息，很快地就傳遍整個軍隊。指揮員和戰鬥員抽出時間跑到營裡去看看她。人們在擁抱着奧地薩的森林裡踴躍着，尋找這位開機關槍的姑娘。經

陶尼

「你們這裡的夏伯蘭安卡在那？」

「要認出尼娜，奧尼洛娃是很難的。一個穿着軍裝，馬鞭和靴子的少年，留着短短的，男子式的頭髮，並不像少女團員尼娜。只是款和而有條律的聲音，把她告了密，還有那顯露她小小白牙的不變的微笑。」

是深夜。斜削的雨絲打着地面。地面變得濕粘和泥濘了。尼娜把雨衣披在自己的身上和她的「小馬克西姆」(三)身上。她俯伏到它的身上去，把目光注視着看不穿的南方之夜。

家鄉奧地薩遠處在後面。敵人在向它衝去。德國的，羅馬尼亞的和義大利的飛行士向它轟炸。法西斯炮隊把炮彈一顆接着一顆地澆在這城市的市街上。尼娜聽着震耳的炮彈爆發聲。她環視一下奧地薩，看到火焰的飛濺，向天伸去的長長的火舌。

在這昏暗的深夜裡，心裡變得沉重起來了。尼娜咬緊着牙齒，他的小手掌更緊地握着機關槍把手。

突然在奧尼洛娃和她機關槍所躡的一小塊土地上，敵人重迫擊砲的轟擊打破了沉寂。「這樣看來，快要來遭害了」，——奧尼洛娃想道。她覺得，血怎樣變得沉重起來，心的跳動怎樣變得空洞起來。

(三) 指機關槍

憤恨就是這樣來的。不再是尼娜，奧尼洛娃。「兒童之友」花布工廠的女工了。這裡，伏在機關槍上而臥着的是激怒的愛國女志士，——紅軍的戰鬥員，她準備對可憎可咒咀的敵人作拚死的戰鬥。

迫擊砲的砲火滾得更遠了，滾向我們軍隊分佈地的深處了。

「馬上就要來了，」尼娜幾乎聽不見喃喃道。

前面響起了自動槍，已經聽到進攻者的吶喊聲了。

「喂，讓我們來動手吧，」奧尼洛娃機槍隊中的一個戰士忍不住地向她叫道。

但是她並不回答那戰士，也不射擊。異族人的聲音更加迫近了。從那面，從黑暗中，有人用破碎的俄羅斯話叫出罵人的話。自動槍的排槍敲得很響，好似就在耳朵旁邊射擊着。在眼睛已把撲來進攻的敵人的身影從黑暗中抓住的時候，少數女團員尼娜·奧尼洛娃才用突然的和有力的火力開始她的一次真正的戰鬥。

槍聲一排接着一排，——一會長，一會短，一會低，一會高。火之流憤怒地沖在號叫着，倒下去的和還在緩緩地奔跑着的敵人身上。同隊的戰士好不容易才跟得上女機關槍手。自動槍聲靜下來了，異族人的聲音不再聽見了。不過「小馬克西姆」還是狂暴和憤怒地在夜之黑絨上蹣跚着時髦的火之線

條……

在早晨，尼娜看到了她的工作：四十來個兵士和軍官狼藉在低地裡。

「邊剛是開始，」——她出聲音說。

這次夜戰對於年輕的女機關槍手是嚴厲的考試。她光榮地把她的戰鬥考試考及格了。

現在應該說真情了。女機關槍手尼娜，奧尼洛娃在營裡被親暱地歡迎。但是在這次夜戰之前，許多人都不相信，女子能成爲這樣堅強和嚴峻的軍人。現在，經過夜戰之後，當尼娜表現出一個頗有鍛鍊和戰士的堅強性和無畏性的時候，真正的戰鬥榮光披蓋了這位年青的女機關槍手。尼娜獲得了戰鬥員和指揮員們的信任。

並且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尼娜所參加作戰的那一營，包括進了傳奇式的夏伯錫師團。一個少女的熱烈的幻想便這樣變成事實了。

……大砲的，追擊砲的砲火。土地吼響着，暑熱的空氣被火藥的烽煙覺得辛辣了。尼娜對她的同隊的戰士們說：

「甚於連大地都哭了，哼，已經記住我們土地了，牢牢記住了！」

躺在奧尼洛娃身邊的戰士查勃羅琴突然說道。

「這是一隻好聽的歌兒，那就快樂些了。」

尼娜便唱起來了：

寫封信到莫斯科，

寄到親愛的京城，

我寫給心上的朋友，

寫得親親暱暱。

她突然忘記了這首歌的歌曲，但是爲了不使戰士們懊惱，不顯意中斷它。於是便產生了新的歌詞，不自覺的由靈魂深處唱出來的歌詞：

保護國家，

保護自己親愛的家，

我用我親愛的

心血起誓允承。

迫得砲彈可惡地爆裂着，並且愈來愈近了。不遠地方有一個中尉受了傷。尼娜趕快把他拖到林子裡面去，包紮好。中尉要死了，他握住她的手。他把皮套解開，把手槍交給她。

「聽着，安卡，別忘記，」他幾乎聽不見地喃喃說。

尼娜在他的頭上看了看，俯下身去，吻他的嘴唇。中尉把眼睛稍稍張開。他熄滅下去的目光長久的靜止在奧尼洛娃的臉上。

她帶着哭泣的眼睛爬行地回到自己的機關槍跟前。這時從右面，從森林那面出現法西斯帶。

「安卡，把他們趕起來……」

安卡便開始縫了。還有眼淚從她的眼睛裡跑出來。又像可紀念的那夜一樣，「小馬克西姆」毫不疲倦地用準確殺人之火鞭打着。法西斯的行列稀疏了，進攻洩氣了。

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接連向尼娜·奧尼洛娃機關槍集進攻六次。女機關槍手用哭泣着的眼睛看着他們。她在想着她所吻過的，現在死在離她不遠地方的林子裡的巴維爾，謝梅京。

法西斯帶現在顯然少些了。他們走到山丘的傾斜面，開始用步槍和自動槍射擊。尼娜身旁有人空洞地喊了一聲，從山丘上滾下去，她沒有回頭看。她透過眼淚，擦擦眼睛，測量一下隔離她和法西斯帶的距離：七十，六十，五十，四十米。尼娜痛苦地嘆了一口氣，便作一長列的掃射。她把機關槍的槍口從這面移到那面，在同一的水平上——對準着進攻者的腰部。她看着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怎樣像被銳利的鐵刀裁斷似的插進泥裡。活着沒有死的則跑着，向低地隱回去。

女機槍手輕鬆地透了一口氣。她聽到迫擊砲呼嘯的聲音，抬起頭來。不知甚麼重東西打在地
上。尼德曼沒了。她迅速的把身上的泥土抖掉，想要爬起來，但是覺到軟弱，微笑了一下。

查爾斯琴喊叫道：

「安卡，活着嗎？」

「安卡，」她說。

但是真在她臉上跑：一塊碎片落在她的頭上，另一塊帶到耳朵。她被送往醫院。運出奧地薩。很
愛護的醫治。不久她便痊癒了。她找尋自己的師，自己的團。很難找到。但是女機關槍手安卡的性格
和頑強幫助她找到了自己的部隊。

……經過沉寂之後，透明的天空又充滿大砲的轟響聲了。砲彈帶着金屬的噴霧在頭上飛過，頻繁
的爆裂在地面上像黑色的捲髮爆發起來。在高高的藍天上面我們的鋼鳥作着大圓圈在德國陣地上面下
降大地抖了一下，在腳下移動。沉重的炸彈粉碎敵人的碉堡和壘壕。

夏伯爾人站了起來向前，向德國防線的最前茅猛進。穿水手緊身的的姑娘，伏到機關槍上，用
暴怒的火力鞭打，把敵人打在地上，不讓他們抬起頭來。

姑娘用她機槍的火力支持着夏伯爾人的猛攻。當步兵更向前推進的時候。那姑娘便迅速而堅決的

指揮員的戰鬥員道：

「新的火位！」並且第一個跑向前面。

進立成功了。佔領了新的小山，重要的高地。指揮員們到尼娜·奧尼洛娃跟前來。他們熱烈地握她的手，爲了她的功績，爲了她軍人的英勇，感謝這位小小的，活潑的女機關槍員。

右軍還在進行着激烈的搏鬥。夏伯陽人的戰鬥鄰居們在拉直戰線，跟上來。從那裡傳來頻繁的，抖動的機關槍聲。尼娜聽着，把頭稍稍向旁傾側。

「我們的機關槍手工作得很好。很好，」他說。

垂暮的昏暗來掩蓋大地，山和高地的峰嶺躲藏起來了。熱騰騰的晚飯送來了。

戰爭中奧尼洛娃很大的戰鬥經驗，鍛鍊了她。紅軍軍曹尼娜；奧尼洛娃做了機槍隊指揮員。年輕的機關槍員們都到她跟前來學習。

女機關槍手「安卡」被召到軍事委員會去——以「紅旗」戰鬥勳章獎賞給她，西伐斯托波爾英勇的女保衛者受了勳章之後，簡短而清楚地說：

「我會演說，但是我會用我機關槍的舌頭跟法西斯黨好好「談話」。」

過了許多天。我們沿着小黑河走，後來還在好幾個地方過這河，因爲在那些地方，這河蜿蜒地流

着我們的去路。經過盆地來到一座廣闊多石的山跟前。山頂像張開的獅子喉腔，在山石上所鑿成的梯級通達這喉腔。那裡設立着夏伯陽指揮處。葛洛斯基上校——一個鬚眉憂愁的人迎接我們。一同走到上面深谷裡去。葛洛斯基長久地沉默着。走到汽車跟前，他才用低低的，發抖的聲音說道：

「我們的安卡——尼娜，奧尼洛娃昨天受了致命傷。」

他的嘴唇顫動起來了：只有父親在說到自己女兒的時候才會這樣。

「剛才打電話到醫務營去問，那面回話說沒有希望了。」

是一下殘酷的打擊。你會覺得這是刀尖戳進胸膛的痛楚。尼娜，奧尼洛娃受致命傷了！活潑的，常笑的姑娘，好唱的少女。死神與奧尼洛娃——這樣的並立從前甚麼時候會鑽進腦袋呢？一切著名的「百死神」——是寬恕她的。現在百死神中的一位乘隙創傷了這位勇猛的尼娜。沒有希望了……

汽車夫阿爾卡其本來是不着急的，他聽見奧尼洛娃受了致命傷之後，用最高限度的速率，用極度的速率駕駛汽車。猛衝地衝過閃到旁邊去的調整員，絕望地在載重汽車之間飛竄過去，過了幾分鐘汽車轉身離開公路，向下面，向印克爾曼水平坑滑滾下去。在巨型的山洞入口處，站着一群隨軍醫生，教授。醫務師師長鮑里斯·華爾沙夫斯基悲哀地盤盤肩。我們不言而喻地瞭解了他。他領我們去。

她躺在一個頂蓋很高的石洞裡。套着白紗的電燈射出柔和的光茫。女護士們盤膝坐着。

尼娜：奧尼洛娃的眼睛是閉着的。面孔白得像被單似的。她不轉動，也不呻吟。似乎，她已經死了。但是她還是活着的。生命還在她的心裡溫暖着，還在和死神搏鬥着。

「有時她也張開眼睛來，」華爾沙夫斯基喃喃地說。「說了兩三個字便又昏迷了。凡是醫學所能做的一切我們都在做着。但是傷太多了，她血流得太多了。只有神蹟才能拯救她。但是……」

他是這樣無助地說出這個「但是」！

尼娜：奧尼洛娃默默的熄滅了。她張開眼睛，看看我們，沒有認得出。她把目光轉移到燈光上，一眼不眨地長久地看着。華爾沙夫斯基扯裂似的把燈上的白紗除下來。明亮的光闖進她的眼睛。但是她沒有把目光移開。似乎，她更加凝視地看着光了，好像竭力要記住這光似的。華爾沙夫斯基又用白紗把燈蓋起來。奧尼洛娃垂下眼皮。華爾沙夫斯基俯身到她耳朵跟前，問道：

「你該說甚麼嗎？」

奧尼洛娃又重新看燈。

「光在礙你嗎？」

她垂下眼皮，她的頭幾乎看不出地搖到旁邊去。我們明白了，並不——並不妨礙。

「你該什麼嗎？」

她正看着燈。現在我們才發現小桌的燈旁有一個小樽。華爾沙夫斯基把它拿到手裡。奧尼洛娃微笑了，並且喃喃的說了甚麼聽不出的話。我們把紙捲打開。裡面是一本托爾斯泰的小書「四伐斯托波爾的小說」，學生的練習簿，從不同城市給尼娜，奧尼洛娃寄來的一束書信，從戰地報紙剪下來的描寫她遺蹟的簡報。

我們把練習簿翻開。它的最初幾頁是奧尼洛娃親手所寫的。是匆促的，難於辨認的幾行字。沿海居民的歌「克里米亞岸邊的大海闊廣的展開」全文都抄着。另一頁上是沒有寫完的信：「寫給我在影片「夏伯陽」裡所看見的夏伯陽師團中真正的女機槍手安卡……」。

尼卡·奧尼洛娃閉起眼睛。我們走出病房。在醫務師師長的辦公室裡可以靜靜地細看奧尼洛娃的筆記。看來，她會細心的讀過托爾斯泰關於四伐斯波爾的短篇小說：許多字句和字行是用鉛筆畫着黑道，書頁的天地上是驚嘆號還有些地方有這樣的字：

「對！」

「話多對！」

「也有同感！」

「不要想到死，那就很容易作戰了。要明白，你為甚麼犧牲你自己的生命。假使是爲了偉業和光

榮的裝飾那就很糟了。只有爲人民和祖國所做的偉蹟才是美麗的。你在想着，你是爲自己的生命，爲自己的國家而鬥爭，你就覺得很容易了。偉蹟和光榮是自己落到你頭上來的。」

這些匆忙的筆跡，我覺得是符合托爾斯泰所描寫一八五四——五五年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英雄的體驗的。奧尼洛娃的筆記簿是用托爾斯泰的話開始的：

「在你想到你在西伐斯托波爾的時候，一種剛毅的驕矜的感覺不會不滲進你的靈魂，血不會不在你的血脈裡更快地循行起來……」

就在這裡，在另外一頁上，有少共女團員奧尼洛娃親手所寫的這樣幾行字：

「是的。血是流得更快了，靈魂裡充滿着高度的激動，臉上是驕矜和自重的明亮的光彩。這是我們親愛的蘇維埃城市——西伐斯托波爾。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它會以戰鬥的英勇震撼世界，以偉大不滅的榮光裝飾它自己。」

「俄羅斯人民的榮光——西伐斯托波爾。俄羅斯人民的勇敢——西伐斯托波爾——西伐斯托波爾——這是俄羅斯蘇維埃人的性格，是他靈魂的風格。蘇維埃西伐斯托波爾——這是偉大衛國戰爭英雄美麗的詩篇。當你說到它的時候，你的字眼會不够用，空氣會不够呼吸。要列夫，托爾斯泰來就好了。只有這道俄羅斯的『列夫』（四）才能够明白這一切。明白和克制，克服，加強這人類熱情奔放

（四）俄文：獅子。

的無底洞，火焰似的激情，寒水似的憎恨，剛毅和英勇精神，在炸彈和砲彈如雹之下的英男，在子彈的旋風和坦克車狂暴的鏗鏘聲之下的英勇精神。它會來的，我們新的列夫，托爾斯泰，他將三倍地榮讚你，敬愛你的，不可遺忘的，我們永久的西伐斯托波爾。」

只有真正的，不知道畏懼，不知道打雜的崇高的女愛國者才能這樣回答天才的俄羅斯作家。

簿子的末了是沒有寫完的一封信給「夏伯陽」影片女主角的信；

「給我在影片「夏伯陽」中所見到的夏伯陽師團的英女機關槍手安卡。同志，我不認識你，請你寬恕我寫這樣封信。但是從戰爭一開始我就要寫信給你，跟你認識一下。我知道，你並不是那位安卡，不是那位真正的夏伯陽機關槍手。但是你演得和真的一樣，所以我一直羨慕你。我幻想做一個女機關槍手，並且也這樣勇敢地作戰。當開始戰爭的時候，我已經預備好，機關槍課考得優等。我進了那個真正的夏伯陽師團，這對於我是多麼幸福啊。我和我的機關槍保衛過奧地薩，現在正保衛着西伐斯托波爾。從外形來看。我當然很弱，很小，很瘦。但是我告訴你，在話：我的手一次都沒有發過抖。最初我還有些怕。後來一切都過去了……（幾個看不清的字）。在保衛寶貴的，親愛的土地和自己的家的時候，我沒有嬌親的家庭，所以全體人民就是我的家，就會成爲很勇敢，不知道所謂胆

做。我想把我的生活，怎樣和夏伯福人一同打些西新費詳細的寫給你……」

這封信沒有寫完。

華沙爾天恭跑進來，說，決定把奧尼格娃遷移到另外一個醫院裡去，到那裡再試用一個救命的方法。

爲了這個光榮女郎的生命進行着頑強的，激烈的鬥爭。每隔五分鐘——十分鐘，從鐘裡，團裡和師裡總有電話打來。英勇女機關槍手的命運使大家不安着。回答不能使人得到安慰。在電話機旁邊值班的女護士麗達絕望地說：

「這些電話我不能再回答了！人家要聽到她已好些了的話，我却必須使他們悲哀——說，尼娜一刻比一刻惡化……」

深夜，一位最大的專家，柯夫曼教授用顫抖着的聲音說：

「所有的方法都試過了。已經沒有甚麼可幫助的了。她只能夠再支持幾小時了。」

後來我們得悉尼娜，奧尼格娃的最後請求。她從昏迷中醒過來，說：

「我知道，我愛死了，請告訴大家，不要安慰我，不要說不真實的話。」

司令也站在醫院的病房裡，俯身在奧尼格娃的床上。他的頭抽動着，但是臉上刻着睜眼的父親

的微笑。他直視着奧尼洛娃的眼睛，她也用同樣禮貌的目光回答他。將軍沉重地坐到椅子上，拿一隻手按到奧尼洛娃的額上，撫摸她的頭髮。感激之笑的影子橫在她的唇上。

「噢，女兒，你戰得很光榮，」他用幾乎沙啞的聲音說。「用全軍的名義，用我們全體人民的名義感謝你。女兒，你戰得很好，很勇敢……」

戰鬥的將軍抑住啾泣的感情，用一隻手的迅速動作，拿出手絹，把夾鼻眼鏡擦了一擦。這一切都只繼續了一瞬間。他現在俯到奧尼洛娃的臉上，低聲地說：

「你很好的保衛了奧地薩，你記得林子，達里尼克鎮，山丘嗎……」

在奧尼洛娃的嘴唇上瀰漫起一個微笑。她把眼睛寬闊的張開，默默地，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司令的臉。

整個西伐斯托波爾都知道你，現在整個國家都將知道你。謝謝你，女兒，用史大林的名義。」將軍吻她的嘴。他又把手放在她的額上。尼娜，奧尼洛娃閉起眼睛，微笑撥動她的嘴唇，並且永久凝住了。

病房裡沿牆站着來和「夏伯陽的安卡」告別的戰鬥的岸防軍指揮員。他們帶着濕潤的眼睛走近奧尼洛娃的床前，吻她，——他們忠實和無畏的戰友。

二 在熱內亞的塔中

快要半夜了。我們是在巴拉克拉伐公路上。在高高的黑天上是閃爍着的星星。一把巨大的磨光的彎月鎌刀。公路之帶清朗地伸展着。今天這樣靜靜的南方之夜撩起人們的遺憾。德國人仔細地射擊了幾段公路。好像猛禽似的，躲在近段的高空中，追獵着出現在公路上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駕車者從MK（五）中擠出了這輛好車了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寒風在放下的玻璃裡刺人地哨鳴着。經過瘋狂的向前猛衝之後，汽車靜止在暗黑的地帶，緊靠在樹跟前，破壞的房子跟前。最後我們安然竄到巴拉克拉伐。汽車在街上走着，緊靠着屋子的牆。

在一所小小的，黏附在巖石上的房子裡設着營指揮員克卡洛的指揮處。營指揮員禮貌地迎接我們。他是一個巨大而結實的男子，他有些羞澀，所以動作拘謹。我們交換最後的新聞：他講他「地段」的事情，我們講前線其他地段的事情。

少校魯勃尼夫，中校克卡洛的直屬官長，拍一下營指揮員的肩，和愛地說道：

（五）汽車的牌號。

「他不是人，而是隍石。不管德國人把他怎樣打，怎樣壓，沒有關係，他總是屹立不動。」

克卡洛聽爲情地看着魯勃尼夫。自然，他也可以講些關於少校的詩，但是羞澀妨礙他說話。

魯勃尼夫詢問營指揮員關於過去一天的事情。

「很好，」克卡洛報告道。「一天之中在街口，房子上和街上整整擲了三十顆迫擊砲彈。兩大桶被爆炸得冒着火焰的燃料從海岸上滾下來。但是戰士們立刻把火撲滅了。德國狙擊兵偷射一個經過公路走往卡朗村的老婦。」

「我們就這樣生活着，」中校結束營指揮員的報告說。「我們就這樣生活着，每天總要發生些甚麼事情。喂，去吧，同志們，否則恐怕熱內亞人要等候了。」

我們偷偷的經過街道走往山谷，從這個山谷再走到另一個山谷。

在一座小岡的那面升起巨大的山崖，像一堵垂直的牆，在山崖的頂端高聳着熱內亞石塔。攀着石頭，曲折着身體開始作陡直的爬昇。要在峽谷上面攀緣過去，谷底黑得不可看見，聽得見下面有從山上奔下來的春水在潺潺而響。我們喘息的爬着。想起但丁「地獄」裡的幾行詩：

於是，鱗滑泥潭的洞穴，

我們在沼澤和乾地的邊沿，

看着那些喉頭被粘土吞吃着的人，

終於來到了塔的前面。

我們面前升起厚重的堡壘式的建築物——古代熱內亞的塔。

閉鎖的空洞洞的鏗鏘聲，低低的，但是劇烈的喊聲：

「站住！是誰？」

石頭後面走出一個哨兵，凝似的把我們看了一下，認出是上級指揮員，致敬的微笑一下。

「指揮員同志們，用這方法走起來要快些。彎着腰，否則，媽的，也許這裡會觸着甚麼德國兵。」

過了三分鐘我們已經鑽進塔的火道。是戰士們在德國的炮火之下鑿出來的。野石——火石——困難的用鋤頭和鏟子鑿開。「建築學工程師」亞力山大，馬爾德諾夫費極大的困難在粗厚的，幾乎有兩米厚的石壁上鑿出一個通道來。通道很低。

一小隊保衛石塔的人——幾乎完全是由少共團員組成的，親密的友善了。這隊人的靈魂是他們的指揮員，少尉葛里戈里，奧爾洛夫，前莫斯科地下鐵道建築的監督，他曾經監督「鷹」站。也像一切具有堅韌，善良靈魂的人們一樣，他迅速地爭取到愛戴，尊敬，愛護。在他的幾句開玩笑的語裡，立

刻給我們展開了這人的性格。他是這樣自我介紹的：

「自己父母的兒子，自願生下。最近幾個月擔任熱內亞堡壘指揮的職位——銜頭是少尉。戰鬥員或是指揮部方面沒有任何指摘。敵人方面却有怨言，但是在戰爭中可以不顧這些控訴。」

葛里戈里，奧爾洛夫是一個愉快而勇敢的人。他雖然很年輕，但是却是一個聰明而有耐心的教化者。有一次有一個新戰士來到塔裡。我們喚他做沈京。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奧爾洛夫收留了這個新人，對他很嚴厲，但是却像對付小孩子似的很愛護地跟他週旋。他給他講勇氣，並且當場給他看，勇氣應該是怎樣：勇氣不是爲了誇耀，而是爲了勝利。

奧爾洛夫一天兩次三次地冒着生命的危險訓練這個新戰士的勇氣，搏鬥，建立和鍛煉這個青年軍人的性格。現在沈京已是一個勇敢而聰敏的戰士。沈京同志聽着奧爾洛夫友誼的講述，微笑着。

「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他證實說「爲什麼隱藏過錯呢……真有些害怕。我們站在海岸邊上，四周圍都是德國人，下面是海，整天整夜地射擊，跑不到那裡去……」

石塔保衛者特殊的驕矜是在於他們的陣地是佈置在偉大衛國戰爭巨大戰線右翼的極端。正是在這裡極端清楚地感覺得出「從北冰洋到黑海」的這個字的意思——戰線在這裡從高聳的崖石上陡直地瀉到海裡去。戰線就在這裡結束。

熱內亞石塔的保衛者身受了德軍瘋狂的打擊——在幾個月之中有五千多顆迫擊砲彈和大砲彈，幾百萬顆子彈傾倒在他們身上。德兵曾經靠近七十次地日夜衝擊這石塔。但是所有進攻都被英明地擊退了，……石塔的保衛者，在所有被圍的時期沒有損失一個人。他們中間甚至於沒有受輕傷的人。

迫擊砲迅速地工作，射擊德軍陣地。經過長期間的衝擊之後，德國人絕望於正面佔領石塔。他們企圖經過峽谷來抄襲它。在峽谷裡遺下幾百具德國士具和軍官的屍體。但是有一次早晨石塔上出現一張白盾，……的時候，希特勒軍人的瘋狂達到最高點。

德國迫擊砲和機關槍整天地射擊。這塊盾雖然被幾百顆鋼彈和迫擊砲彈的鐵片穿成許多洞，但是屹然不動的，遠遠地可以看見的它仍舊長久地給異族侵略者高掛着可怕的判決書。

我們坐在舖在蒸發着熱氣的小火爐周圍的蓆子上。石塔的牆那邊，德國的迫擊砲彈沉重地敲響着大砲彈的杯子帶着金屬的空洞之音而打碎着。「建築學工程師」沙薩·馬爾德諾夫，一個身體魁偉的人，滑稽地講述他怎樣跟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作戰。

「我們有過一個戰士，關於他簡直不是言語可以形容。是個矮小的，哭哭啼啼的人，摩托林記得他。他老是痛苦，說什麼身體不好，但是一作刺刀衝鋒，——也不知是那來的氣力！……」

……我本來也是很有氣力，但是這科學却不是很快就學會。我羨慕他。他可憐我，教我怎樣使用刺刀——怎樣刺，怎樣扔，用一隻手幹。真幹起來了：

我們看看旁邊的摩托林。他忠誠的眼睛不離馬爾德諾夫。葛里戈里，奧爾洛夫向我們耳語道：

「摩托林的命是靠了馬爾德諾夫。馬爾德諾夫把他，把受了重傷的摩托林，從戰場上，像抱小孩子似的抱了出來。一般的說，記者同志，單是關於馬爾德諾夫一個人的事，假使都告訴你，就可以寫成整整的一本英勇的書。我自己也並不是懦夫，這是我知道的，但是馬爾德諾夫我得承認是超特的勇者。爲了事業，爲了同伴，赴湯蹈火，不管死活他都是去的。你去問摩托林，讓他告訴你，馬爾德諾夫怎樣救了一個游擊隊的偵察員。」

我們去找摩托林，他坐到我們跟前，張開了嘴，但是什麼也沒有說。我們隨着他的視線看過去，看見了馬爾德諾夫。馬爾德諾夫皺着眉搖頭，用手指威脅摩托林。

「沙薩，我只是把偵察員的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摩托林請求道。

「你以爲是甚麼長篇小說嗎！有過這麼一回事，就完事了吧，」馬爾德諾夫打斷他說。

團軍委員史米爾諾夫來干涉談話。他說服馬爾德諾夫，給他說明，好事情是不用害羞的。馬爾

德諾夫的偉蹟是值得廣泛宣揚的。沙薩不得亂地得意了。

摩托林講述了如下的事情：

「有一次早晨開始向石塔射來疾風似的砲火。我們想，德國人怎麼啦？我們觀察，我們突然看見——有一個人跑到我們這方面來。德國人，狙擊兵和炮兵用機關槍和迫擊砲射擊他。那人一會倒下，一會藏在石頭後面，一會又爬，或是站起來跑。照衣服來看，好像是我們自己人，不是德國人。後來認出，這是游擊隊的聯絡員。一看，他已經離我們很近了。是的，看來，他路徑不熟，他老是在山崖的邊沿衝去。他以為，那裡可以下降。其實那裡是由山崖直達河面的絕壁。他像早晨着濕的潤滑的石塊那樣滑下去了。我們看來，那人滑下海裡去了。噫，那有甚麼辦法呢？戰爭中甚麼事情都是有的。常言所謂對於這件事情他沒有他自己的星宿。」

「德國人停止射擊了。我看見，沙薩，馬爾德諾夫從石塔裡爬出來。爬到絕壁那裡去。這已經是他後來脫的話了：他向絕壁一看，看見：游擊隊偵察員躺在山崖上半米闊的凹處，眼看就要滑到海裡去了。從馬爾德諾夫到游擊隊員有二米。馬爾德諾夫向他叫道：

「爬起來，老弟，拿手伸過來！」

他自己則經過絕壁彎腰伸手去接。德國人當然看到這幅圖畫，當下便開始懸掛石塊被迫擊炮

打得變成碎塊。白色的，石塊的塵埃像雲霧似的瀰漫着。但是馬爾德諾夫沒有放下同志。總算接觸到他伸起的手，但是沒有抓住，只是手指帶到手指，他自己都幾乎翻下海去。試第二次。那游擊隊員也集合他所有的氣力爬起身來去接馬爾德諾夫的手。沙薩第二次抓住那少年的手，像拿一根羽毛拋過自己身子似的。那游擊隊員後來兩小時失去記憶，——從山崖上落下去的時候，受了傷。那時我們從石塔裡跳出來，把兩人都拖上來。這便是全部偉蹟。雖然不長，却很英勇……」

我們很小心的——個個從石塔裡爬出來。月光落在入口的縫隙裡，照亮着它。周圍很靜！

「德國人睡着了，」奧爾洛夫說，「一天忙累了。讓我們現在來叫醒他們！」

戰鬥員和指揮員在火位上佔好自己的位子。一排指示的子彈像長長的火箭似的揮進分佈得很近的。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德軍防禦工事。隨在這些子彈後面的是攻甲炮彈。迫擊炮像鎗子打鑄鐵似的敲打着。轟響着的，呼叫着的砲火之疾風開始了。在德軍陣地上面昇起了照明的火箭：一支，兩支，五支十支。周圍一切復活了，用黃色的，白色的，藍色的火光照亮着。

「醒了，」奧爾洛夫懷着滿意的感覺說，「現在他們睡不到早晨了。德國人的靜夜丟失了。」

確實，德國人直到早晨一直放着火箭，用迫擊炮和機關槍射擊着。我們躺在山崖這面，觀察着德國陣地，傾聽着那些被迫擊炮彈打得脫離石塔而滾落下去的喧聲，子彈的上彈聲和打哨聲。突然隱藏

在巴拉克拉伐後面甚麼地方的我們探照燈的巨大光芒在天上交叉着，着到地面，停在德國水泥防禦工事上。一切都看見，像在白天一樣。沒有一個德國人敢伸出鼻子來。一切都像是死的，是沒有生命的。只有德國迫擊砲和機關槍用彈片和子彈播在地面上。

月亮躲到雲層後面去了，後來在海灣上，出現了一會，海灣的水面泛着銀色，月光開始昏淡了。黎明前的黑暗加強了，從石塊和海水裡發出腐酸濕氣。我們回到石塔裡，「布爾喬亞」火爐旁邊取暖。狙擊兵獵手同爾卡共，尼古拉亦夫從他的鷹巢裡注視着我們的蹤跡。他不滿意今天的「打獵」；整天只「印了」三個法西斯蒂。尼古拉亦夫坐到屋角裡，脫去靴子，洗面，吃東西。

在晨起微寒的時候，坐在熱內亞石塔的厚石壁之中，暖熱的小爐子旁邊是很舒服的。不經意地會想起在這石塔上面所經歷的風暴的時代。它記得幾次包圍？

魯勃尼夫說：

「我們就這樣的生活。時代過去了，石塔還是聳立着。我們也更番地屹立着。」

突然奧爾洛夫用胸音唱起歌來，不知是誰在黑暗的角落裡悲憤地撩起曼多林來。奧爾洛夫唱一隻萬西里，伊萬諾維赤，夏伯陽所喜歡的關於烏鴉的歌：

你別飛旋，烏鴉，

在我的頭上，

你不會打倒你的食，

烏鴉，我不是你的。

石塔保衛者聽不厭這隻歌。它透過它的靈魂，衝動他們，正符合緊張的戰鬥形勢，大家都默默地和驚訝地聽着這隻歌，當他奧爾洛夫唱完最後幾個字，輕微而悲哀的弦聲沉下的時候，馬爾德諾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唉，要是吟誦詩人就好了！本來可以很富裕地過活的……」

歌唱完之後，便談話。大家都想知道關於莫斯科的事情，要很多，很詳細。都懷着很大的熱情詢問。當談話關涉到嚴峻的，司伯的十一月日子的時候，大家都屏息着。這裡有莫斯科人。他們詢問每一條街：

「德米特羅夫卡我家的房子怎麼樣了，還完好着嗎？」

「第五號工廠還在做工嗎？」

「電影院裡開映甚麼影片？」

大家都興奮地問到史大林。要向史大林領受教訓，告訴他。

「我們，德國戰爭戰線左翼最極端的保衛者，熱內亞石塔的保衛者，並沒有給祖國丟臉。」

開始黎明了，新的戰鬥一天的晨間工作近來了，同志們飛行地送我們下山崖。「熱內亞堡塞」年
輕而勇敢的總守司令葛里戈里，奧爾洛夫少尉緊緊地握手，低聲地重複說：

「讓莫斯科不緊不安——我們決不去祖國的險。」

我們長久地站在谷底，抬起頭，看着熱內亞石塔的輪廓怎樣在消散着的晨霧裡勾畫出來。後來它那巨大的側影在明亮着的天際的暗影上明顯地出現。最後，隨着太陽第一條光芒的出現，巨型的石塔正如山崖之巔的堡塞那樣，堅固而不動地高聳起來了。

三 不 朽

寒風把杜望柯伊公路吹得乾乾淨淨。雪還沒有，但是地已經凍了，硬了。風銳聲地呼哨，吹着公路轉灣處高地的峯脊和斜面。在高地的那面，公路的轉側展開通向西伐斯托波爾的路。從山隘裡傾瀉出來的風之流在曠漠的公路上捲起灰塵的小柱。

在高地上，在高地的峭上和斜面有時閃爍着德國人的綠外套。他們是趁了坦克車和裝甲車衝到這

裡來的，鑿據了高地，鞏固起來，坦克車和裝甲車沿着杜望柯伊公路向後開——去添汽油，載運新的德軍部隊。

俄兵退到靠近西伐斯托波爾的地方分散開來，躲在山脊的山脊裡。從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路的轉變和高地。正因為它們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人們都悲哀地和默默的嘆息。他們給敵人遺下了高地和公路的彎處，給德國人打開通向西伐斯托波爾的路。即便最嚴厲的軍事法庭也會饒恕他們的這一個撤退。有很多原因使這些由戰艦登到硬地上的水手們打這次可怕的敗仗滅責任。

德國人是突然飛襲得來的。天上落下炸彈，摩托自行車和裝着機槍和大砲的裝甲車在公路上疾馳過來。坦克從兩面包圍高地。砲火是瘋狂殘酷的；經過這種砲火之後，地上已經不留絲毫活的東西，除此之外，應該在左翼來支持的鄰居，不知怎樣不知不覺地溶化了，消失了。和這鄰居只通過一次電話。隊長，高級政治指導員梅里尼克，對聽筒叫喊道：

「喂，朋友，看見沒有，事情怎麼樣了？你得給我支持一下左翼，別讓他們通過！」

鄰居答應支持，後來却不見了。也許鄰居比在這裡，在高地上更糟吧？就是誰都不能把這事講出來。戰鬥中常有這樣的事情，事後，在戰鬥之後，很難弄得清楚。

俄羅斯水兵，無論他是波羅的海水兵，黑海水兵，北海水兵，太平洋水兵，都是神聖地愛惜着戰

鬥的歷史傳統的，——拚死作戰，戰到最後一人。這最後一人更戰到最後一滴血。這便是所以有時候沒有甚麼人講述，沒有什麼人回憶所發生過的事情的原因。所以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那層上那裡去了。因為其中有忠實的人，俄羅斯的獅子——黑海水手！

因為人們都清楚地看見公路的彎處和有著穿綠外套的德國人在那裡橫行的高地，人們覺得悲哀，心和悔恨。後面是西伐斯托波爾。它是信任着他們的，等候着他們的行動和保衛。可是他們現棄放了高地，退却了。誰都不敢說，這些人是懦夫。但是戰鬥激烈的時候，有這樣動靜，那時敵人從四面八方衝來，那時炮火從各處會集得來，這時左那却像故意作難似的不見了，腳下是土地，再往前便是其着便利的茂草的，羅列着丘陵的土地，在草叢和山丘裡可以躲下，不致落進包圍。

當侮辱的悲哀達到人們心裡，並且扼緊喉嚨的時候，委員說道：

「喂，怎麼樣，同志們，既然會出讓，也得會取得！」

黑海水兵隊向前衝去，穿著黑色帆布服的人們像一片圓浪似的向高地湧去。難道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擋浪濤回去嗎？

本想把高地奪回來了，把德國人打退了，用手榴彈，槍柄和機關槍火把他們燒成粉碎。高地不願一剎地就佔領了，公路上像的彎處和通向西伐斯托波爾的路又在我們的手裡了，在這勝利中並沒有無

大的歡欣。人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改正了自己的錯誤。然而興奮的情緒，驕矜的感覺却又回到他們身上了——水手的光榮沒有受損！

他們從高地上向後看，在公路上，在銜接公路的兩旁田裡散播着黑色的帆布，就是剛才進行激戰的田裡，他們明白了，他們是經過了死亡，現在才站到高地上的。他們站在高地的脊上和斜面，猶如站在軍艦的甲板上，戰鬥的指揮台上。

第二天出現了一群羊，山羊和綿羊像一派激流似的在田野和公路上奔跑。水兵們笑道：看，德國人給我們送來的又燒羊肉！他們看到躲在羊群裡的德國自動槍兵，但是繼續大笑。等活的羊群之流已經到高地的山麓時，機關槍手史遷爾巴柯夫和拉夫羅夫才奉高級指揮員梅里尼克的命令開火。機關槍的水流落在羊群的中央，嚇得亂叫的山羊和綿羊都往嚇倒的自動槍兵身上跳去。

德國人的狡計沒有成功。自動槍兵被殺死，水手把羊群趕到我們這方面來，送到西伐斯托波爾去。只給自己留下打死的牲畜。厨子格拉德賽夫通宵烤羊肉：一塊塊的大羊肉，每一塊有一公斤重，新鮮，烤得很好，很香。

一夜過去了。早晨又出現德國人。公路和田野裡爬着黑色的坦克，後面，藏在鋼甲後面跟進着的德國步兵。空中又呼號起「泰克」式和「密塞斯米特」式。狂暴的疾風從天上落到高地上，另外一種

疾風則從地上湧起。但是水兵們堅牢地站在地上。委員怎樣說？他說：

「水兵們戰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人戰到最後一滴血。」

在高地那面，靠近德國人的地方是堤埧，堤埧那面躺著十個少共水兵，以政治指導員尼古拉，飛里成果爲首。他們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坦克和德國步兵。委員在石塊之間爬着。他爬到堤埧跟前，說道：

「戰，怎麼樣，兄弟們，接仗嗎？」

大家回答他道：

「接仗。」

「到最後一人？」委員問。

「到最後一人，」尼古拉，飛里成果代替大家回答。

他右面的那條濃黑的眉毛顫抖着。但是嘴却微笑着，在上面一列的牙齒上可以看見一顆金屬的牙齒。

「誰去，兄弟們？」委員問道。

「我！我！」水手們決大回答道：

「用不着大家都去。只要五個人就夠了。其餘的人待在這裡。」

尼古拉·飛盧威果挑選四個水兵獵手。他發命令道：

「紅軍戰士萬西里·妻布里果——機關槍和手榴彈。」

「紅軍戰士尤里·帕爾興——步槍和手榴彈。」

「有，步槍和手榴彈。」尤里·帕爾興答道。

紅軍戰士伊凡·克拉斯諾歇里斯基——步槍和燃燒油瓶。」

「有，」伊凡·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回答。

「紅軍戰士達尼爾·奧琴足夫——步槍，手榴彈和燃燒瓶。」

「有，」達尼爾·奧琴足夫回答。

以政治指導員飛盧威果為首的四名水兵向坦克迎面爬去。七輛德國坦克向五名黑海水兵迎面轟隆而來。萬西里·妻布里果帶着他的機關槍滾到小鼻後面去購準一輛坦克，向摩托艦開去兩排短促的槍。但是坦克還是繼續頑強地走着。妻布里果咬嘴唇，眯起左眼睛，又向縫隙開去一排槍。坦克一面搖晃起來，側倒在機關槍手跟前，呆住了。

「嚶，狗子！」裴布里柯奮激地叫了一聲。

突然在坦克旁邊出現萬西里·克拉斯諾歇里斯基，把燃燒油瓶拋過去。坦克被黑煙籠罩，燒起來了。裴布里果向其他坦克的摩托縫射去短促的幾排槍。尤里·帕爾與和萬西里·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在坦克附近出現，用手榴彈和瓶子向他們拋去。又是兩輛坦克在田裡燒起來，好像牧人夜間的篝火，當遠遠地看它們的時候。尼古拉·飛里成果和達尼爾·奧季足夫這時用手榴彈把步兵和坦克隔開。

五個黑海水兵戰了兩小時。保全的德國坦克車轉身往回飛奔。德兵隨在後面奔跑，把粗野的叫聲繼續着空閒。他們落在坦克的後面，他們被高地上的機關槍和迫擊砲殺倒，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的勇敢戰士則從堤壩後面發射。

在公路上和田野裡又建立了安寧。仔細地轟炸了高地周圍田野的德國飛機飛走了，已是中午時候。廚子格拉德賽夫給飛里成果的戰士們拿羊肉來。戰士們大嚼着羊肉，談着和坦克作戰的印象。激動的青春，完成了義務的自覺給他們充滿了歡欣。

但是格拉德賽夫一走，德國坦克車又出動了。這一次是十五輛坦克車向那隱藏着勇士的堤壩轟轟而來，也向高地衝去，並竭力要包抄高地。十五輛坦克行進着——每一個水手是三輛。飛里成果用眼睛睜視了一下公路和田野。左邊有兩百多個德國兵砲步衝向高地。他還想委員再要五個戰鬥員，但是

現在看見這些前來進攻的德兵，便不遑思索了。高地上的人屈指可數。天呀，讓他們打退這群兵吧！飛里成果環顧一下自己的戰士。「唉，我的朋友，親愛的兄弟！」他心想。「我們戰到最後一滴血的決死戰來到了。」但是他却憤怒地出聲說道：

「停吧，德國人，——通不過的！」

「不要通過！」妻布里果說。

「怎樣，兄弟們，接戰不？」萬西里，克拉斯諾歇里斯基也舉着委員的聲音，問道。他做出與其說是嚴肅的，不如說是可怕的臉色，忍不住地微笑了。但看了飛里成果一眼之後，熄滅了微笑，微笑從他的嘴唇上爬下來；他明白，那決死的戰鬥近來了，來到了，軍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準備做這種決死戰的。

尤里·帕爾與蹲着，從壕塹後面看着坦克：

「還的摸只剩一公里了，」他說，轉身對飛里成果。

「紅海軍同志們！」飛里成果的聲音顫抖着。「我們宣誓作決死戰！我命令打坦克，衝鋒，不讓衝到高地上去！」

政治指導員用低低的內心的聲音補充道：

「因為高地後面就是西伐斯托波爾……」

這是前·奧琴尼夫第一個爬到飛里成果跟前（不能站直身子，因為德國人用機槍掃射着堤垠）。

他緊握指揮員的手。跟着他爬過去的是克拉斯諾歇里斯基，然後是妻布里果和尤里·帕爾興。他們蒼白着面孔，用乾燥的嘴唇，只是私語地說出一個字：

「我宣誓！」

是但坦克已經迫近了——只距離二百五十米。

戰鬥開始了。又是妻布里果打先頭一輛坦克的摩托縫，第一排槍就把這黑色的怪物停止了。他不轉氣地又打其他坦克，突然覺得，他的心冷了；聽不見機關槍熟識的噠噠之聲。妻布里果從堤垠上爬到溝裡去。他經過溝再爬到田野裡。那裡有一輛坦克車突竄着，要抄襲高地。妻布里果站起來。他旁邊的乾土被子彈打得飛揚起來。他把兩隻手溜彈向坦克的齒輪下面拋去。昇起了黑色的烏雲，然後直落在輪子上——齒輪被炸彈炸碎了。

劃破了手。血。受傷了。但是難道會感覺創痛嗎，當整個靈魂都是號召人們向這來踐踏我們土地的德國人，向這些壓碎活人和死人的坦克車復仇的燃燒着的巨創的時候。他還有一隻手溜彈，於是他又爬到另一輛坦克車跟前去。拋擲。沈重的爆炸。泥塊落在頭上和肩上，突然有沈重和火熱的東西戳進

這青年水手的胸臆。他倒在地上，一片巨大的天像黑色的帷幕落在他張開的雙眼裡。萬面里：麥布里斯受了致命傷。

凡·克拉斯諾歇里斯基用眼睛問飛里成果道：可以嗎？後者點點頭。這紅海水手從堤坎後面跑出去迎接最近的一輛坦克。每一隻手裡有兩瓶燃燒油。他瞄准一整排着坦克。一秒鐘之間他自己隱藏在煙霧裡，在火的長舌裡。但是他跑開了。履跡倒下。第二輛坦克車的一排機關槍把他削倒了。但是這位黑海水兵又爬動了，手裡拿着兩隻瓶子。他一直爬到坦克跟前，把他最後兩隻裝着燃燒液汁的瓶子打在坦克的鋼甲上和摩托槍裡。第二輛燃燒着的坦克立地旋轉起來。受傷的萬尼亞·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在它的齒輪下面不見了。

飛里成果，奧琴尼夫和帕爾興從堤坎後面打坦克。但是他們的子彈也要用完了。飛里成果把步槍擱在一旁。他默默的把一幫手榴彈繫在腰裡。奧琴尼夫和帕爾興也這樣做。

五輛坦克已經只離堤坎五十米了。飛里成果緊緊地擁抱朋友們，吻他們的嘴。他們默默地互相告別——他們由於狂怒和憎恨而面色陰沉和蒼白起來。坦克已經只離二十米了。尼古拉·飛里成果從堤坎後面走出來。他用平正的步子走去迎接德國坦克，安安靜靜的，頭高高的抬着。他的手裡沒有武器。他不能轉身到旁邊去，坦克開到他身上去。發出沉重的爆炸聲。坦克側倒。

達尼爾·奧琴尼夫和尤里·帕爾與從堤壩後面看見他們敬愛的朋友和指揮員跌倒。其餘的坦克迫近堤壩。身穿黑色帆布衣，頭戴隨風飄揚的飄帶無邊帽的年輕的水手們從左面和右面走出堤壩。

「別了，尤里！」達尼爾·奧琴尼夫喊道。

「別了，達尼爾！」尤里·帕爾與喊道。

於是充滿絕望之決心的他們一同喊道：

「我們的祖國萬歲！」

達尼爾跌倒在地上，用手去抓胸膛。德國坦克車手用一排機關槍彈把他栽倒了。但是達尼爾·奧琴尼夫還是爬到坦克眼前去，用手抓着地，於是齒輪來了。爆炸。預備爬上堤壩的坦克車翻身來。發出第二個沉重的爆裂。於是又是一輛坦克車發出鏗鏘和軋軋的聲音，從堤壩上滑下來。這是尤里·帕爾與腦到溝壑下面。

不，德國人在這裡是通不過的！保全的坦克車走着轉過身去，向它們所來的方向疾馳而去。

高地的崖石上則正在進行着肉搏戰。眼看德國人就要征服一小批水兵，踏碎他們了。突然德國人從高地上撒落到田野裡去。因為他們看見，他們自己的坦克車逃走了。饒幸但是友誼的黑海海軍的「烏拉」艦隊在德國人後面滾去。

當這些在殘酷的戰鬥中守住高地的水手們走近堤壩的時候，他們看見了那些用自己的身軀堵住坦克衝向高地，通向西伐斯托波爾大路進路的人們。只有萬西里·婁布里果還活着。他躺着，把背靠着小丘，看着，他的兄弟們朋友們怎樣對德國坦克車作戰。萬西里·婁布里果死在同伴們手裡的時候，給他們講述戰鬥的詳細情形。

五個年輕水手的名字——飛里成果，奧琴足夫，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婁布里果，帕爾興，從今之後是不朽的，我們的祖國將永不會忘記他們。

★

寒風在杜望柯伊公路上漫着步。在高地的脊上着有由石塊和泥土結成的堤壩。寒風吹拂着它。這裡葬着不朽的英雄，年輕的黑海水手。

(林、陵譯)

海

魂

梭波列夫作



海魂

穿橫條子水手衫的紅海軍戰鬥員的這一個又詼諧又親熱的渾號在海軍裡早就有了，它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獲得了新的意義，深刻和英雄的意義。

在奧地薩的塵土揮揚的塹壕裡，在列甯格勒城下高大的松林裡，在莫斯科入口處的冰天雪地中，在西伐斯托波爾山麓森林的亂草叢中，——我從那鬍鬚是偶然敞開的茶褐色大衣，棉衣，皮襖或者軍裝的襟中到處看見那親愛的「海魂」的藍白小條紋。把它著在戰爭給水兵穿上任何的制服的裡面，這成了一種不成文法，一種傳統。而且像產生於戰爭中的任何傳統一樣「海魂」，條了水手衫是表示着許多意義的。

這從內戰時代起，從革命水手的鷹軍似的後裔起就傳下來：那時前線正滋長着最可危的威脅：

紅軍把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調到陸上去，海員們在最最吃重的地點迎擊敵人。

在前線上，看了這些瀟灑在寬闊的胸脯上的藍白條子就可以把他們辨認出來。在這胸脯中憤怒和憤恨地熾燃着海軍的靈魂——愉快和果敢的紅海軍的靈魂，準備隨時慷慨赴死，不知道慌亂和萎頓，布爾雪維克，少共團員和忠於祖國的子胥的忠貞的靈魂。

海魂——這就是果斷，智慧，勇往直前和堅韌不拔。這是愉快的大胆，蔑視死，古往水手的狂暴地仇視敵人，海魂——這是真摯的戰鬥友誼，準備援救傷者，支助作戰中的同志，以胸脯緊衛接濟員和政治委員。

海魂——這是到處努力想做前驅者和優秀份子的人們崇高的自尊。這是一種愉快，自信和幸運的人的魅力。他們有點讚賞自己，有點偏愛效能，偏愛光輝漂亮，偏愛諸諱嬉戲，這種「有點」並沒有什麼不好。在這種自大和故意的漂亮中有一個又好又簡單的原因：驕矜於自己的帶子，驕矜於自己的船艦的名字，驕矜於那內戰時以水手所建立的傳奇似的豐功偉蹟費聲揚威的「紅海軍戰鬥員」這幾個字。

海魂——這是對生命的巨大的愛。儒夫是不愛生命的：他只是怕失却它。儒夫並不是爭取自己的生命：他總是保衛它。儒夫永遠是消極的，——正就是由於缺乏行動，所以因此而催生了他神無命體。

要的可憐的生命。壯士却相反，他是熱情地和真實地愛生命的。他非常懂得，在作戰中保全生命的最好方法是比敵人更大胆，更機警和更矯捷，他以一切的果敢，堅韌和考慮來爭取它。

海魂——這是努力爭取勝利。水兵的力量是不可摧的，是百折不回的，是有目的的。所以敵人也把陸上的水兵喚作「烏雲」，「黑無常」。

假使他們進攻——那末就無論如何要把敵人顛覆。

假使他們防守——他們就要守到最後一個人，使敵人大驚失色於他那不可思議和為敵人所不能理解的不屈不撓的精神。

當水兵們在戰爭中死的時候，他們死得使敵人驚駭：水兵看見自己面前有多少敵人，就迫多少敵人和他們一同死。

這裡面——在果敢，英勇和高傲的海魂中存在着勝利的泉源之一。

一帶七星槍的菲佳

在攻擊西伐斯托波爾的白熱化的時日，有援軍從城裡開到前線來。從港口和海軍根據地開來的紅海軍戰鬥員，青年志願兵和中年的工人，復原的（或者做出復原的樣子的）傷兵，——一切能够打仗的人都跳上卡車，冒着炮火連天的危險，沿着山路風馳電掣而去，跳進戰壕。

這一天，在海軍第三團裡，德國人進攻的次數都算不清了。在第五次或第六次之後，水兵們自己衝上前去反攻一座高峰，這高峰就是德國人從那裡以側翼的炮火攻擊該團的地方。在有一個戰壕裡，紅海軍戰鬥員們在把法西斯蒂遺下的一挺祭口不響的機關槍掉頭對準法西斯蒂的時候，在機關槍旁邊找到了一個蘇維埃戰士的身體。

他戴着兜帽，穿着茶褐色的軍裝。但是當解開他的胸襟，搜尋文件的時候，在胸襟下着見了熟悉的海軍水手衫的鑲白條子。水兵們脫下自己的無舌制帽，用眼巡視這曾經進行過實力隱殊的戰事的地方。

四周狼藉着法西斯蒂的屍首——全體機關槍手和那些看樣子像是跑到這裡來援救的人，有一個下古的胸口插着一把德國刺刀。這陣亡的水兵揚手握着一顆德國手榴彈；有一枝敵人的自動槍橫在旁邊，它所有的子彈已經打法西斯蒂打光了。腰帶上插着一枝空的七星槍（一），端端正正的用細皮帶繫跟在手槍袋上。

這時有人低聲說：

「這大概是那個……帶七星槍的菲佳……」

他在正當要進行反攻的時候出現於第三團，同伴們記住他的正就是看了這一支曾經引起過許多笑料的七星槍。從卡車上一下來，他就直追著第三團的水兵們去打仗。起初看見他在前面；他揮著自己的七星槍，回過頭來呼喊著甚麼話，他那年青的臉上熾燃著進攻的狂喜。有人後來發現，他手裡出現了一枝德國步槍，他把步槍的刺刀向前傾側著站直著，全身獨個兒向機關槍巢衝上。

現在在這裡被他打下來的機關槍旁邊數十個被殲的法西斯帶中間找到他的時候，紅海軍戰鬥員們明白了這個身世不明的黑海水兵在戰事中做了些甚麼事，他將以「帶七星槍的菲佳」的名字寫入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史。

他的娃娃打打 明白：文件流滿了血，臉給直中的一槍打得不像樣子了。

關於他只知道一件事：他是水兵。這是水手衫的藍白條子說出來的，在這些條子下面沸騰著一顆還沒有被狂熱和果敢湧出那堅實的身體的大胆和憤怒的海魂。

（一）七星槍是一種七連發的手槍，一稱七星子。

二 水手少校

秋天在畢列柯普附近進行苦戰的時候，有一個不大的紅軍部隊不得已併入毗鄰的一個海軍陸戰隊。這一混合部隊的指揮員是一個已經並不年輕的岸防炮隊少校。紅海軍戰鬥員們愛戴地把他喚作「水手少校」。他立刻以果敢和沉着，以自己樂天的氣質和對勝利的堅強的意志來使他們傾心向他。

「水手少校」在進攻之前，總是把他那海軍制帽的金色徽章轉向後腦。他對此是這樣解釋的：「兩項任務。第一——法西斯藍狙擊兵可以看不見徽章，因此就不會特地向我瞄準。第二——我的軍隊，應該明白，是在我的後面，我是在大家的前面進攻的。」這樣就可以放心了，——徽章在閃耀，它指出：這裡，說是，指揮員在前面……所以一切都安好……」

他還鄭重地加上說：

「在撤退的時候，要是有一種事情發生的話，指揮員就要把軍帽戴正。戰士們向後邊走，那末軍章也會向他們報告：一切，說是，都安好，指揮員最後一個退走……」

但是有一次「水手少校」迫不得已而自動更改了他這一個規律。

這混合部隊墮入了包圍。敵人的包圍圈緊縮着，把它向岸邊壓迫。到夜，水兵們和紅軍戰鬥員們

在海邊佔住了最後的陣地，建立了防線，決定在這裡守到底。

在許多天且戰且退的戰事中，部隊來到了岸邊的什麼地方，——這是很難說的。小灣，江口，湖，海口等在地圖上亂七八糟的絞在一塊，地勢上——同樣的全是些蘆葦，矮樹和水。明白的只有一點：前面和兩旁邊有敵人在進迫，後面是海。沒有地方可以後退。

結果早晨看到，那時德國人將緊壓兵力來殲滅那終於墮入囊中的「黑無常」。暫時一切都安靜，射擊停止了。夜裡風嘯月明。黑海透過蘆葦和矮樹，照耀出了那對於部隊毫無用處的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官道和自由的大路。

空曠的這方誘人向他注視，部隊的戰士們沉默的望着海。但是假使紅軍戰鬥員們憤懣於那結束戰事和生命的障礙而痛苦和懊惱地掉頭離它而去的話，那麼水兵們在和海告別的時候，會懷着惆悵和希望向它注視，還相信它是不會出賣和會給以援手的。

但是在那銀泛泛的月夜的海上，既沒有船艦，也沒沒舟艇。

「水手少將」，兜過前哨，和軍事委員並排倚在蘆葦中的營帳上，也對黑海望起來。他全部的戎馬生涯——從內戰時他參入水兵隊做青年志願兵和沿着一帶狹隘的水峽和部隊一同衝入克里米亞的那些日子起，——都是和海有關係的。在二十年中，他每天在大砲的瞄準器中，在距離測定器中，後

來又在指揮員的望遠鏡中或者當家眷能夠和他一同住在海防砲台上的時候在窗裡的花叢中看見它。現在他想他是最後一次看見海了，這種心思他覺得很怪誕。

軍事委員看樣子好像猜到了他的感覺，或者也許，那一望無際地展開在那遼闊的海上的月夜的穹蒼使他心痛。他高聲地嘆口氣說道：

「唉，弟兄……好水」

「好，」少校說，於是他們又沉默了好久。

在這一個夜裡，兩個人都有許多話想互相傾訴，這一個夜，鬍鬚兩人都很明白，這是一生中最後的一夜。不平凡和瑰麗得像詩一樣的話自然而然的在心中生出來，但是却無法把它說出聲來。

談話裡祇有過去——沒有將來。談話裡有着遠方的心愛的人——而對於那些並排躺在蘆葦中和相信這兩人在商量怎樣挽救部隊的人，在談話裡却没有他們的地位。壯麗和親愛的海以它那茫無涯際的雄偉氣勢召喚爭取生存，必需要我取突圍的出路。但是出路沒有——將自己那種雖堪的憐憫在中心高漲起來，如果把這些徘徊於心中的大聲說出來，聲音是會顫抖和眼睛是會發光的。

所以兩人說說別的話。

「現在是什麼風，」軍事委員說。「海上大概有暴風雨。」

「大風有暴風雨吧，」少校答道。

於是他又驟然了。後來少校抬起頭來，帶着一種意外的和活躍的好奇的樣子看了看海，以致於軍事委員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抬起頭來，低聲說，他不相信有希望：

「有船嗎？」

少校把頭轉過來看他，軍事委員在他那月光照耀着的眼睛裡發現了那種熟悉的愉快的狡黠。

「軍事委員，」少校懷着莫大的譏意說，「你當真以為這是海嗎？」

「要不然，是甚麼，是草原嗎？」軍事委員不高興起來。「當然是海。」

「噢，這海魂！」少校搖了搖頭。「海和水潭也分不出！……要是我們坐在海邊，滾着這樣的浪，也就好了！懂嗎？」

「一點也不懂，」軍事委員老老實實的說。

「哦，那末你想想明白吧。你的燈還可以用吧？」

少校從自己身體底下抽出營帳的布，用來連頭蓋住了自己和軍事委員。

當機關槍的排長走來報告說火點都已經準備好作戰的時候，他看見沙上有一個圓足大頭的怪物。

它嗚嗚着兩聲響，像紙頭似的悉悉索索的響着。後來它發出少校的那亮動人的笑聲和軍事委員的低

真的響了，轟住了，少校跳起來，把地圖塞入褲夾裡。

「海攔好了嗎？」他活潑地問道。「很好！把所有的機關槍拖回來放到水旁邊去……」

過了一個鐘頭，部隊的戰士們當心地，竭力想不要發水出聲，把自動槍和步槍舉在頭頂上，一個一個齊刷刷地在冷水裡去。機關槍放在繫在一起的步槍上抬走，有五挺還架在矮樹林中，掩護撤退，旁邊躺着軍事委員。

德國人壓迫部隊退到的海却原來是一個平靜的小江口。風在水上把無舌軍帽的帶子吹得筆直，但是江口滾動的祇是無害的漪漣。真正的黑海在那狹窄的沙灘的後面咆哮和滾動。

這顯然是撤退，不是進攻，少校這一次却把制帽的徽章掉轉向後，走在前面。徽章在月光中閃耀給部隊指示着道路，「水手少校」被水浸沉到喉嚨口地，用腳探索着到西伐斯托波爾去的路，像二十年前他經過西伐塞和初次知道並不是一切濼闊的水都是海那樣的渡過那無名的江口。

三 未發的無線電報

小汽艇「海上的獵人」墮入了厄運。它被派到一處被敵人侵佔的岸邊去進行夜戰。路上它遭遇了暴風雨。那汽艇穿過大風大雪那被殘酷的風所掀起的白浪。它混身凍結了冰——並又擊破了冰。它把

水吸了進去，又撥去。但是任務它是完成了。

當他回來的時候，風轉變方向，又是迎面的吹括着。暴風雨迫得要化費掉過量的燃料，後來水流進了汽油箱，汽艇被帶到了被敵人佔領的岸邊。

發無線電求救——但是沒有聲音，因為無線電發報機汽油中混入了水是無法工作的。

汽艇像人一樣的奄奄一息了。它先喪失腿。後來它又啞然失聲了。但是它的聽覺還繼續在工作。它在以太中聽見自己這一面的呼聲：它接到警報的無線電，詢問它的確實的地點，因為沒有確實的地點，在廣大的黑海中找尋一艘小汽艇是很困難的。

水兵們聽到這種搜索有兩晝夜了，但是回答也不能回答。

汽船上這時過着一種生活。它的指揮員包撲夫中尉首先解決了吃的問題。風也許回轉向——那末汽艇要向南漂流一個星期，或許兩個星期。包撲夫命令隨便給紅海軍戰鬥員們多少鱈魚和麵包，並且不限制那存着很多的淡水的消費。他的估計証實了。向晚的時候，他問是不是賣飯的時候了，紅海軍戰鬥員們撫着都漲滿了水的胃，回答說胃口還沒有，罐頭食物暫時藏着吧。

在最下層的甲板上，紅海軍戰鬥員們不斷的像站崗似的兩個兩個的站着。他們寬寬地撐開了腿，手中拿着一種種。他們竭力攔住它，連使他不震動。指揮員還有一個估計也証實了：不震動的極

一五〇

裡的汽油和水分清了。當心地把汽油倒出來，再把混合的水和油倒在桶裡，再把它拿在手裡，等汽油分出來。這樣子到第二晝夜末，終究獲得了一份足夠廣播一個簡短的無線電報的燃料。

這份報由包撲夫準備了兩個不同的稿子。第一個是由汽船上的小共和黨大會贊同而準備在看見敵人海岸的時候拍發的：

「……日……時……分……敵岸可見於……哩之內。敵岸漸近。出路無。將戰至最後一彈並將在最後一刻自炸。誓死決不生降敵人。別矣，同志們。致候祖國，史大林同志。〇四四汽艇指揮員，軍事委員，船員。」

但是風轉向了，於是汽船被帶開了岸。因此發出了第二個稿子：自己的確實的地點，並且報告，無線電最後一次工作汽船渴望救兵。

敵兵及時而來了。

四 做慣的事

位在密根茲村的一二七，五高峯的前坡在地圖上註着一條謎樣的附言：「第二級隊長駕馳坦克過邊境。」

三月初，在西伐斯托波爾許多次爭奪戰中，有一次，海軍第三團向一二七，五高峯轉取反攻。攻擊是在海濱陸軍的坦克和砲隊掩護之下進行的。那高峯圍着三層德國人的戰壕和土木堡壘。戰事在下面的一層上進行，砲隊向山頂轟擊，和法西斯蒂的炮火平行着，坦克沿着山坡爬去，撲滅着敵人的火點。坦克中有一輛退出戰團了：車上的指揮員受了重傷。坦克從山坡上下降，停在救護隊那裏。救護員們未及從艙口拖出那受傷的人，矮樹林中出來了一個身材魁偉的水兵，左手上繫着繃帶，看樣子還是剛剛擱上的，他到坦克旁邊去。估計了一下情形，明白這一輛坦克沒有了指揮員，迫不得已而退出戰團，他就觸地爬進了坦克。

「向高峯直衝吧，別在這裡過夜，」他對駕駛員說，看見他躊躇，就威嚴地加上說，「衝呀，衝呀。我是第二級隊長，自己也曾開過汽艇，做慣的事……：：：：：全力向前！」

坦克向山坡衝去。它爬過了第一層和第二層德軍的戰壕，爬到了頂上，以機關槍和炮掃射着，用齒輪把法西斯蒂壓死在他們的洞裡，在那裡橫衝直撞地馳騁了二十分鐘多時光。我們的炮彈在旁邊爆炸得飛濺起來——砲隊無論如何沒有料到我們的坦克會在頂上出現。後來坦克從高峯上急趨直竄下來，像爬上去的時候一樣，直馳到那坐着砲隊射擊校正員的矮樹林。

第三級隊長對少尉說明了自己的要求：

「少尉同志，炮隊不能轉移炮火嗎？我正要把那些漢斯（一）像臭蟲似的全都壓死，可是你們却掩護，真沒辦法。毀了我的戰鬥活動……」

但是懊惱地知道他在頂上的游行走向了阻止的炮火，水兵雜音地踏出坦克，扼腕地用手掌拍拍他的裝甲車：

「可惜。少尉同志，好！呀……哦，對不起，攪亂了……」

於是他那壯健的手丟下了一枝德國自動槍（就是他帶了它乘坦克巡遊的），消失在矮樹林中了。關於他，祇知道他是第二級隊長，還有記得的是那隱現在煙黑了煙和塗滿了血的棉衣裡的水手衫的「海魂」的藍白條子。

晚上，我們企圖在戰士中把這找出來，相打認出這一個堅決果敢的水兵是誰，但是團軍事委員笑着搖搖頭：

「徒然的事。他大概 在懊惱沒有照戰術作戰，所以無論怎麼也不會承認的。在山頂做了些甚麼事呢：德坦克手們講，有一個機關槍巢被他打得和泥一樣成一起——他命令在上面繼續馳行，而自己却用那壯健的手握着自動槍向四周掃射，真正是海魂……」

（一）漢斯德國人常用的名字。通常就用來代表德國人。

五 「沒有瞄準器的炮」

大家知道，每一艘船上都有着水兵們之驕傲和一定要在客人面前誇耀的自己的珍寶。這或者是體外形無法重述的特別的運貨起重機，這會使人想起是像架拙劣的飛機，因此它被叫做「傭役之翼」或者是那從船頭到船尾的不平常的風雨廊，這就是你在嚮導艦「31」號上受到款待和保證你在任何天氣之下行走也不會浸濕你腳底的地方。有時候這是一個第一年服役的謙遜的紅海軍戰鬥員，他原來得全世界的游泳錦標，有時候相反地是一個臉蒼白地長滿白毛的船上的木匠，他從那希莫夫（一）時起就在海軍裡服役了。

岸上的海軍部隊完全像一艘船。因此齊琪洛夫上校在西伐斯托波爾城下指揮的那一個海軍陸戰旅裡也有着自已的珍寶。

這是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炮」。

（一）那希莫夫俄羅斯海軍名將，曾參加賴查列夫周遊世界的航行。克里米亞之戰時，那氏任俄羅斯黑海海軍總司令。一八五三年在西諾普地方大破土耳其艦隊。西伐斯托波爾被圍時會

關於它的傳說聚積得多到已經弄不明白甚麼地方是對的，甚麼地方是莫大的海軍諷刺，甚麼地方是敬叩海軍部甚麼地方不過是毗鄰海軍部隊的艷羨，而並不是他們想出這一個不平常和寶貴的武器的。

有人使我相信，上校把這一尊炮帶到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陣列縮去了。有人再說下去，斷定這「沒有瞄准器的炮」在庫利柯夫地（二）就已經射擊過馬馬伊，但是，看樣子，他想起了那時還沒有火器，所以猛省地說，這在歷史上還沒有證明，不過這一尊炮還是包巧姆京（一）運到克里米亞去的，

（一）庫利柯夫地在前都拉省葉比方斯基縣，一三八〇年九月八日，俄羅斯德米特里·頓斯柯伊大公的義勇軍和馬馬伊率領的韃靼人會在該地發生有名的庫利柯夫之戰。結果俄羅斯人戰勝。雖然沒有能夠從韃靼人手裡徹底解放俄羅斯，因為兩年之後，蒙古名將托赫塔梅什汗又奴役了俄羅斯人，但是這一次的戰爭是俄羅斯人第一次戰勝韃靼人，所以他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二）包巧姆京（1739—91）是女皇凱塞琳二世時代的俄國名將，曾參與俄土戰役。一七八三年包巧姆京利用克里米亞動亂，佔領汗國，併入俄羅斯，興建黑海岸防務，並開闢赫爾遜，費爾陀西，西伐斯托波爾等海港。

——這當然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了。

關於它，還傳說它時常會在夜裡自己接合起來的，鬍鬚是神話裡的鬍，它被斬成了一塊一塊，有耐心地把分碎的身體各部份貼到身上去，一面破口咒罵着無論怎麼也不能在黑暗中找到那需要的東西——一隻眼睛或者是右爪。不過，這一類的故事是從德國俘虜的口供中產生的：大概他們也這樣的講到一尊「不死的炮」，他們無論用甚麼地雷火炮都不能把它毀滅。

所有這一切引起了我莫大的興趣，以致於特地爲了這事，我到該旅去，想看看這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炮」和搜集關於它的確實的報告。這就是完全考証過的關於這奇物的資料，齊的真實性是我可以用自己的心靈做保證的。

在葉夫把托里亞地方，密搭爾馬倉庫裡的某處，齊琪洛夫上校在秋天的時候就聽到四尊炮。這都是些完好的炮，——每一尊都有兩個品質優良的輪子，每一尊都有炮筒，甚至有開關。它們引起上校注意的最可貴的質素是它們非常適用的七十六厘的高射炮彈，這雖然在該旅裡有着許許多多。它的缺點是構造簡陋（1908年式）和沒有瞄準器。

第一個原因沒有使上校不快。他斷定戰爭中一切武器都有用，問題祇是在應用的方法而已。既然炮彈對於這些炮合用，炮又可以放射，那末它們也就該射擊德國人，而不該無用地鏽在倉庫裡。

第二個原因——沒有瞄準器和絕對不可能把現代的設備裝置到這古老的器械上去——這也被駁斥了。上校聽人說到技術困難的怨言的時候，總是用那智慧的舵手的格言來回答：「沒有鑲器械，祇有壞舵手！」而且他還出色地證明，他預測應用這些炮的時候——瞄準器是完全不需要的。

其中一尊炮被推出來到空地上去。這位老人驚奇於命運的轉變，炮身呻吟着施展開來，把它那視力衰弱的炮口對準了大概離開它二百米的一輛被炸彈炸傷的卡車。上校訓練好的一個瞄準炮手，像一望遠鏡似的向炮口裡望着，開始指揮那些附着炮身尾部的水兵們道：

起！右邊一點……再右邊一點……現在稍稍向左……停！

接着開關咕々咯咯的響了一下，吞下了彈藥，於是這老大的砲轟然一聲急速地射出去：那卡車跳來倒在一邊了。

所有這四尊「沒有瞄準器的炮」後來就是這樣在古米雪夫附近公路上打擊德國汽車的。它們被安放在隱秘的地方掩護旅團的撤退，它們準確地擊倒了十輛載着步兵的德國卡車，給那些四散竄逃的德國人加上了一客筆直射中的榴霰彈藥。它們就是這樣打擊坦克的，後一尊「沒有瞄準器的砲」也是這樣工作於意大利隊的。其餘三尊毀於戰事中：它們在翻山越嶺的時候不得已遺棄了，因為那裡比較現代的砲要曳引車。不過第四尊，上校還是運到了西伐斯托波爾。

這道它受到了新的任務：像游擊砲似的工作，它被安置在離德國戰壕二三百米的地方，選擇當地隊開始打擊德國人的時候，就把它加在總的吼聲之下。在暴跳如雷的德國人沒有探聽明白這「沒有瞄準器的砲」的地位的時候。它那些小的，但是兇猛的炮彈却準確地掉在塹壕裡。於是它受到了颶風似的彈雨。

夜裡，水兵們從鑿住了它的泥土中把他們那尊「沒有瞄準器的砲」掘出來，把它架好，聲息全無的把它拖到一處比較迫近德國人的地方，在旁邊爲自己掘了可靠的掩蔽所。德國人頭上又驚愕地受到了那不死的砲的準確的炮彈——這樣反覆不已的從頭開始着……

旅軍事委員，旅政治委員葉赫拉柯夫高傲地對我描繪自己的愛物，他強調地說：

「是金子，簡直不是砲。德國人向它一次放了一百五十枚他彈，但是毫無辦法。你自己想想看：瞄準器沒有，反射瞭望鏡沒有，細小的另件沒有，各種操縱器沒有。有的祇是炮闕輪子。但是祇有用直中的射擊才能擊毀他們。直中射擊還沒有來過，然而對於彈片，它却只是出聲地打噴嚏……明白嗎？」實際上一切都明白了。

六 軍事委員的禮物

我們坐在意大利塚附近一個被毀的茶室的地下室裡，這地方有點像是第三營海員們的俱樂部。狙擊員華西里葉夫把他自己的一本記事冊給我看，這冊子裡祇有數目字。譬如，記錄「9/11」表示十四日華西里葉夫擊斃九個兵士和一個軍官和擊傷兩個（甚麼人——是軍官還是兵士——華西里葉夫由於自尊心關係沒有註明：打不中，不很爽脆的工作！）。他告訴我，他是怎樣和迫擊炮手們說定的，——他們放排炮打戰壕，而他却打從壕裡逃出來的德國人。——他怎樣的搜索小徑，怎樣的爬出來到山巖斜面上自己的陣地裡去，——他一面講，一面時常驕美地用目光掃到「俱樂部」的一個角落裡。

那邊半明半暗裡奏着手風琴，旅軍事委員在跳舞。這是他的憩息。

軍事委員是一個怪人，是精力的結晶，是一直渴望展開並且引誘別人跟他一同展開的彈簧。隨便在前線甚麼地方，無論他領我到甚麼地方去，我總感覺到一種活躍的生氣，不能比擬的樂趣，同時也有一點擔心牽罣，不要軍事委員在這時說出那句說慣的刺人的話：「鷹（一）都入睡了嗎？幹嗎不掃蕩弗里茨（二）？我現在沒有看報，也許，戰爭結束了吧？……」

（一）鷹俄人對人的愛稱，謂其果敢矯健如鷹也。

（二）弗里茨和漢斯（見前註）一樣，是德人常用的名字，這裡也是泛指一般德國兵。

我今天隨便在甚麼地方看見他，他總是在「掃蕩弗里茨」。他給追擊炮手們找到了目標，直等他們把它打倒，他又把那有名的「沒有瞄準器的砲」拖到新陣地。不安地直等到它引起一陣狂暴的，但是無用的炮火向它自己射來，（「讓漢斯們浪費彈藥的貯藏吧！」），組織偵察員夜裡出去捕「舌頭」。（一）「他受傷者送到後方去。但現在他苦於無事可做，在跳舞。」

「你陣上一共有多少？」我問華西里葉夫道。

「我受傷躺了一個半月，」他好像抱歉似的答道，「三十七個……實在說起來，是三十五個：兩個是旅政治委員分出來送給我的。」

於是他說道：他起初用一枝普通的來福槍射擊。當他打倒了第十個弗里茨的時候，那監視着每一個狙擊員的軍事委員親自爬到他那裡的山巖上去，想隱重地投給他一枝裝着望遠鏡準器的狙擊步槍。他和他並排在他的掩護處躺了一會，觀察着德國人的前方，找尋甚麼地方可以在晚上把他們「掃蕩」。但是那裡小徑上爬出了兩個兵士，於是軍事委員忍不住了。他一響不響的拿起華西里葉夫的那枝新步槍，把那兩個人接連的打死了。

「我，當然，沒有把他們放在自己的賬上，」華西里葉夫結束道。「但是軍事委員命令：「把他（一）「舌頭」意思就是俘虜，因為他可以傳來敵人的軍情。」

們，」他說，「算在自己的賬上吧。一則，我不通忍不住吧了，二則，步槍不是我的，三則，我沒賬可算，我把他們的賬都遺失了……」

於是我記起了旅政治委員有是那樣的賬。

在西伐斯托波爾十二月攻擊中，旅司令站和軍事委員一同被切斷了。旅長不在（受傷了，他隔夜運走了），但是軍事委員挽救了司令部和全旅。他派出八個最果敢的自動槍員水兵爬過法西斯蒂的鏈鎖。當這八個人開始打擊進攻者的背後的時候，司令站已經被扔到了許多手榴彈，軍事委員率領了他身邊剩下的那些水兵，以砲火和手榴彈迎面攻擊敵人。「司令站周圍給軍裝燬得成了一片藍色，」——這是該旅紅海軍戰鬥員們講給我聽的這次戰事的結局。

手風琴停了，軍事委員走到我們這兒來。

「喂，談上勁了嗎？可是時光在白費着啊，」他說着，急匆匆地向門口走去。

他的棉衣敞開着，他好久以前服役紅海軍以來就沒有離開過的水手衫的藍白條子，波浪似的在他那寬闊地呼吸着的胸脯上昇騰起來。

七 可怕的武器

一與轟炸機執行任務回來。在和幾架「密塞斯米特」(1)作戰的時候，它差不多化光了所有的彈藥和脫離了自己的部隊。現在它完全獨個兒在黑海上的不舒服的蔚藍的高空中飛行。

正就是從那裡，從高空中有了一架「密塞斯米特」(2)向它滑下來。

第一個看見它的是舵手柯伐林珂。他盡力之所能射擊了幾下之後便不作聲了。無線電員兼射手讓敵人飛近，仔細的瞄準着放射了自己最後的一些彈藥，然後他把這事報告飛行員。

「我知道，」包普柯答道。「我們要旋轉了。」

於是飛機開始旋轉。它恰好在子彈要穿入飛機的時候，避開了那閃着光的彈路。它直線往下飛去，又向上飛騰起來。它做出它那型飛機所不可能做的姿勢。暫時這還有些幫助：它祇在翼上受到了幾個無礙的彈痕。

法西斯飛行員顯然明白這飛機已解除了武裝。但是看來，他聽見過一些關於蘇維埃塔朗(3)的事，所以有點懼怕那轟炸機。整個疑竇是「密塞斯米特」努力想趕到尾後可以準確地射擊的距離上去。

(一) 密塞斯米特是一種德國飛機的牌子。

(二) 塔朗，意即撞擊，蘇機慣於此舉。

最後它做到了這一點。無線電員發射手看見德國人笨重的釘住在居後，所以不由自主的縮短發射彈條。但是沒有東西可以用來射擊。敵機射擊的祇是敵人。這完了。

這時有一些甚麼東西沿着爆炸機的觸體閃動起來。幾捲古怪的東西向「密塞斯米特」急飛而去。它們飛過，它們敲着它的翼，打到前面額上去。它們碰中了急轉着的推進機的渦流，爆發了一顆在陽光下閃爍的，未曾見過的巨大和緩慢的榴霰彈。這些神怪的炮彈一顆一顆從能手的管裡飛出來。

「密塞斯米特」急激下降到那轟炸機的尾下去，一剎時失去了有利的地位。現在避開它並不容易的了，法西斯蒂立刻落後了，看來是想節省料以作回返之用了。

飛機員鬆了口氣，拭去了額上的汗。

「弗里茨避開了，」他向飛行員報告，並且好奇的問道：「您用甚麼向它射擊的，上尉同志？」

「我們這裡沒有甚麼可以用來射擊，」包普柯的聲音向話筒中回答道。「我自己也很奇怪，爲甚麼它避走？」

這時電話中傳來了能乎柯伐林珂的聲音：

「誰是牠把它擊走的。仇很克勝的，——嘿，逃得這樣快，嚨……鬼知道，我想，那該忽然完把它們炸成甚麼新的炮彈呢？」

「真是甚麼——它們？」包齊柯不懂。

「傳單。我是用傳單向它扔去的，手全都扔酸了，重重的一包一包的……」

於是飛機中全體——飛行員，無線電員和舵手——都笑起來了。飛機好像也在笑。在種種方面，它震動着週圍，在空中搖晃。塔與一個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的人搖搖幌幌的顫抖着一雙手。

後來，當大家笑罷，飛機擺正姿勢，在那眼睛看起來很舒服的晴朗蔚藍的高空中完全獨個兒的慢兒向雲霧裏飛去。

八 決 鬪

有一隊志願派兵在空裡乘着降落傘降落到敵線後方去，以便在第三團海軍進攻的時候，破壞敵人的通信線，擾亂士氣以及奪回自己的部隊突擊敵軍，其中有一個紅海軍戰鬥員叫彼得·柯洛列夫。他很不幸：掛在他身上的那一個袋，裡面有自動槍，鉗子，手榴彈和其他種種地上必需的東西，在墜落的時刻，這些袋忽然落在他的臉上，柯洛列夫失却了知覺。

他醒過來。發現自己在黑暗的空中下墮着。他剛抽出降落傘的圈。神志又昏迷了，這樣一直到接近地面為止。新的打擊使他甦醒過來。他明白了，他是躺在地上了，他的臉破了，血濺濺地從鼻子裡流

出來，而且一條腿痛得要命，在墮下的時候脫了臼。他像應該做的那樣毀了降落傘，鄭重的在衣袋裡塞了兩方塊綢，以便拭去臉上流個不停的血。他解開了自己的囊，聽聽周圍的射擊聲，循着應走的方向走去。

走起來迫得要全身站直——腿使他不能爬，每低一次頭總要引起猛烈的流血；然而他還是能夠一路上割斷了二三處通訊線，抵達敵人的戰壕，但是到破曉的時候，完全衰弱無力了。他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小溝，把步槍和預備作戰的手榴彈放在自己身邊，但是過度的流血又使他失去了知覺。

他在早晨明朗的陽光中醒來。溝上站着兩個法西斯蒂——一個是青年，一個年齡較長，他們在觀察他；顯然，他們斷定他們面前是一個屍首。柯洛列夫抓起自動槍，但是槍彈盤掉了下來。那年青的兵士看見他一動，就叫了聲跑走了，那中年的挺挺自動槍，想殺死這忽然活轉來的水兵。柯洛列夫奪住槍柄，猛烈的把那法西斯蒂拖了一下。那人倒在溝裡，那水兵就把他壓在自己的身體底下。

那失血到衰弱無力的水兵和那強健的敵人之間的勢力懸殊的惡鬥開始了。柯洛列夫摸到了腰帶上的刀，但是卻沒有氣力抬起身來解開刀鞘。於是，他抓起一個手榴彈（它的火藥線已經揮上），開始打擊那兵士的頭。但是，顯而易見的，這水兵的氣力不夠，——這些打擊怎麼也不能擊昏那法西斯蒂。正像有時做夢，動作在疲憊不堪的噩夢中萎縮遲緩一樣。在打擊第四下的時候，這水兵的手指張

了開來，手榴彈掉了下來。那法西斯蒂把它拾起來的，用出一個強健的人混身氣力打擊柯洛列夫的頭。

「我眼睛裡跳躍着許多小球，」柯洛列夫後來講道。「不過，你知道，結果倒是怎樣，我非但沒有因此而倒下，而且相反的——甚至於清醒轉來了……這使我多麼生氣——用我的手榴彈打我的腦袋！……那兒來的氣力，——我威嚇他：喊叫了一聲，打他的手……他手裡的手榴彈掉下來，我又把他奪住了。他已經壓在我上面……我從下面打他的頭蓋，施展不能裕如，氣力也沒有……他大驚失色，一聲喊叫，竟使我汗毛凜凜起來，——像一頭鬼子……我打他，但是那手榴彈變得不可用了；稍彎曲轉來，用拳能有多大用處？……他用甚麼東西打了我一下，我又甚麼也不知道了……」

柯洛列夫醒來的時候，看見那兵士抓起他那枝空的自動槍，扔下了自己的步槍，跳出溝渠而去。柯洛列夫把那步槍拾起來，才明白爲甚麼那傢伙不射擊：原來它也沒有彈藥了。這時，他爬起身來，把那在搏鬥中滾在溝渠角裡的第二顆手榴彈向那兵士扔去。氣力又不够——那手榴彈爆炸得離開那兵士太遠，離柯洛列夫太近了。

他忘記了腿，跑去追那兵士：那人把武器帶走了，沒有槍回到自己部隊裡去是可恥的。他追到了

他，就用他的步槍擊擊我的後腦。我全身顫了一震，回轉身來。柯洛列夫扔下步槍，舉起自動槍向自己這邊拖——於是又開始了實力懸殊的鬥爭，一個是身強力大的兵士，他唯一的弱點是懼怕和沒有勝利的自信，另一個是虛弱無力的搖搖晃晃的水兵，他那種勇往直前的堅強和勝利的信念使人望而生畏。

他們互相拉扯扯扯爭奪那枝自動槍，面面相覷地各人用自己的語言對罵。後來柯洛列夫在那兵士的眼脣裡看到了一種又高興又兇惡的神情。他回頭瞥視了一下，看見那人望着一個向他跑來的騎士。那兵士把左手放下自動槍，用手打招呼似的向那騎士揮舞。柯洛列夫想起那帶上還掛着最後的一顆手榴彈，於是也把一隻手放下自動槍。他把那手榴彈高舉在頭上，決定等那騎士來的時候，把手榴彈扔在自己的腳下，把自己和兩個敵人都炸死。

「我們這樣站着等待。我一直對那法西斯盛氣凌人，想他不要用那隻空着的手把我打昏……於是活捉而去，我不用多：一兩下，眼睛就要完全發黑了。但是他的臉色忽然變了，——瞪目結舌地望著我的肩後。我回過去，——那騎士已在身邊……我一看——我的媽！——這是第一營的柯洛夫尼柯夫！他騎着馬以全速度向我們奔來，帶子飄揚着……那兵士扔下了我的自動槍就逃。柯洛夫尼柯夫把他一槍打倒——於是到我面前來……那時我氣力一點也沒有了，用完了……」

原來，三天前的時候，該團第一營已經到了這小高峯。在矮樹林中遇到一輛拋棄的裝有馬匹的車子（顯然是個法西斯帶在這裡拋下了車子，離開這裡到自己部隊裡去的時候，壓到了柯洛列夫）替仿做了前鋒陣地之後，準備再向前推進。這時營政治指導員在望遠鏡裡觀察地勢的時候，看見那小高峯上有兩個人在搏鬥。

「媽的甚麼事？」他狐疑的說。「哦，在狙擊瞄準器裡邊望望看，比較清楚些：那裡好像有一個水兵和一個法西斯帶在做法國式的搏角？……」

向瞻軍帶頭一看，這的確是一個水兵。那狙擊兵把這鬥爭的一切危急變化的情形轉告給那些好奇的人，胡像着柯洛列夫安然射死那兵士的時刻。但是政治指導員已經發了命令：柯洛夫尼科夫跟上一匹牽來的馬，非常技巧的趕到援助了柯洛列夫。

九 四 人 營

紅海軍的自來哈伊爾，喬格列巴的這一次戰事是在黑暗中跳傘的時候開始的。說得準確一些，「友軍」地，但是猛烈地在背上推了一下，他笨拙的塞住在飛機艙裡，阻礙着別人，這一推倒幫助飛出了飛機艙。

他飛過了一段相當大的黑暗的空間，還沒有拉開傘的決心：這是他第一次的跳傘，他恐怕吊住在飛機的尾上。降落傘順從地張開了，假使聶格列巴能夠看到身邊的他的朋友柯洛列夫，他就會對他瞬瞬眼說：「結果還是照我們的意思！」

兩星期之前，西伐斯托波爾編組一隊降落傘志願兵。柯洛列夫和聶格列巴當然都不肯放過這樣的機會，對於從前跳過降落傘沒有這一個問題，兩人都驕傲地回答道：「怎麼不……：在飛行俱樂部跳過七次。」爲了忠實本可以說二十次，那末他們就要被委做教官，這無疑地就是說話不審慎了。這就已經足夠說明了，當他們第一次整理降落傘的時候，兩人對這些古怪的袋咕嚕了好久（好像根據自己的經驗批評旅行包似的），而且在兩人還沒有看出應該怎樣帶降落傘和整理帶子之前，他們用一隻眼睛掃視着別人。

然而這一切都完滿解決，現在聶格列巴在黑暗的天空中飄游，他對於空中的甯靜覺得很奇怪。炮聲隱隱約約的傳到這兒高空中來，雖然連發的炮火的環在全奧地薩四周閃耀，兵艦也從海上轟擊着，掩護海軍陸戰隊登陸（傘兵要從後方迎上去和陸戰團會師）。城裡，血花似的蔓延開了又高又大的火。聶格列巴應該降陸的地方完全是黑暗的。

不過，不久他在那邊也見到星火。好像從戰艦頭上甲板的檣頂上望下去，只見那裡有許多人急急

忙忙的抽完捲烟，爆發着不斷的抽吸的捲烟的星火，這也是戰線，就是要降落在那裡，在羅馬尼亞人的後方。他照着教他那樣的拉緊了帶子，斜線的向戰場上穿下去。

顯然，他隱匿的地方離開戰場太遠；因為黑暗中太平無事，沒有碰到甚麼人。突然有一樣東西扣住了他的頸脖，他揮刀向黑暗中劈擊，但這却是通訊電線。聶格列巴從囊裡拿出鉗子，沿着電線爬去，把它切斷了數個地方。他腦中生了一個念頭，這電線是可以引領到一個羅馬尼亞部隊去的，那裡可以用自動槍火惹起一場大大的騷動。

過了一個鐘頭，那電線領到了一處雜草叢生的地方。聶格列巴向晨光微曦的黑暗中仔細一看，只見有三四馬和在稍稍過去些的地方有一個哨兵。那些馬嗅到了人，嘶叫起來了，所以只好等待許多時候，等到他們嗅慣。這時候，聶格列巴一想，可以除去那哨兵，躍上馬，在村子裡一面馳騁，一面放射自動槍。他儘慢兒的爬到哨兵那裡，左手握着自動槍，右手握着刀。但是在爬的時候，這隻右手滑進了一個不明不白的陷阱，而且同時碰到了一樣柔軟的甚麼東西。他覺得溫暖起來，於是他伏着不動。地下甚麼地方傳來一陣響亮的人聲。

最後他明白：這柔軟而有彈性的障礙原來是蓋住地窟通風口的被頭。那裡傳來一陣別人的入聲，響着馬嘶，的的得得的響着打字機。聶格列巴當心的用刀穿了一個窟窿，向地窟裡望去。一看就明

白，這是營部，也許是團部。幾個羅馬尼亞軍官擠在桌子旁邊看一張地圖，有一個長着黑鬚和好久沒有修臉的中年軍官憤怒地在地圖上指給他們看什麼東西。角落裡蹲膝盤腿着幾個電話員。他們叫其中一個軍官過去，於是那軍官就開始在聽筒中號叫起來。聶格列巴趁着這喧嘩聲，從袋中取出一個手榴彈。一個他覺得不夠。當地窟裡又開始高聲談話的時候，他拿出第二個，接着又是第三個，它把它們繫在一起，正在想把它們送進通風口，然而却的的得得的傳來了一陣馬蹄聲，又有兩個人跑到地窟前來。聶格列巴讓他們進去之後，立即因此而自稱讚起來：地窟裡所有的軍官都立正和恭順的站起來，——顯然，進去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高級軍官。

聶格列巴把手榴彈扔進通風口，莽撞地衝到亂草叢中。那哨兵叫了一聲，地窟裡轟然一聲爆炸，哨兵不知消失在什麼地方了。

當聶格列巴來到羅馬尼亞戰壕前線的時候，已經天明了。他藏在乾草堆裡，開始等待。有一個獨行騎士馳過。他用全力趕着馬，一面回頭探察，一面把頭彎在馬頸上。聶格列巴舉起自動槍對準他，但是將近什麼地方發出一排槍聲，那騎士倒下了。聶格列巴高興起來：顯然旁邊還有一個我們的傘兵躺着。自動槍又響了，於是現在聶格列巴明白，那傘兵在不遠的松樹林中打穿羅馬尼亞人，這些羅馬尼亞人從那裏看去是看不見的。

他決定沿着玉鈞寨爬到同志那裡去（兩個人總比較好一些），但是砲彈吼叫起來，一顆一顆在矮樹叢中爆炸，自動槍默然不響了。這時從小窪地裡出現十個到十二個羅馬尼亞人。兩個拖着二尊迫擊砲，其餘的不斷的向躲着那聶格列巴所不知道的無名同志的矮樹叢中射擊。聶格列巴在他們的砲擊聲中加上了自己的。有幾個羅馬尼亞人倒下了，其餘的扔下了迫擊砲，衝到玉鈞寨中去了，一切又沉寂下來，祇在遠遠裡傳來射擊聲。

他爬到矮樹叢那邊，找到了他倒拿兵隊的水兵列翁季葉夫，那人俯伏的躺着，給迫擊砲彈的碎片擊傷了。聶格列巴把他翻過來。列翁季葉夫睜開眼睛，但又閉上了，他輕聲說：

「米沙……給打中了……跑不出去了……」

聶格列巴向他那白得像紙一樣的臉仔細一看，忽然明白了，在這矮樹叢中，他也將找到自己的末路了：獨個兒把列翁季葉夫帶過前途是不成的。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裡，或者履行他的請求也——不行。他混身發冷和痛苦起來，他罵了自己一聲，——他是要從這兒跑出去的……要是他自己一個人走，又強壯，又完好，那是跑得出去的……但是雖然犧牲自己和自己的性命，不過爲了另外一個人，也只好不顧了，他緊壓着自己的心，跑到列翁季葉夫的旁邊，強顏爲笑的說：

「朋友，這纔是來得及的……先讓我來包紮……渡得過的：兩個人——不是獨個兒……」

他自己和列翁季葉夫兩個人的兩包繃帶都包紮光了。包紮好以後，列翁季葉夫覺得自己好些了。聶格列巴把他安頓得更舒服些，把自動槍塞在他手裡，說：

「你做我的刺刀隊。聽着，握住彈盤就成。我們打得退則。聽，我們的部隊近了。」

實際上，前面在羅馬尼亞戰壕後面，正在進行狂烈的射擊。看來，陸戰團在進攻羅馬尼亞人。但是並不因此而可以輕鬆些：不久那些被打出戰壕的羅馬尼亞人就將向後衝來，蹣跚着兩個水兵的那個矮樹林剛好將是他們的退路。對於這一點應該有一個準備。聶格列巴把手溜彈拿出來放在自己面前，把後備的子彈盤裝上自動槍，回頭對列翁季葉夫說：

「手溜彈你有嗎？」

「有，」他回答道，一面試試他能不能稍微移動他面前的自動槍。「三顆。手溜彈拿去，我的子彈盤可別動。我自己要射擊……他們走近的時候，米沙，把它們扔去嗎？」

「對呀，扔去，」聶格列巴說，於是他們沉默了。

戰事近了。射擊聲愈傳愈近。太陽已經照得很熱，溫暖的草的苦味從地上騰起來。等待最後一次的戰事，同時還有死亡——這是很難受的。身邊，大約三百米突之內，可以看到一個深邃的山谷，那裡可以好好兒的守住和從側翼打擊羅馬尼亞人。但是要把列翁季葉夫帶到那裡去，那他是做不到的。

他強制自己望着自己的面前，望在敵人必然將從那兒出現的小窪地。要希望它快一點：他覺得他的神經受不住了，要是這種等待再遷延，他要把列翁季葉夫留下，獨個兒爬到山谷那邊，離開那正在逃走中的軍隊的地方。

「我們的人在後面，」列翁季葉夫忽然說道。「聽見嗎？」

聶格列巴自己也聽到後面有清晰的不長久的排槍聲，但是這可不敢相信。現在他抬起頭來。後面的斷斷續續的劈劈拍拍響着自動槍。列翁季葉夫微微的動起來，他用微弱沙啞的聲音叫道：

「水兵們！……這裡來！……」

他試試想爬起來，但是他的氣力不夠。聶格列巴從矮樹叢中探出頭來，從黃色的玉蜀黍叢中看見不遠的地方有一頂黑色的無舌的海軍制帽，左面一點——又是一頂。他全身直站起來，揮揮手。

「水兵們！……異列丕里蔡，鬼東西，右邊，自己人！」

有兩個拿兵躍出玉蜀黍叢，跑到矮樹林這邊來。

這是畢列丕里蔡和柯吉珂夫。他們躺倒在矮樹叢裡，聶格列巴迅速地報告了情勢和自己的計劃：跑到山谷裡去，側擊退走的羅馬尼亞人。

「這裡不是我們的陣地，這裡我們會像鷄一樣的被窒息死的，」他說道，「拿起手榴彈，拾走

列翁季葉夫：我來作掩護。」

柯吉珂夫和畢列丕里察把傷者抬起來。那傷者咬緊牙齒，閉住眼睛：跑的時候每動一動就引起劇痛。到山谷還剩大約八十米突的時候，那邊小窪地裡發出槍聲，踏出十多個羅馬尼亞人。聶格列巴以自動槍火作答，但是其餘兩人也就好放下列翁季葉夫，加入戰團。一部份羅馬尼亞人被子彈打到，有一部份後聶格列巴衝到小窪地上去扔用手榴彈所栽倒。跑了一段路，但是又迫不得已蹲下來再藏滅了九個兵士。這些兵看來甯願比別人早一些退到後方去。水手們最後擊退了他們之後，跑進山谷，在那邊又找到了一個傘兵——季托夫慶珂。他喘着，顫抖地擺滿了手榴彈，從草叢中閃出了黑色的自動槍的槍口。他看見了紅海軍戰鬥員們，興奮地說：

「我已經以為——我活了。他獨無援的一個人喘着，可是他們圍來了——你祇要拿槍看……哦，現在我們頂大了——守得住了。」

列翁季葉夫喘着。聶格列巴看了看繃帶，它們都浸在血裡。於是也脫下了自己的制服，把它撕碎，做成了新的繃帶。畢列丕里察同時拿出糕餅和巧格力。

「先這些早點吧，」他說道，其餘的人拿出了自己的口糧。但是乾燥的糕餅不能下嚥，巧格力梗住了舌，也塞吞下。嘴裡變得乾燥非常，太醫已經煊煊着，他們每一個人要是能弄到一小口水，

肯出重價的。但是大家在夜裡就已經喝空了自己的水壺。祇有在李托夫慶珂那裡還剩一點點水。他伸手把這殘餘遞給列巴：

「給吧。人說得發饑了。」

聶格列巴當心地把水倒在列翁季葉夫的口中，那人噙了一口，睜開眼睛。

「第一幕，列翁季伊奇（一），」聶格列巴說，「瞧，我們現在有多少人。真的，我們得得出去。」

列翁季葉夫並不作答，又閉上了眼睛。畢列丕里葉忽然罵起來了。

「我們餓死了。我們不應該吃早飯，應該奪取那迫擊砲。失掉了。那邊還有砲彈……」

大家看着羅馬尼亞人裝下的那發迫擊砲，李托夫慶珂爬起身來：

「誰來跟我一同去搶來！」

「聽下吧，」畢列丕里葉生氣的說。「羅馬尼亞亞雪基（二）闖來了，瞧！」

真剛，有第一群撤退的羅馬尼亞人從小窪地那兒跑出來，向不久以前水兵們到過的矮樹林那邊竄

（一）列翁季伊奇是列翁季葉夫的愛稱。

（二）羅馬尼亞亞雪基是羅馬尼亞人的卑稱。

直而來。跑在最前面和最快的是幾個德國自動槍手。他們跑到矮樹林附近躺下，開火射擊那些撤退的羅馬尼亞人。

「好戰術！」聶格列巴驚異了。「怎麼，水兵們，我們幫弗里茨的忙嗎？……不過要節省，別像他們那樣：瞄準了打，別一排一排的放。」

他捲起了橫條子水手衫的袖，首先打死了一個揮舞着手槍的軍官。水兵們的子彈從山谷裡飛出來打擊退兵的側翼。

不射擊也是可以的。羅馬尼亞人不會發現躲在山谷裡的這一小夥人的，那末他們就可以毫無損失的通過到自己的後方去了。但是水兵們射擊，他們開火掩護自己這兒的地段。他們射擊，他們知道每一槍再可以殲滅一個敵人，他們射擊，幫助陸戰團水兵們的進攻。

在這種槍火之下，軍官們既無法阻擋，也無法收集那從戰壕裡跳出來的幾團兵。於是那些德國自動槍手也向水兵們開火，軍官中有人集合了大約二十個兵士，領他們向山谷這邊來。這已經是真正的戰事了。水兵們擊退了兩次進攻。最後羅馬尼亞人的浪潮過去了，在玉蜀黍叢和山谷裡遺下了許多不動的身體。畢列不里察環視了一下戰場。

「一個一個做了，」他滿足地說。「不過我們的彈藥怎麼樣了，弟兄們？」

彈藥的情形很壞。在打自動槍和擊退兩次反攻的時候，水兵們差不多耗盡了全部存底。更糟的是現在那毗鄰地域裡的羅馬尼亞人一定要走的，而且無論如何估計起來，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衝向山谷。聶格列巴提議重複作機動戰，到旁邊一個山谷裡去，這地方看起來又是在退兵的側翼，但是他們看了看列翁季葉夫，自己放棄了這念頭。水兵們默然的思索着。後來聶格列巴說：

「有甚麼辦法……看起來這裡是要守住的。彈藥留作突圍之用。我們只用手溜彈反擊。打那些衝近來的人。」

他們默然了，等候敵人出現。後來畢列丕里察從袋裡拿出一支軍官用的手槍，看了看彈匣。

「六顆子彈，」他說道。我們有六個人。够了。懂嗎？」

「懂，」李托夫慶珂說道。

「明白，」聶吉珂夫斷定道。

「是呀，」聶格列巴加上一句。

他摘下四棵小草，量齊了頭咬下一棵，捏在拳裡交給李托夫慶珂。

「你這支別人家的手槍從那兒來的？」這人伸手接小草的時候，向畢列丕里察詢問，輕鬆地結束道：「我不適用，很長。」

「夜裡在玉蜀黍叢中打死了一個軍官，」畢列丕里蔡答道。「東西並不重，將來會有用的。你拿去，柯吉珂夫。」

「也許還是把自己的彈藥留下的好，」這人營心地抽二根小草，鄭重地說。「用他們的子彈掃蕩……」

「如果給打傷了，不能放自動槍，但是用這東西却躺着也可以打到一切的人。」畢列丕里蔡鄭重說，自己也抽了一枝小草。「也太長。結果，米沙，只好給你了……不過你別着急。甚麼時候全部完結，這是很明白的。」

「是呀，」聶格列巴說着，把手槍放在手下。

「那末，來吧，」柯吉珂夫低聲說。「哦，水兵們……要是沒有甚麼……，那是會見面的。」於是海員們沉默了。只是列翁季葉夫有時呻吟着。畢列丕里蔡把帆布手衣扔給聶格列巴：

「遞起來吧。你躺着像一匹斑馬。一維爾斯特（二）之外也看得見。」

「總是要看見的，」聶格列巴答道。「還是這樣的好，讓他們認出這是水兵。」

於是他們又沈默了，看着那雪崩似的向山谷滾來的羅馬尼亞人。

（二）維爾斯特長度單位，一譯俄里，約合一公里許。

羅馬尼亞人爬出戰壕，倒在地上回擊那些追趕他們的人，又跳起來跑大約五六米突。他們像鏈子似的緊密的行動，差不多互相牽排着，每跑一步，就離開那一小群水兵的地方愈走愈近了。他們有近百個人向山谷直奔而去，看樣子，他們覺得他們能避過追趕他們的陸戰團水兵的炮火了。他們又躺下回擊，後來好像按照着命令似的躍起來向山谷衝去。

已經能夠看清楚他們那些沒有剃過，淌滿頭汗和嚇得沒有人色的臉。他們近得好像難聞的汗臭也衝到鼻子裡來了。他們一聲不響的向山谷跑去，和陸，固執和推搡地，像一群迷失了路的失魂落魄的牲畜。

於是這時森格列巴當路站起來，全身直站起來，——又壯健，又勻稱的水兵，穿着橫條子水手衫，左手握着自動槍，右手高舉着手榴彈。

「喂，羅馬尼亞，管管水手的禮物！」他猛烈地喊叫，扔了一顆手榴彈。跟着這手榴彈之後，山谷裡又飛出了三顆。四顆手榴彈在那汗流浹背的人群中爆炸。有幾個羅馬尼亞人倒下。其餘的退走……像鬼子似的四散竄逃。水兵們又扔四顆手榴彈，通遠路擴大了。畢列丕里蔡叫道：

「米羅加（一），衝出去吧。把列翁琴葉夫槍走！」

（一）米羅加是米沙的暱稱。

水兵們立刻俘獲了他，各人用空著的手拾起傷者。他們向着那在羅馬尼亞人中間構成的通衢而去。列翁季葉夫痛得醒轉來了，他又咬緊了牙齒，忍住這一個狂熱的飛奔。當他們看見羅馬尼亞人跟着他們衝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越過了人群。他張開牙齒，對畢列丕里蔡看了一眼：

「招我去了吧……你們衝過去吧……！」

畢列丕里蔡一面跑，一面對他罵起來，於是他不響了。

羅馬尼亞人已經跑近了：水兵一共祇有五個，而他們却有幾百，他們，顯然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決定想把水兵們活捉。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兵士向畢列丕里蔡撲去，想用刺刀打他。柯吉珂夫放下列翁季葉夫的腿，向那羅馬尼亞人的後腦上放了一槍，但是另外一個向他撲來。畢列丕里蔡奪下了一支羅馬尼亞人的步槍，用刺刀猛烈的殺倒了一個兵士，在他之後——又是第二個和第三個。後來他扔下步槍，從腰帶拔下一顆手榴彈，遠遠裡向那些跑近的兵士扔去。那些人退走了，但是那手榴彈在他們中間爆炸。保全性命的人都躺下來開火。子彈在水兵們的四週噓噓着聲。畢列丕里蔡倒下了喊道：

「你們兩個人拖走吧，我跟柯吉珂夫搭擋！」

他們兩人倒在草裡，開始用最後的子彈回擊。聶格列巴和李托夫慶珂匍伏着把列翁季葉夫拖走，其餘兩人一面用稀少的，但是準確的槍火抵禦着羅馬尼亞人，一面跟着他們爬去，最後，羅馬尼亞人

落後了，他們急急忙忙的趕回後方去，那些水兵却意外地自己衝進了撤空的羅馬尼亞的戰壕。

他們心神畧定，檢點了一下。柯吉珂夫給予彈穿了面頰，畢列丕里蔡的大腿上中了兩顆子彈，李托夫慶珂也發現他受傷了。所有的制服都包紮創口包光了。

羅馬尼亞人已經藏在矮樹林之後，前面顯然只有自己人了。水兵們把列翁季葉夫更舒服的安頓在戰壕裡，給他取來了些水，把他洗淨洗，讓他喝了些水，在他身旁放下一支羅馬尼亞人的步槍和幾顆在戰壕裡找到的手榴彈。他看了所有這種種關心的行爲，羸弱的微笑着，他那眼淚盈眶的眼睛比用任何話更明白地說出了他心中的話。這種神色使聶格列巴寧了，因此他站起身來，帶着過分鄭重的樣子說：

「在這兒躺一會兒吧，我們不再使你震動了。馬上派擔架來。我們找自己人去。」

於是他們站直起來——四個穿着橫條子水手衫，戴着黑色的無舌海軍制帽的人，他們濕身染着血跡，包紮着創口的破布條，但是很雄壯，而且又能準備作突擊數百敵人的大舉了。看來他們自己也感覺到了他們的強大的活力，畢列丕里蔡說道：

「一個水兵是水兵，兩個水兵是排，三個水兵是連。我們有多少人？四個？……是營。聽我的

命令：開步……走！」

十 伏洛皮堯夫砲隊

蘇聯英雄伏洛皮堯夫的高射砲隊，法西斯蒂根據十二月的攻勢就已經認識了。當時該隊那些祇習慣於在空中搜索敵人的又尖又長的砲管矗立在大地上。它們用穿甲砲彈打擊坦克，用燒夷彈打擊汽車，用榴霰彈打擊步兵。紅海軍戰鬥員們用放射準確的自動槍火和扔擲手榴彈來阻擋那突然到在西伐斯托波爾去的路上出現向砲隊狂攻的法西斯蒂。

現在六月中，該砲隊又挺身鎖閉了那搖搖光榮之城的大路。

這一次，法西斯蒂傾擲了大量的兵力來攻它。飛機一架一架的來轟炸。濃煙直冒，火柱一般高沖雲霄的爆炸，遮蔽了砲隊的整個防地。但是烟霧散在，飛騰到空中的雨一樣的石子落在地上的時候，——火燄和灰塵中，沿着草又伸出了又尖又長的高射砲管，它們準確的砲彈又在痛擊法西斯蒂坦克了。

後來這些大砲終於陣亡了。

它們像果敢的戰士那樣的躺著，面對着敵人，伸出了他們那些挺秀的殘廢的砲頭。砲隊現在祇用紅海軍戰鬥員的手槍和手榴彈抵禦了。

次兵們在那裡打得怎麼樣，他們怎樣無法殺滅敵人，又守了幾個鐘頭，在這一塊還保留在蘇維埃人手中的蘇維埃土地發生些甚麼事——這我們不要加以猜測和猜想。

讓我們再一個人窺探三個無線電報，這是伏洛皮諾夫砲隊在最後的一天發出的：

「E。E。我們受到許多手榴彈及無敵坦克的攻擊，嚮了。同志們，我們不在而完成勝利吧。」

「G。G。我們在進行土木堡學爭奪戰，不過沒有人可作戰，都受傷了。」

「S。S。沒有人和沒有東西可以作戰了，請開火砲擊司令站，這兒有許多德國人。」

於是十二時海岸大炮向那歷史的砲隊的司令站連續轟擊了四小時。

假使大炮能哭的話，血淚就要從它們那些把砲彈送到朋友，弟兄，水兵們頭上去的火熱的砲口裡在大地上了，——這些水兵的身上活着爲勝利而蔑視死亡的，崇高和激情的海魂。

十一 古老的月牙堡 (二)

這一個古堡是無論那備到過西伐斯托波爾的人都知道的。

在臺灣入口處的北面，矗立着一個石造的砲台，險阻地把它自己的高牆垂在臺灣的碧波之中。差

(一) 月牙堡是堡寨的一種形式，一譯半島堡，或譯月形砲台，以其形狀彎曲如新月，故名。

不多在一百年以前，它在這透明的水中看見一大堆黑黝黝的八十艘砲艦，這是第一次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英雄們逆襲侵入港灣的攻擊時擊沉的，從這些砲艦上卸下的那些海砲，當時並且曾經從它那些寬大的砲門裡打擊過敵人。

在第二次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裡，那希莫夫水手的子孫們又在這古老的月牙堡上豎起了高傲的黑暗的光榮旗幟。

這月牙堡對於敵人是需要的。奪到了它，法西斯蒂就能澈底阻止汽艇和船艦入海的任何可能了。月牙堡據臨着海灣的出口，所以德國人竭力想迅速佔領它。

在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最後幾天悲壯的日子裡，在三級尉士葉夫西亦夫和營政治委員古里尼奇指揮之下的水防軍的八十四名紅海軍戰鬥員向這英勇的城提出了誓言：守住月牙堡和海灣入口，他們手持自動槍，登上那古老的石牆。在德國人第一次進攻的時候，水兵們打倒了五十多個自動槍手，餘下的都被迫潰退走了。

於是法西斯蒂調了大量兵力來攻月牙堡，來攻這古堡的有坦克。數百砲彈開始掉在花崗石牆上。這些牆從前曾經能够忍受第一次西伐斯托波爾被圍時的圓形炸彈的突擊，但是又尖銳又猛烈的現代式的炸彈，它們就受不了了。月牙堡的牆，開始崩塌，壓在水兵們的身上。

坦克和步兵的攻擊接一連二的從前方和兩翼向月牙堡一次一次的湧來。攻擊像浪潮似的湧來和衝碎了。在每次攻擊的中間，又有數百枝新的砲彈掉到這所古老的砲台上。它們在它的牆上擊成許多大洞，它們毀了牆，於是雲霧似的高質的乾石灰像柱子一樣的飛騰到克里米亞的蔚藍的天空中去。但是每一次，當德國人鼓噪吶喊着勝利，向這雲霧似的灰塵進迫的時候，連續的自動槍和機關槍從瓦礫堆中飛出來打擊他們，於是攻擊又被退住了。

砲台的堡衛者人數寡少，所以他們每一個人必得像整整一連似的作戰。左翼上架着一挺機關槍，槍旁邊祇留着一個水兵，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叫康姆巴尼葉茨。他正在等待敵人爬到塌毀的牆上來。有六十個德國自動槍手向那在轟擊之後造成的窟窿裡湧出來。康姆巴尼葉茨用一長排槍打倒了三十個敵人，其餘的都退走了。

轟擊，進攻，坦克的突擊等繼續了三天。七十四個水兵把敵人的龐大的兵力和技術抵住了三晝夜。在水兵們寬闊的背後是海灣入口，那裡是要有船艦來的，所以月牙堡是應該要守住的。應該……所以水兵們把月牙堡守住了三晝夜，直等到一切船艦和汽艇馳出海灣，沒有一個法西斯蒂能夠通過月牙堡的障礙，抵達那碧綠透明的水。

月牙堡的牆毀了，塌倒在水兵們的身上。紅海軍戰鬥員們從石頭底下爬出來，抖擻着，又鑽入瓦

礮堆中的目標，爲自己弄一顆子彈找取目標去了。甚至於受了傷，他們還是爬到石頭上，艱難的拖着自動槍，飛又打擊敵人起來。

在月牙堡牆下水上停着幾葉小舟。可以坐上這些小舟，放棄月牙堡。可以離開這個地獄，在這裡鏖守似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是這意思就是說——把海灣入口讓給敵人。這意思就是說——切斷那些還能從西代斯托波爾退走的人的路。

那些小舟停在月牙堡牆下海灣裡的風平浪靜的透明的水上，它們傾聽着砲彈的爆炸，石頭傾塌的吼聲，自動槍的咯咯聲，機關槍的悠長的吼聲。它們停着等待，它們旁邊有許多英勇之城的艦艇向海裡跑去。它話勢必要等好久——三晝夜。到這時候，水兵們才帶着傷者和武器往雲霧似的石灰中出來：命令召集水兵們登上最後的一艘船。

那些小舟看見的還是這樣。到戰事的第二天來，小舟旁邊拾來了一個傷者。這是一個無線電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葛洛肅夫，海軍少尉。他是從那給擄砲轟倒的牆底下搨出來的，決定把他送到對岸去。在水旁邊，他蘇醒過來，知道是在把他抬到小舟去。他拾起頭來。

「回去，」他帶着沙啞地說。「我還沒有死，拖上那兒去呀？打可惡的德國小子的氣力還有着。

拾回來……」

水兵們沉默地向小舟走去。

「拾回去，我說！」他在擔架上抬起身來叫道。

傷者這一聲喊叫多麼憤慨，所以水兵們在小舟旁邊回轉身去，把他抬到月牙堡的場殿的牆旁，從前建立這座古老的月牙堡的西伐斯托波爾水手的子孫們就是從這些牆上打擊敵人的。

十一 於是迫擊炮轟擊着……

在西伐斯托波爾城下偵察的時候，有三個紅海軍戰鬥員到了一個德國人的迫擊砲隊那裡。他們向戰場裡扔了幾顆手榴彈，並且放槍打死了四散逃去的德國人。砲隊不作聲了。似乎，可以回去了——這樣的成功並不是每天有的。但是那些迫擊砲完整無損，旁邊放着幾箱迫擊砲彈。

「怎麼，弟兄們，」亞勃拉休克巡地說「可以用來打一下德國人吧？」

他著手把砲對準，柯列斯尼克把砲彈箱搬來，第三個偵察員亞美尼亞人哈斯強做迫擊砲的裝彈手。

德國人的砲彈向德國人的戰壕裡飛去，在那裡引起了嚴重的損失，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最後，法西斯帶槍到了，打他們的是他們自己的迫擊砲，三個水兵身上也搬來了許多砲彈。

似乎炸毀那迫擊砲和放棄戰壕的時候了。但是水兵們發覺，他們的營利用了那意外的迫擊砲的掩護，起來進攻了。於是他們決心在德國人的砲彈還够用的時候，轟擊德國人的塹壕。

於是迫擊砲轟擊着法西斯蒂。德國人的砲彈在水兵們的身邊爆炸得愈來愈近，愈來愈多了。爆炸開始把塵土撒在紅海軍戰鬥員們的身上，彈片在耳邊呼嘯。柯列斯尼克倒下了；他兩腿受了傷。他自已包紮好了，繼續爬去把砲彈箱拖給哈斯強。

於是迫擊砲轟擊着法西斯蒂。它狂暴地和不斷地轟擊着。戰壕裡又爆發了一顆德國人的砲彈。哈斯強的手關節折下了。水兵們用繃帶包住他的手，遏住了血。他站起來，搖搖晃晃的，伸出那壯健的手去接那最近前來的柯列斯尼克從地上遞給他的那個砲彈，於是把它放入砲管。

於是迫擊砲轟炸着法西斯蒂。它一直轟擊到紅海軍戰鬥員們衝鋒進攻，跑到戰壕時為止。

苦戰於看見了這種景象的戰士們一看見這三個混身血污的水兵的時候也驚駭地叫起來了，他們曾經井然有序和不用不轉地一砲一砲打擊過德國人：一個沒有了腿，一個沒有了手。一個血肉模糊得再也看不清了。

受傷的立刻抬到後方去。而亞勃拉休克却說：

「喂，我們的隊伍被拆散了……哦，誰願意……就留在這迫擊砲旁邊……這裡還有一滿箱

轟左面的戰壕，我進攻去了……」

他拾起一支德國自動槍，跟着進攻中的水兵們衝去了。

十三 最後的報告

從岸上看起來，好像河中央長着一帶古怪的，來往移動着的白柱子似的小樹林。它們很明亮，搖曳着，從水裡長出來和慢慢兒的彫落下去，——它們在那小汽艇的航路上繁植過去，茂密的，閃爍着水裡的塵土，他們的頂上掉下許多金屬的菓子。

這是從兩岸轟擊這河的狹隘地帶的颶風也似的砲火。在這叢林似的劈劈拍拍的潑水聲中突進的汽艇忽左忽右的徘徊着。

它的指揮員已經受傷。他全身躺在甲板室的頂上，祇是向自己的面前望着，根據了潑水的地位，揣測下一個致命的小叢林將在甚麼地方生長起來。他指揮着舵機，他每個命令都挽救汽艇避免被擊中。爲了穿過這狹隘地帶和挽救汽艇，一直要從一面突到一面，避去敵人的試探的射擊。所以指揮員喊出命令，一直向前，不斷的變更航線。

但是當明亮和搖曳不定的小叢林時常在汽艇的邊上長起來，有時同時在兩面船舷上。這是襲擊。

於是水像蓬蓬浴似的發滿了汽艇，並且還有彈片轟隆隆溜溜的和水一同掉在甲板。在有一次這樣的襲擊之後，舵手不聽命令了，指揮員以為他受了傷或者被打死了，所以想回轉去看他，雖然他行動很是困難。但是汽艇完成了巧妙的機動，指揮員才明白，一切都無礙，於是仍舊繼續指揮舵機，——汽艇順從地執行着他最小的希望，彎彎曲曲像閃電似的沿着河馳去。

最後水上的小叢林稀少起來。祇有單獨濺起來的水追逐着汽艇。後來這也落在船尾之後了，前面展開了寬闊平靜的河。汽艇從轟擊中回出來了，河上沉寂起來，指揮員覺得這很怪。

在這沉寂之中，他聽見後面低聲的報告：

「指揮員同志……不能駕駛了……」

他回轉身去。那舵手全身懸在舵上。他的臉雪白，沒有血色，眼睛閉着。雙手還握着舵，當他慢慢兒的飛去，倒在甲板上的時候，這雙手把舵扳了轉去。汽艇猛然向岸衝去。

指揮員抓住了舵，叫人來幫助那舵手。

把他拾起來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左足的足趾斷了，舵旁邊的整個甲板完全浸在血裡。

這是在 038 號汽艇上。它的舵手是黑海水兵第二級隊長史雲爾巴赫。

本號經售外國關係書籍一覽

斯大林 (史大林的演說)

論列寧斯大林

莫洛托夫報告

俄羅斯水兵 (梭羅維也夫著)

虹 (瓦斯列夫斯卡著)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 (瑪耶可夫斯基著)

在北極 (巴巴寧著)

蘇美兩國之性質 (魏文濤著)

蘇聯之文化發展 (郭普溫爾著)

在列寧 (謝爾巴科夫著)

羅馬尼亞在民主發展的道路上 (魏文濤著)

西班牙的面目 (魏文林著)

捷克民主解放運動 (勃拉尼克著)

梵第岡的政治活動 (魏文濤著)

查斯郎諾夫 (魏林斯基著)

十月革命紀念冊

斯莫連赤可夫 (別爾索夫著)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蘇知識

向中蘇永久友好道路上邁進

西伐斯托波爾人 (哈爾堂著)

丹娘 (里多夫著)

本號經營政治、理論、歷史、哲學、文藝、雜誌、童話、劇本等書籍，種類頗多，歡迎參觀。

蘇維埃人羣像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月初版

—(全一册)—

售價 圓

出版發行

中外書籍

大眾

著者 鐵 羅 諾 夫 等

發行者 大眾書店

大連市天津街一三三

經理部 二一八八五

編輯部 三三一九六

出版部 二一三七六三

營業部 二一三五一三

大連市興隆街一號

印刷者 大同印局

電話 二一四七六六

二一四七六六

大連市天津街一三八

新文化書店

電話二一五一八八

87
83.1 (70)

81

50014
85010

